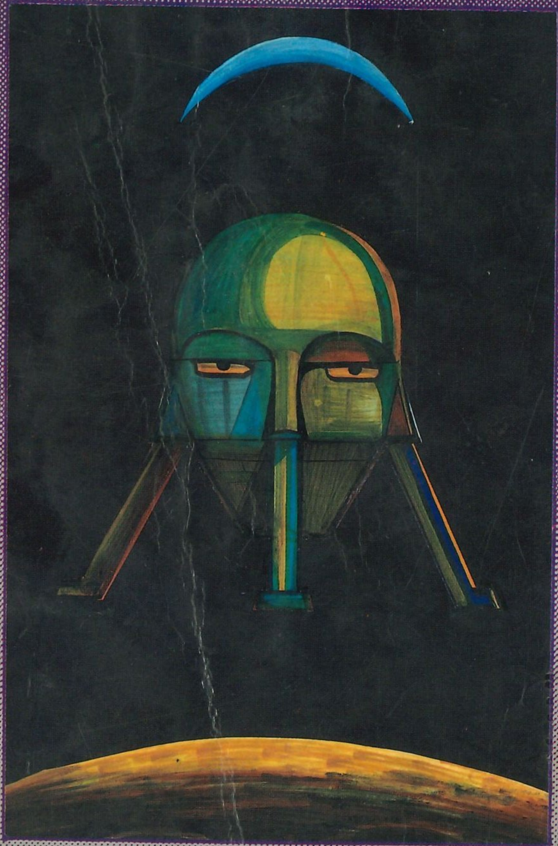
75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75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SF 11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系統

75 張系國編

年科幻小說選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SF 11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 印行

知識系統科幻小說叢書
主　編：張系國
編輯委員：王建元　張人傑　黃　凡　呂學海
鄭文豪　金恒煒　黃　海　周浩正

目次

張系國　序一

西西　浮城誌異　1

平路　按鍵的手　23

裘正　窺夢恨　81

范盛泓　腫瘤　107

誠然谷　袖珍人和發明家　125

葉言都　迷鳥記　145

附錄：

星際大戰方程式　209

宇宙怪客　213

序

張系國

年度科幻小說選，已經邁入第三年。這三年來，知系科幻叢書在財務十分困難的狀況下，居然出了十來本書，逐漸建立起獨特的風格。有人分析知系科幻叢書不暢銷，是因爲愛好文學的讀者不看，以爲太偏科學；愛好科幻的讀者也不看，以爲太偏文學；結果兩面不討好。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堅持原來的理想，以中國作家的嚴肅創作爲主，提倡具有中國風味的科幻創作。財務再困難，祇要賣書回收足夠再出一批書，我們就繼續出！幸虧有葉步榮兄穩紮穩打的慘澹經營，幾年下來，倒也勉可維持。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共收入六篇小說：西西的「浮城誌異」、平路的「按鍵的手」、裘正的「窺夢恨」、范盛泓的「腫瘤」、誠然谷的「袖珍人和發明家」及葉言都的「迷鳥記」。在開始着手編選七十五年度科幻小說時，我很擔心今年的成

果不如往年。校對時，仔細再讀一遍六家的作品，覺得今年選出的小說，其實水準很高，而且篇篇都有特色。這絕不是賣瓜的說瓜甜，請讀者細心比較，您就會同意我的看法。

六篇小說裏，西西的「浮城誌異」和葉言都的「迷鳥記」剛好是兩個極端：前者可說是超現實的幻想小說，後者則是最純正的科學小說。這也反映了年度科幻小說的一貫編選旨趣，始終採取寬廣的科幻小說定義。「浮城誌異」是非常特異的一篇小說。作者通過一組馬格列特的畫，一方面似乎在介紹詮釋這組畫，一方面卻藉此精確描述出奇異的浮城、生活在浮城裏的人、他們的夢、他們的下一代、他們的未來。浮城是香港嗎？我肯定告訴讀者它不是！浮城雖然似乎是香港，其實卻可能是地球上任何一個城市。不信的話，請仔細觀察吧——到處不都有不是蘋果的蘋果？祇照背面的鏡子？而那到處都出現，專看電視不讀書、戴著聽筒的智慧孩子，不正是我們未來的希望嗎？

「浮城誌異」裏的「眼睛」，在裘正的「窺夢恨」裏變成可怕的窺視者：「那雙眼睛，可怕而無形，時時刻刻都在觀察我們，不論在任何地方；那雙可怕而無形

的眼睛……」。故事主人翁終於明白自己是被觀察的生化人，但這生化人竟然用雙手拔斷了自己的頭，以自殺表示對窺視者的最後抗議。這麼絕的反抗行爲，連「一九八四年」裏被老大哥時時窺視的溫斯頓都望塵莫及！

如果說「窺夢恨」裏的生化人表現出個人果敢的反抗精神，那麼平路的「按鍵的手」裏的電腦人就反映出個人對自身存在徹底的懷疑。「按鍵的手」所要探討的其實還不止於此。這電腦人也可能就是西西故事裏的智慧孩子，但他卻喪失了創造的智慧。他和父親之間的複雜感情，尤其是「按鍵的手」裏敍述最精采的部分。有些片段，可以媲美卡夫卡給父親的信，值得您細讀。

當電腦人按捺不住吼道：「爸，你說，我到底是那裏來的？」范盛泓的「腫瘤」裏的兩名科學家，卻在尋找進化史上比人類更高的生命形式。反諷的是，這更高的生命形式，並非完全理性、一切思維都有條有理的電腦人，反而是完全混亂、毫無章法的腫瘤！人性最後被更龐大、更混沌的腫瘤思維所吞噬。以癌細胞作爲進化的最高形態，這個構想我還是第一次在科幻小說裏讀到，的確是創見。如果作者繼續發展這個構想，應該可以寫出精采的中篇或長篇科幻小說。到底人類的未來是「理

性掛帥」還是「非理性掛帥」？這是個極有意思的大題目。

誠然谷的「袖珍人和發明家」，是篇翻轉過來的精巧愛情故事。有趣的是，這本選集裏六篇小說竟有四篇不約而同提到鏡子：「浮城誌異」裏的鏡子祇能反映事物的背面；「按鍵的手」裏的主人翁經常站在鏡子前面胡思亂想；「窺夢恨」裏的算命先生是隱喻的鏡子；而「袖珍人和發明家」裏的袖珍人，豈非男女主人翁的鏡子？「隱形」的欲望，是另一個共通的主題。這應該都是巧合？我在選這六篇小說時，並未注意到這些巧合。但也許這都不是巧合？我彷彿看到那按鍵的手，以及天空裏巨大的眼睛……

葉言都的「迷鳥記」，把我們從混亂不安的世界，帶回古典科幻小說及古典偵探小說的理性思維世界。「迷鳥記」和作者其他的中篇科幻小說，有其主題上的聯貫性，但各有各的趣味。作者抽繭剝絲、一絲不苟的寫作方式，尤其令人激賞。總之，這六篇小說，都不是輕鬆的小說，讀者初看也許覺得吃力，細讀則各有滋味。年度科幻小說選，是獻給讀者六顆橄欖，希望您感到滿意。祇有您的支持，才能讓這年度選集一直繼續下去。

一九八七、一、廿七

浮城誌異

西西

1 浮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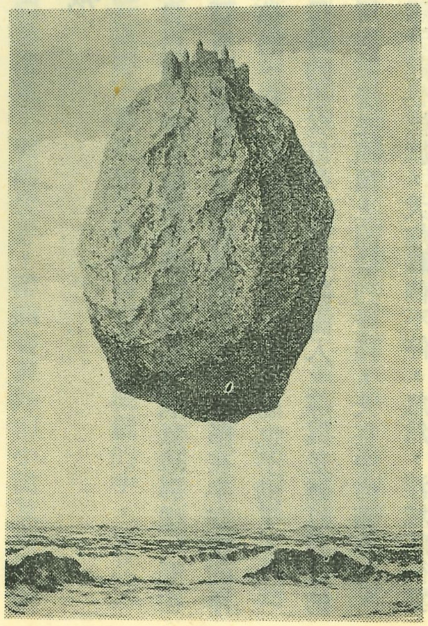
許多許多年以前，晴朗的一日白晝，衆目睽睽，浮城忽然像氫氣球那樣，懸在半空中了。頭頂上是飄忽多變的雲層，腳底下是波濤洶湧的海水，懸在半空中的浮城，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微風掠過，它只略略晃擺晃擺，就一動也不動了。

是怎麼開始的呢，只有祖父母輩的祖父母們才是目擊證人。那眞是難以置信的可怕經歷，他們驚惶地憶溯，雲層與雲層在頭頂上面猛烈碰撞，天空中佈滿電光，雷聲隆隆，而海面上，無數海盜船升起骷髏旗，大炮轟個不停，忽然，浮城就從雲

層上墜跌下來，懸在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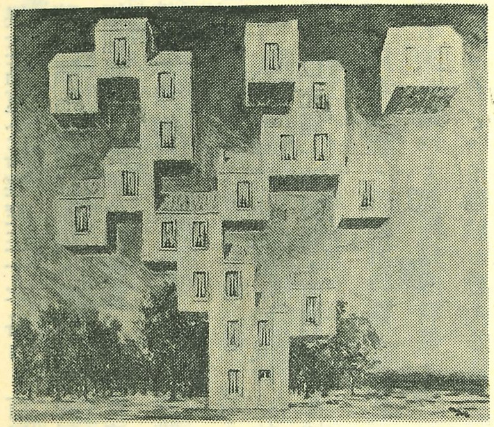
許多許多年過去了，祖父母輩的祖父母們，都隨著時間消逝，甚至祖父母們自己，也逐一沉睡，他們陳述的往事，只成爲隱隱約約的傳說。

祖父母們的子孫，在浮城定居下來，對現狀也漸漸適應，浮城的傳說，在他們的心中淡去了，甚至大多數人相信，浮城將永遠像目前這樣子懸在半空中，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卽使有風掠過，它也不外是略略晃擺晃擺，彷彿正好做一陣子盪鞦韆的遊戲。



於是，許多許多年又過去了。

2 奇蹟



沒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氣的，一本小說的扉頁上寫着這麼的一句話。在浮城生活，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還要靠意志和信心。另一本小說寫過，一名不存在的騎士，只是一套空盔甲，查里曼大帝問他，那麼，你靠什麼支持自己活下去？他答：憑着意志和信心。

卽使是一座浮城，人們在這裏，憑着意志和信心，努力建設適合居住的家園。於是，短短數十年，經過人們開拓發展，辛勤奮鬥，浮城終於變成一座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富庶城市。

鱗次櫛比的房屋自平地矗立，廻旋翱翔的

架空高速公路盤旋在十字路口，百足也似的火車在城郊與地底行駛；腎石憑激光擊碎、腦瘤藉掃描發現、哈雷彗星的行蹤可上太空館追索、海獅的生態就到海洋公園細細觀察；九年免費教育、失業救濟、傷殘津貼、退休制度等計畫一一實現，藝術節每年舉辦好幾次，書店裏可以選購來自各地的圖書，不願意說話的人，享有緘默的絕對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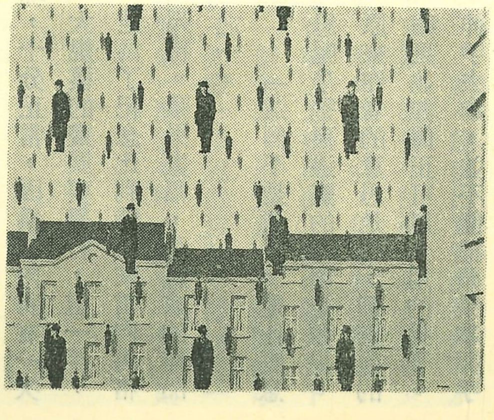
人們幾乎不能相信，浮城建造的房子可以浮在空中，浮城栽植出來的花朵巨大得可以充滿一個房間，他們說，浮城的存在，實在是一項奇蹟。

3 驟雨

每年五月至九月，是浮城的風季，風從四面八方吹來，浮城就晃晃擺擺起來。住在浮城的人，對於晃晃擺擺的城市早已習慣，他們照常埋頭工作，競賽馬匹。依據他們的經驗，風季裏的浮城，從來不會被風吹得翻側反轉，也不會被風颳到別的地方去。

在風季裏,只有一件比較特別的事情要發生，那就是浮城人的夢境。到了五月，浮城的人開始做夢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做同樣的夢，夢見自己浮在半空中，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好像每個人都是一座小小的浮城，浮人並沒有翅膀，所以他們不能夠飛行，他們只能浮着，彼此之間也不通話，只默默地、肅穆地浮着。整個城市，天空中都浮滿了人，彷彿四月，天上落下來的驟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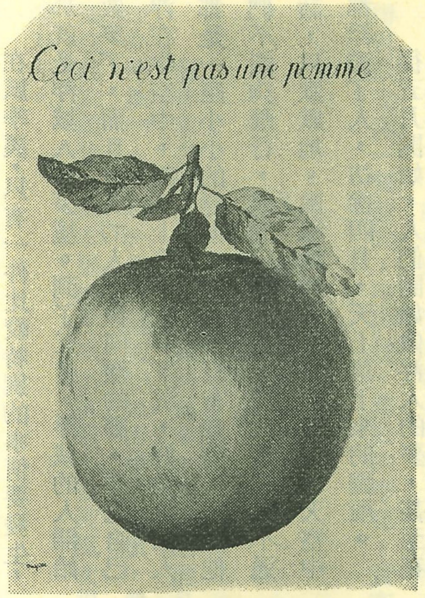
從五月開始，人們開始做浮人的夢，甚至在白天，午睡的人也夢見自己變了浮人，沉默肅穆地站在半空中，這樣的夢，要到九月之後才會消失，風季過後，浮城的人才重新做每個人不同的夢。



爲什麼整個城市的人都做起同樣的夢，而且夢見自己浮在空中？有一派心理學者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種叫做「河之第三岸情意結」的集體顯象。

4 蘋果

夏天的時候，浮城大街小巷出現了一幅海報，上面畫着一隻蘋果，頂端有一行法蘭西文，意思是說：這個不是蘋果。海報的出現，十分正常，因爲城內將有一次大規模的畫展要舉行，這一年，是爲了紀念比利時畫家雷內馬格列特。蘋果畫幅，是畫家的作品之一。



「這個不是蘋果」是什麼意思呢？畫裏邊畫的明明是蘋果。原來作者的意思是指，圖畫裏的蘋果並非眞正可以食用的果子。伸手去拿，並不能把蘋果掌握手

中，用鼻子尋覓，嗅不到果子的芳香，取刀子切割，並不能剖出實質的果肉和水份，因此，這不是眞正的蘋果，而是線條、色彩和形狀，圖畫中的蘋果只是假象。古希臘哲人柏拉圖不是說過，即使畫得最好、最像、最傳眞的牀，仍是牀的模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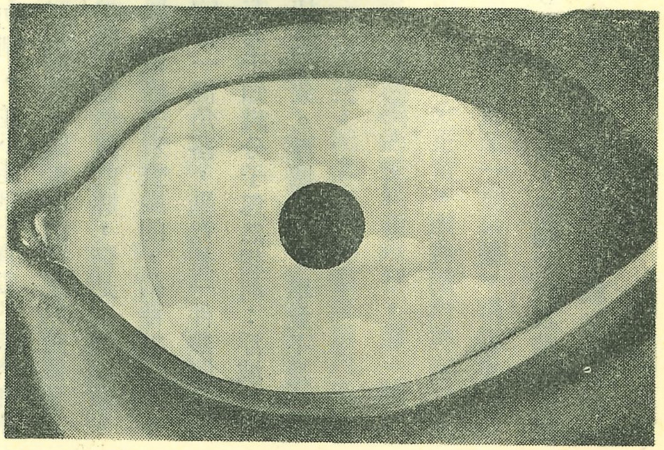
大街小巷貼着馬格列特的海報，眞正會到展覽會場去看畫展的，佔浮城人口千百分之一、二罷了，但那麼多蘋果出現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畢竟是一件熱鬧的事情，許多人還以爲是水果市場的展銷宣傳。只有若干知識分子忽然想起：浮城是一個平平穩穩的城市，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同樣是假象。浮城奇蹟，畢竟不是一則童話。

5 眼睛

「灰姑娘」是一則童話，南瓜變成馬車，老鼠變成車輪，破爛的灰衣裳變成華麗的舞衣。不過，到了子夜十二時正，一切都會變成原來的樣子。浮城也是一則「灰姑娘」的童話嗎？

浮城的人並非缺乏明澈的眼睛，科技發達，他們還有精密設計的顯微鏡和望遠鏡。他們常常俯視海水、仰望天空、探測風向。到底是什麼原因使浮城能夠平平穩穩地懸在半空中？海、天之間的引力？還是命運之神操縱着無數隱形線段，上演一齣提線木偶劇？

圖畫裏的蘋果，不是眞正的蘋果，靠奇蹟生存的浮城，恐怕也不是恆久穩固的城市，然則，浮城的命運難道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海、天之間的引力改變，或者命運之神厭倦了他的遊戲，那麼，浮城是升、是降，還是被風吹到不知名的地方，從此無影無蹤？



睜開眼睛，浮城人向下俯視，如果浮城下沉，腳下是波濤洶湧的海水，整個城市就被海水吞沒了，即使浮在海上，那麼，揚起骷髏旗的海盜船將蜂湧而來，造成屠城的日子；如果浮城上升，頭頂上那飄忽不定、軟綿綿的雲層，能夠承載這麼堅實的一座城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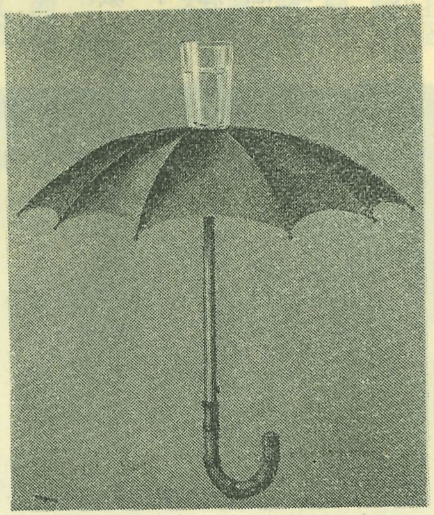
6 課題

浮城沒有大河，海水不能飲用，浮城的食水得靠上天的恩賜。所以，浮城人雖然喜愛光芒燦爛的豔陽天，有時候不得不渴求一場場驟雨。

一位老師，帶領一羣學生，到大會堂的展覽廳來了，他們來看馬格列特的畫展。學生們拿着紙和筆，寫下他們的感想，抄錄畫幅的名字。他們問：這傘上頂着盛水的杯子，是什麼意思？爲什麼畫的名字又叫做「黑格爾的假日」？於是他們翻看畫展小册子，找尋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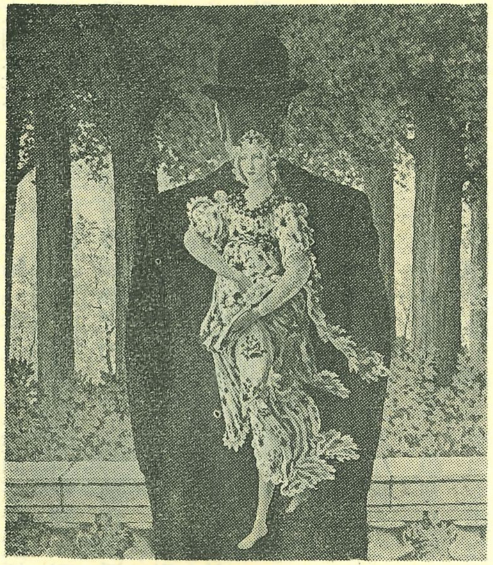
對於水，人們在不同的時刻，採取不同的態度；有時容納，有時排斥。比如

說，口渴的時候，人們喝水，讓水進入體內；可是下雨的日子，人們卻又撐起傘來，把水拒斥體外。容納與拒斥、表與裏，本是哲人常常思索的問題。至於水的課題，也許哲人黑格爾有興趣也思索一陣，不過，這麼小的課題，也只在假日空閒之時，他才來想想吧。



一名學生對着畫看了好一陣，他說：人們撐傘，爲了不讓雨水打濕身體，既然杯子已把水盛載起來，就不用打傘了吧，還抗拒什麼呢。是的，如果浮城頭頂上有堅實的雲層，浮城的上升就成爲可喜的願望，還抗拒些什麼呢。

7 花神



浮城的居民，大多數是戴帽男子——小資產階級的象徵。他們渴求安定繁榮的社會、溫暖寧靜的家園，於是他們每日營營役役，把自己操勞到如同螞蟻、蜜蜂的程度，工作的確可以使人忘記許多憂傷。浮城居民辛勞的成果，是建設了豐衣飽食、富足繁華的現代化社會，但這社會，不免充滿巨大的物質誘惑導致人們更加拚命工作，陷入物累深邃的黑洞。

波蒂采尼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義

大利畫家，他畫過一幅「春天」，裏面畫着散播大地春回訊息的神祇，傳信使者赫耳姆斯在前引導，邱比特在維納斯頭頂飛翔，西風陪同花仙子並肩而來，優雅三女神翩翩起舞，穿着薄紗彩衣的春日女神把花朵遍灑原野花香的草地。

我國宋代畫家李公麟也畫過一幅「維摩演敎圖」，寫文殊菩薩帶了弟子奉釋迦牟尼之命，前往探訪染恙的維摩，維摩帶病說法，講述大乘敎義，身旁的天女不停散花，文殊的大弟子，黏滿了一身花朵。

富庶的浮城，充滿物質的引誘，浮城的人，但願天女把花朵都散在自己身上，甚至就把整個春日女神連同無數的花朵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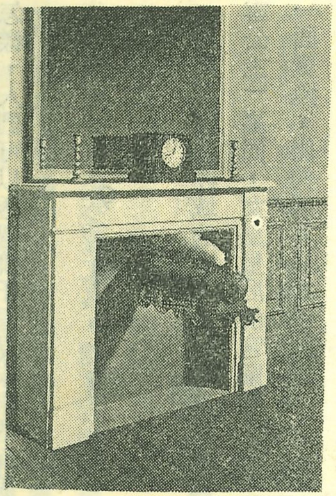
8 時間

那是重要的時刻，絕對的時刻，一輛火車頭剛剛抵達。在這之前，火車頭還沒有進入壁爐之內，在這之後，火車頭已經離開；只在這特定的時刻，火車頭駛進室內的壁爐之中，只有在這絕對的時刻，火車頭噴出來的黑煙，可以升上壁爐內的煙

囪。煙囪是煙火唯一適當的通道。

壁爐使人想起火樹銀花的節慶，那是普城歡樂的日子，不過，從室內的佈置來看，這個時候不是節日，因爲壁爐前面沒有掛上盛載禮物的長襪，室內沒有松樹，沒有閃亮的燈泡，沒有天使，沒有銀鈴，銅燭臺上也沒有蠟燭。

壁爐上面的大理石時鐘，時針指向來臨的一，分針指向來臨的九，秒針的位置並不確知。子夜已過，如果是馬車，馬車已經變回南瓜，如果是車輪，車輪已經變回老鼠，華麗的舞衣也變回破爛的灰衣裳。



是的，子夜已過，不過，童話故事告訴人們，子夜之前，灰姑娘遇見了白馬王子。浮城的白馬王子，也在時間零的附近等待嗎？他騎的雖然是一匹神駿的白馬，可是只有一匹馬力，也許會遲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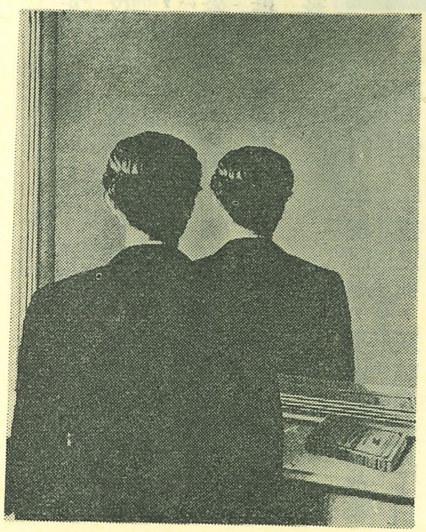
時間零總是令人焦慮，時間一將會

怎樣，人們可以透過鏡子看見未來的面貌麼？

9 明鏡

只有到過浮城的人，才知道浮城的鏡子，是一面面與衆不同的鏡子。童話「白雪公主」裏面，女巫皇后的宮殿牆上有一面魔鏡，能夠回答皇后的問題，告訴皇后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那是一面正直忠誠的鏡子，從不撒謊。浮城的鏡子，也都是正直的明鏡，它們勇於反映現實，可是，鏡子也有作爲鏡子的局限，浮城的鏡子，只能反映事物的背面。

所有的鏡子，不論是本土的成品，



還是外洋的進銷，只要是鏡子，一旦掛到浮城建築物的牆上，就只能照見事物的背面了。所以，當浮城人去照鏡子的時候，他們要照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臉面，而是腦後的頭髮。曾經有人試過，把另一面鏡子放在鏡子前面，可是無論怎樣，不管多少鏡子，轉換多少不同的方向，鏡子反映出來的永遠是事物的背面。這就是爲什麼浮城女子必須光顧美容院的緣故，她們是不能爲自己化粧的；同樣地，浮城男子如果想刮一次理想的鬍子，也得請理髮師幫忙。

在浮城，看鏡子並不能找到答案，預測未來。不過，能夠知道過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歷史可以爲鑑，這也是浮城鏡子存在的另一積極意義。

10 翅膀

浮城有不少交通工具，既有古老的繩梯、氣球，也有現代的直昇機、降落傘。想上雲層去看看的人，可以攀梯子、乘氣球；想到海面去看看的人，也可以搭降落傘、坐直昇機。不過，一半以上的浮城人，則希望自己長出飛行的翅膀。對於這些

人來說，居住在一座懸空的城市之中，到底是令人害怕的事情。感到惶恐不安的人，日思夜想，終於決定收拾行囊，要學候鳥一般，遷徙到別的地方去營建理想的新巢。

有位小說家記載過這樣的事：一人到大使館去申請護照移民，官員問他想到哪裏去，他答：無所謂。官員給他一座地球儀，請他選擇地方，那人看看地球儀，慢慢轉動，然後問：可有另外一個地球儀嗎？

離開浮城，到哪裏去，的確煞費思量。什麼地方才有實實在在可以恆久安居的城市？而且，離城者必須擁有堅固的翅膀，飛行時還得謹慎仔細，不要太接近太陽，否則蜜蠟熔化，就像伊卡洛斯那樣，從空中墜跌下來。

浮城居民不是候鳥，如果離去，也只能一去不回。拿着拐杖，提起行囊，眞能永不回顧麼？浮城人的心，雖然是渴望飛翔的鴿子，可卻是遭受抑壓囚禁的飛鳥。

11 鳥草

嚮往飛行，使浮城人時時仰望天空，但他們沒有能力起飛，也無法創造飛天樂伎的飄帶。風季來臨，他們只能做夢，夢見自己默默浮在半空中，即使已經浮在空中，他們仍無法飛行。

風季過後，人們紛紛回復自己的夢境，他們夢見豆腐紙鳶、漫天雪花、輕盈的蝴蝶、漂泊的薊草冠毛，甚至有人夢見浮城長出了翅膀。然而人們醒來，發現自己依舊牢牢地固立在浮城的土地上。而土地，竟然長出一種奇異的植物

來，那是世界上、生物界中從來不曾見過的鳥草。

浮城的城內城外，到處一片青綠，溪水兩岸、山坡谷地、園林花圃，長出了曼曼的黑綠色鳥草，那是一種殊異的植物，扁平的葉子，卻長成鳥兒的形狀。人們摘下一片葉子，可以清清楚楚地辨別鳥的頭、鳥的嘴巴和鳥的眼睛，連葉子面也長得很像鳥兒的羽毛。微風拂過，草叢裏傳來簌簌簌的響聲，彷彿拍翼的飛禽。

鳥草形狀像鳥，但本質上是草，所有的鳥草，葉子上的鳥兒都沒有翅膀，人們說，如果長了翅膀，草葉都能飛行，那時候，浮城的天空中滿是飛翔的鳥草，沒有人知道它們究竟是鳥還是草，是動物還是植物。

12 慧童

鳥草出現的這一年，浮城出現了慧童，他們都是智慧孩子。這些小孩初生下來，並沒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因爲他們不外是一個個粉嘟嘟的柔嫩小嬰孩。不過，小嬰孩很快長大了。智慧與體能還迅速增長，再過一些日子，他們都變成體格矯

健、思想成熟的大孩子。

是做算術的時候開始的吧，母親們看孩子做功課，怎麼加減乘除不用筆寫，而是玩彩色的積木，怎麼買布用米，買米卻用克，集，又是什麼東西？漸漸地，母親連孩子們的課本全看不懂了，而且，孩子讀書不必打開書本，只需扭亮電視機，或者，把聽筒戴在耳朵上。

起初，孩子們告訴母親沐浴時該打開窗子、煮菜不要放過多的鹽，後來，孩子們帶母親到外面去旅行，請她們吃東西，給她們送節日禮物。母親們愈來愈覺得自己變得像嬰孩，而她們的孩子，成爲家庭中的支柱，取代了她們作爲家長的地位，傾覆了她們傳統的權威。許多的母親因此感到驚怕起來，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有部分的母親感到欣喜，她們的心中一直積存着疑慮與困惑，她們有許多懸

而未決的難題，這時候，她們想起了智慧孩子，也許，一切將在他們的手中迎刃而解。

13 窗子

地球只是宇宙中一個小小的行星，浮城只是地球上一個小小的城市，翻開地圖，浮城的面積細小得好像針孔，浮城的名字也彷彿不存在，不過，這麼小的一座城市，漸漸也引起了遠方的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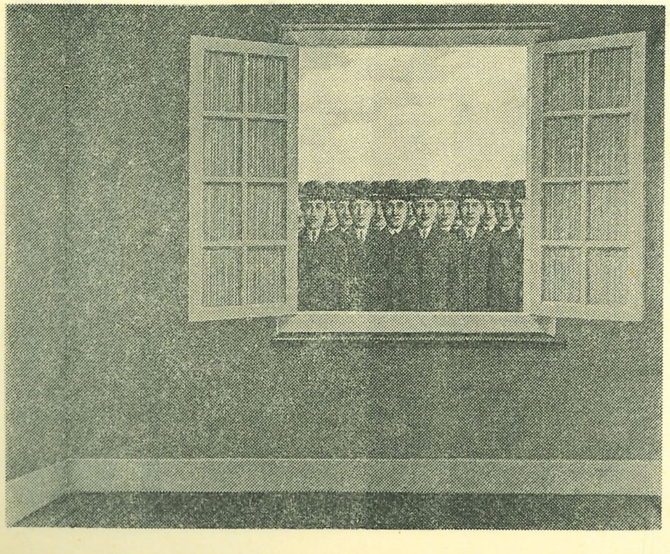
懸在半空中的城，只照着背面的鏡子、風季中的人浮於夢、泥土裏的鳥草，這麼奇異的城市，吸引了無數的旅者，來探索、來體會、來照鏡子、來做夢。至於沒有來的人，並不表示他們不好奇，許多人甚至關心，於是，他們站在城外，透過打開的窗子向內觀望。他們垂下手臂，顯然不能提供任何實質的援助，但觀望正是參與的表現，觀望，還擔負監察的作用。

站在窗外的觀察者，此刻看見什麼了？他們看見一位老師和一羣學生，到大會

堂來參觀馬格列特的畫展；牆上是一幅一幅的畫，展場內是三三兩兩的人，窗外的觀察者與看畫的師生們，忽然竟面對面了。在神情肅穆的觀察者臉上，人們可以探悉事態發展的過程，如果是悲劇，他們的臉上將顯示哀傷，若是喜劇，當然會展露笑容。

那邊，工作人員把一幅「蒙娜麗莎」的海報貼在預告板上；這邊，畫中的人和看畫的人，隔着一扇窗子，彼此凝視，各有所思。（寫於香港）

七十五年四月廿二日聯合報副刊



作者簡介

西西，廣東中山人，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生於上海，香港葛量洪學院畢業，現爲專任教師，業餘從事寫作，出版有短篇小說集「春望」、「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鬍子有臉」，長篇小說「我城」和「哨鹿」，以及散文集「交河」、詩集「石磬」、讀書筆記「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等。

按鍵的手

平路

1

讀者諸君，您們說，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嚇人？

2

數天以前，那個美好的清晨，我張着打呵欠的大嘴巴從睡夢中醒來。鬧鐘收音機裏飄送的是舒曼，我最喜歡的「春之聲」。我輕輕哼着走到盥洗臺前，噴一點天

藍色的泡沫在兩頰，開始用剃刀刮我細密的鬍子。泛滿水光的鏡子裏面，出現的是一張飽含自信的男人面孔。

現在回想起來，那其實是一個很平常的早晨，要說有什麼不尋常的話，也只是因爲那是春天，鳥鳴啁啾，窗玻璃外的空氣裏瀰漫着草香，還有一層薄薄的霧氣。我站立窗前，對着鏡子，一面斜側臉頰，保持我嘴唇微噘的姿勢，一面跟着收音機無聲地哼着。氤氳的水光裏我逐漸瞇起眼睛，抖顫在眼前的，彷彿是窗外樹梢頭的一抹綠意，綠意間好像又鼓凸出些花葉的苞蕾，在春光中蠢蠢向外迸裂。或許，就是這春天的感覺，無端令人有些不安。當我正陶醉地跟着音樂變化嘴形，一不小心，我手底的動作也隨輕快的節奏忙了起來，剎那間在我腮邊劃出了一道細細的血痕。

那時候，我注視着鏡子，輕輕爲自己抹去右臉頰上幾粒滾圓的血珠子。就在我目注鏡子時，我想到也許該換一把電鬍刀——這些年來，於家居器皿中我總盡量規避電器，同時在生活裏也刻意培養一些戀舊情懷，這，大概就是目前科技掛帥的世界之內我所拚命保留的一點自我；或許更可以歸諸我的工作，我本身的職業分秒都與電腦息息相關，於是，我在工作之餘便汲汲於求取一種反機械文明的平衡。事實

上，我一向是個努力讓自己過得很平衡的男人：所有未來與過去、科技與理性、甚至某種只有在業餘科幻小說的創作裏才能彰顯出的哲學情調，於我電腦工程師的生涯中微妙地混淆起來，讓我生活得十分平衡與充實。但是，充實的生活中似乎仍然需要一把電鬍刀——就在我猶豫着下班後是否該去買一把電鬍刀時，剎那間，另有一個意念迅疾地躍入我心中。

那意念來得那麼突兀，令我陷入沉思之中（我那儘管齜牙咧嘴，也不失英俊瀟灑的面孔便在鏡子裏僵楞起來）。事實上，直到數日後的今天，我仍爲自己當時石破天驚的想像力震悸不已，這必然是前陣子我參加一門「科幻小說寫作進階班」所練就的本領，而自從我業餘從事科幻小說的創作，便常有些不相干的意念會突然閃進腦海（大概是所謂的「靈感」！），這一次，竟是關於我自己——這時候，閃電一般跳入我腦海的是：

我眞的是人嗎？

——憑什麼？我知道自己不會根本就是一台電腦？或者，是個電腦控制的機器人？——換言之，在精確的思維之後，許多看似糾葛的血脈間，所謂的我自己，會

不會只是一台矽片組成的微電腦？

當時，站在鏡子前，我以爲自己又在胡思亂想。其實，對一個本來就生活得頗爲科幻的現代人來說，懷疑自己的身分（甚至身世），並不是什麼太不尋常的經驗。而讀者諸君，當您立在鏡子前方，大概偶然也會疑惑着鏡子裏的人臉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如果是的話，爲什麼？生着這副令人不敢恭維的尊容？）而我，那時候經驗到的，卻是更深一層的迷惑：我想到鏡子裏映出的我、我以爲映出的我，可能乃是經由程式譜入，目的只是讓我相信那就是我自己的一團形象——換句電腦界的行話來說——一堆指令（構成的影像）！

後來想想，那眞是個恐怖的念頭，若以這種靈感寫起科幻小說，自有出奇制勝之處；但硬要加諸自己身上，便未免驚心動魄一些。尤其緊接着我就披上麂皮西裝外衣，坐進我的保時捷跑車，駛上高速公路的交流道，然後當我駛下高速公路，又走入我們那四四方方的科技大樓時，我辦公室隔鄰電腦房裏的螢光幕上正一明一滅地閃着綠光，一瞬間，我想到瀕死病人病牀前的「生命訊號顯示器」——啊！那一閃一閃的，會不會就是我的心律？我望着頭頂上那幾盞半空懸着的日光燈，霎時聯

想到解剖室陰森的甬道，而此刻的我就是手術檯上待切割的一堆肢體。那一分鐘，站在自己辦公室門外，我感覺全身上下的汗毛突然一根根地豎立起來。

幸好這時候，走廊上飄過來了一個人影。

「林工程師，您早！」他道。

「何技佐，早！」我擡起頭來說。

他看了我幾眼，顯然吃驚不小，我原以爲是我駭異的神色無意間驚嚇到他。後來我走進盥洗室裏看鏡子，才發現自己彷彿中了邪的臉上，竟還掛着早晨那道剃刀劃出來的、鮮明的血痕。

3

會不會？會不會眞是中了什麼邪？像我所說的，那實在是一個很平常的早晨，而那個早晨斜靠在自己辦公室裏皮沙發上的我，一位衣履光鮮、身心健康、事業有成的中年男子，居然會繼續——死乞白賴地——懷疑着自己的身分問題，會荒謬地

想着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台電腦？

若眞要檢討起來，作爲一個三十郎當的男人，我除了大概是太過珍惜王老五生涯以至於對婚姻、對與一個特定的女人糾纏在一起的無聊關係始終下不了舍我其誰的決心外，其他方面，應該都算正常（包括機能正常、胃口正常、性慾正常……）。當然，有時候面對太肉感的女人，我怎樣也不能夠勃起——奇怪的是，我老認爲她們在做那件事時，一面還會無聊地削水果，一圈又一圈，蘋果皮垂的老長……——但無論如何，我相信那不是太尷尬的失敗經驗，更稱不上什麼慘痛的打擊，絕對不至於引發神經錯亂一類的病症。可是——爲什麼呢？這個自己原本是一台電腦的意念如今像中蠱一般地在我腦海裏盤踞下來，竟然驅之不能去？那早上，我坐在終端機前，對着螢光幕上來回跳動的數據，反覆在我心中的便是這類荒謬絕倫的、關於自己身世的迷惑：

——嗨！我眞的是人嗎？

——怎麼知道？我自己不會根本就是一台電腦？

中午時分，大概是在無謂的思辨裏突然感覺到了饑餓，望着桌上晶亮的電話

機，我記起巧玲——肚皮餓的時候，她微微呶起的嘴巴總讓我想到「嗷嗷待哺」四個字——於是我撥了她的號碼。

嬌滴滴的聲音便從電話另一端響起。

「喂？什麼事嘛！這麼早打給人家？」

奇怪的是，搗着發癢的耳朵（她的聲音總讓人想到她是在對着你的耳朵吹氣），我並沒有像往常一樣感到肉痲兮兮，反倒很殷勤地提議與她一道午餐。

「我請客！」豪氣地拍拍胸脯（我保證，電話另一端必定聽到了劈啪幾聲），我決意要讓這小妞高興高興。順便，藉着兩客噴香的黑胡椒牛排，也把今天早上心裏那團詭異的念頭驅除乾淨。

「噢！不行呢！人家要與人家的表哥，就是報上那位，鼎鼎大名的蔡博士一起出去。」她嗲聲嗲氣地說。

去年在科技研討會上遇見巧玲，之後還留下這位小妞的印象，倒眞是因爲她身上這股扭痲花一般的黏搭勁。記得那時，她正在自我介紹，她說：

「我啊！是大會聘的招待，叫我楊巧玲。就是楊貴妃的楊、巧克力的巧、玲瓏

的玲。今年二十四歲，未婚，希望有機會釣到金龜婿。從此以後，請讓我爲大家服務！」

眞蠢！你說是不是？這樣的女人簡直俗不可耐——而且，根本沒有大腦！

但是，這樣沒大腦的女人居然爲了赴博士的約會而拒絕我——哼！什麼混帳博士！——我對着話筒，一面輕言淺笑，展示我絲毫不介意的紳士風度；一面卻在心裏咬着牙連聲咒罵。

而當時我那咕嚕作響的饑腸中，溢滿了對這些以博士自居的傲慢傢伙的嚴重反感，他們讓我想到我父親（他老人家是人文學大師，英美數所大學的榮譽哲學博士），與我父親手下那羣個個都是蛋頭學者的博士高足。他們放言高論（絕大多數都是無的放矢）、借古捧今，在我家客廳講着既無根據、也不負責任的夸誕話語。可憐我在他們的陰影之間瑟縮着長大，養成我小時候陰鬱又孤僻的個性。甚至直到今天——在我已掛起電腦工程師名銜、亦躋身本城最有身價單身漢之行列的今天——他們仍應該爲我表面開朗、實則充滿疑忌的肛門型性格負點責任（至少弗洛伊德如是說）。否則，我也不用這麼樣一面執意攀緣成就與薪水的高梯，一面還要在

生活中刻意求取心靈的平衡。

但洩氣的是，無論我如何努力，我自始至終並沒有把個博士學位讀下來。原因大概非干智慧，因爲我自認擁有一具生來便清晰異常的邏輯頭腦，只要有了假設，我總可以推出結論（當然，總要借助幾組電腦程式），而且是正確的結論。但是，若說要無中生有——「一句話！」當年我的指導教授說，「一句話，好的博士論文就是要無中生有！」——從零變一——由虛空中抓到新鮮的命題或者提供獨立的假設，老實說我並不在行。

想想看倒也可惜，我的創造力必是早早被我那大師父親扼殺掉了！因爲他是這麼理所當然地以道統自居，以貫串中西文化爲己任。幼時我若告訴父親什麼生動有趣的事，他老人家就會罵我一聲荒唐，通常我們父子之間的對話是這樣的：

「爸爸，你看，你剪下來好多小月亮！」當年的我指着地下一堆半圓形的指甲蓋，驚異地好像發現了什麼新大陸。

「荒唐！」父親喝住我。於是，月亮碎了，剪刀刃便在我幼嫩的指端鋒利地、繼續冰涼地滑過。

荒唐？

而於今看來，其實最荒唐的是，儘管他老人家對於人文學以外的一切科系均極端不屑，父親卻堅決主張我學醫：

「『達克脫』！你一定要做『達克脫』！」他搖頭晃腦，幾分牛津腔的把DOCTOR唸出來。

數年後我學醫不成（當時我曾神經質地懼怕分解青蛙、注射白老鼠，以及切割人體的解剖教室），轉學電腦，他老人家的反應十分激烈。當時，他曾經咬着煙斗，冷冷地（眼睛滿是冷冷的怒意）打量我說：

「醫，可是性命之學，你要三思！」

呵呵，可是他老人家卻不知道，我當前的性命之學中不乏青春、不缺美色，還有名牌轎車保時捷——端賴這不用面對生老病死的電腦工程師生涯。

或許就是爲了彌補工程師生涯中的幾分刻板吧！打前年起，憑着我略讀過幾本神話故事與童話故事的文學造詣，我竟發憤學寫科幻小說：一方面希望錦上添花，從此爲自己找回那險些被父親一手斷送的創造力；一方面，這也是我在父親那一輩動輒文以載道的宿儒間，所可能做到的離經叛道。

「不務正業！」當我第一篇科幻在小報的報屁股上終於刊登出來，我那迄今退而不休的父親曾經厲聲警告過我。

「我偏要！」我捏緊拳頭，瞄準牆角無聲地吶喊着。

如果他今天又知道了我——一位大師之子——居然會懷疑着自己是不是機器人呢？

父親一定會暴跳起來，然後，他大概會努力按捺下怒氣，以符合自己身分的平靜聲音說：

「人，就是要在歷史洪流裏承先啓後，在道統中安身立命，這，才是一位圓滿的人。」

——怎樣才能夠安身立命呢？——我，在他老人家暗藏着慍恚的超然目光之下，卻絲毫不會得到啓示，當然也一點都沒有就此罷休的意思。

是固執嗎？據說這便是肛門型性格的一大表徵。

也就因爲這種鑽牛角尖的死硬個性吧！那時候，當我放下電話筒，我既不能心

無芥蒂地原諒巧玲（可惡！她居然爲了博士而拒絕我！），也無從忘記自己根本就是一台電腦的那個大膽假設。我不能，我就是不能像普通人一樣，最多罵自己一聲「神經病！」便把荒謬的念頭從此趕出腦海。

我，記憶力驚人，而各種妄念於腦海中總是一再地廻旋的我，相信的是自己邏輯的推理，與面前經台電腦假設求證的能力；而我熱愛的也是這樣經過周密推演導引出來，以至於顚撲不破的眞理。

「伊川『性卽理也』四字，顚撲不破。」我的父親彷彿又在我跟前搖頭晃腦地與古人遊。

性嗎？SEX 嗎？我不由得想起來巧玲生動多姿的臀部。

那一刻，無趣地跌坐到電話機旁的矮几上，憶起我父親是多麼習慣空談心性。論起實事求是的作研究精神，他們那一代是差的遠了。

那天下午，整個下午，就在這一類的胡思亂想與想來仍令我憤憤不已，被巧玲拒絕的挫折感中過去。

4

當天晚上，我倚在我那由八株原木拼成的（我喜歡上好紅檜打造成的原色木器）書桌旁，吃完一盒卽時解凍卻有着草蝦一般鮮美滋味的電視晚餐。

對着我的私用電腦，我竟不能專起心來寫我的科幻小說：螢光幕上，水星的水成岩之間，那張煙水朦朧的圓牀中，女主角與外星人正在陷入愛河的緊要關頭。我閉上眼睛，發現自己全然無法涉身羅曼蒂克的想像，腦子裏一遍遍廻轉的，都是我那自身也有可能是一台電腦的荒謬念頭。

把電腦鍵盤推向一邊，我站起身來撥巧玲的電話，鈴聲在她空盪盪的公寓裏一連迭廻響着。她不在，必然是赴博士的約會還沒有回來。眞蠢！我對自己說。

只有在這種時候，這種突然寂寥起來、突然不知做什麼好的時候，我才會想到是否有需要結婚成家（結婚？某名嗷嗷待哺的蠢笨女子便好運道地釣到了一隻金龜婿！）。其實，爲這件事我也一板一眼地畫過流程圖，諮詢過「決策分析」或是「

假設求證」的電腦程式，看看到底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

我曾滿懷信心地假設過，婚姻是對我有益的。可是，電腦做出的結論卻千篇一律推翻了它。

當然，電腦的結論總是正確無比。爲此，我也心甘情願地忍受單身漢日子裏偶然襲來的清冷。

「你爲什麼偏要相信一台機器呢？」我的父親問我說。

「因爲它比你客觀多了，只說有根據的話。」我毫不客氣地頂撞回去。

其實應該說，電腦，就是我的膽量吧！令我在父親面前仍能振振有辭。

尤其像這樣極端落寞的時候，我想，我的意志，甚至我一向飽滿的自信心也相對薄弱了起來。

搖搖晃晃地站起身，我走向檔案櫃，由抽屜中抽出幾頁閃亮的磁碟。順便，我又從冰箱裏捧出一角我最愛的芋泥蛋糕。

客廳一隅的長鏡子裏，正映出我的形象：老實說，我頎長的身材、不差的風度，我相信不會輸於任何一位博士人選（也不會輸給任何一位大牌醫生）。但問題

是，我怎麼知道鏡子裏的人影就是我自己？

「你爲什麼要依賴一台電腦告訴你正確答案？」我的父親問我說。

「因爲我對你的權威失望，而電腦至少但憑資料，並不會權威性地賜予我一個生命計畫！」我冷眼瞧着我頓時詞窮的父親。

喀嗒一聲，我抽開電腦的塑膠匣子，換下科幻小說的磁碟，裝上「假設求證」。

而常常在無意之間，我心底最深沉的恐怖會浮上心頭，那就是，我，平凡的我，眞是他的兒子嗎？

然後我把磁碟輕輕推入電腦。

螢光幕上立卽寫出來：假設求證。

但是，我到底想證出什麼？證出虎父也有犬子？難道這就是我大惑不解的身世之謎？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我舊學深厚的父親曾經言簡意賅地說。

喔！就是爲了他那莫大的、無所不在的陰影麼？如今，我卻要用一台電腦來證明我是一個人、我是我自己。

是的，就是要證明我自己！

如果有可能錯誤，它也告訴我錯誤的百分比。

但是，爲什麼必須不停歇地證實自己呢？

我搖搖頭，把手指擱向鍵盤。

其實，爲此我也羨慕過巧玲或其他的女人，她們做那件事時仍能四平八穩地躺在牀上，眞是毫不費勁；而我必須努力、必須堅持、必須表現、必須不屈不撓，如此我才算證實了我自己。

怎麼會這般困難？怎麼會？怎麼會呢？——問號像是豆芽菜，在螢光幕上向我眨眼睛。

我順從地按下一個鍵。

「你的假設是什麼？」——電腦問我。

爲什麼不能像父親？不能像他們那一輩的人？只要說出一套有關於生命意義的大道理，就能在歷史的洪流裏安身立命？

「你的懷疑是什麼？」——電腦問我。

爲什麼？爲什麼儘管看起來什麼都有，比起父親，我便縮頭縮腦，活像是舞台上的小丑、或生命裏的窮人？

「你的目的是什麼？」——電腦問我。

是證明自己的失敗？還是證明父親的失敗？還是這兩者本來不能並存？

「你的邏輯是什麼？」——電腦問我。

「你的方法是什麼？」——電腦問我。

我正襟危坐在螢光幕前，一項一項，我有問有答下去：

1.假設命題：我不是一台電腦。

2.目的：推翻它或證實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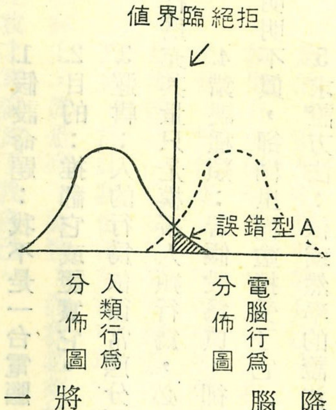
3.邏輯：人的行爲依循常態分配的曲線，必與電腦行爲有異。換句話說，電腦行爲充其量只是模擬人類行爲，必與人類的軌迹有極顯著的差異。

4.錯誤種類：若假設爲眞，卻不幸推翻了它，這叫做「A型錯誤」；如果假設明明不眞，卻糊里糊塗接受了它，這叫做「B型錯誤」。

5.求證方法：依或然率的證法，將資料輸入電腦，同時並要求將「A型錯誤」

降至極小。換言之，如果假設爲眞（我不是一台電腦），那麼，我一定盡最大可能證實它。

6.資料：我記得起的一切行爲。」



於是，我坐在螢光幕前，準備掏空我的腦袋，將我的記憶、日常行爲，以及嗜好、嗜欲等等一樁一件地打進電腦：像我所說的，我是一個頗爲努力、努力讓自己活得頗爲平衡的男人，一七五公分的身材、經常面帶微笑、早晨洗臉刮鬍子、就寢前用牙線剔牙齒、開昂貴的跑車、愛吃牛排、住在離城不遠的市郊、搜集保留原色的木頭家具、喜歡性感又不失天眞更帶着幾分蠢笨的年輕女人、電腦工程師的職守勝任愉快、業餘的興趣是寫科幻小說、此外沒有什麼朋友、或許這要歸諸我的父親、我從小就不樂意帶朋友或同學回家、父親的藏書令我深深的不安、在小朋友面前尷尬不已、因爲我喜歡租連環圖畫、迄今我喜歡看老掉牙的電影、我的童年充滿臉紅的經驗、最後一次的尿牀是十二歲、然後就開始夢遺、十四

歲的英雄是一個叫孟浩行的傢伙、他曾是我父親的得意門生、後來被我父親逐出門牆、十六歲開始初戀、單戀過保健室的護士小姐、可惜我身體健康、唯一的發燒經驗就是我香港腳發作的時候、我的右腳比左腳大一號、做愛時我寧可穿着鱷魚商標的襪子、曾經讀過兩年醫科、於解剖課堂抱着頭逃出來、我可不願面對血淋淋的悲慘事物、生老病死也是一樣無聊與不合邏輯、然而我也有錯亂的時刻、幸而很快便糾正過來、譬如說我曾經衷心仰慕一位喜歡白老鼠的老教授、他和藹慈祥、恰似我心目中的父親形象、老教授後來瘋了、因爲他顯然缺乏理性、我有的卻是一流的邏輯頭腦、自從轉學電腦科學、我從此一帆風順、當時曾與父親爭辯幾場、便是我僅有的叛逆記錄、母親在旁責備地看着我、她是唯父親是從的女人、我幼時曾經喜歡過母親的髮香、後來發現只是頭油的味道、那就是我僅有的伊底帕斯情結、如今的女朋友乃是沒有大腦的女人、識破其愚蠢的心思帶給我相當的快感、如同手淫、如同我定期與不同的女人上牀、如同咬下一口軟綿綿的芋泥蛋糕……

奇怪的是，這許多稀鬆平常的事件輸入電腦後，一項項的機率相乘起來，接受

原假設的可能只有九百萬分之一。

換言之，只要我容許九百萬分之一的「A型錯誤」，我必須推翻原先的假設，而接受它的反面，那就是：

我，正是一台電腦。

天亮時分，我已經用不同的磁碟與程式試過五六次之多，而結論都是一樣，那就是：

我，正是一台電腦。

5

看着窗外漸漸亮起來的天光，坐在自家飯廳裏的我，卻在莫大的驚疑之中。我的周圍，包括桌面上飄浮的塵絲、牆角成毬的灰垢、洗碗槽中堆疊着的餐具、甚至牙齒縫內仍帶着甜意的蛋糕屑，都變得詭異、可疑、似眞似幻起來。

不可能的！一定有什麼地方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我的拳頭捶向我面前的塑膠盒

子。頃刻之間，盒子上方豎立的螢光幕也跟着閃閃爍爍。

是，是有可能錯誤。但是，錯誤的機率只有九百萬分之一。是，就是這螢光幕上寫的，只有九百萬分之一的機會，我才能逃離自己原是一台電腦的奇特命運！

站在鏡子前面，我壓住自己因爲熬夜而感覺到脹痛的太陽穴，怎麼會呢？我看着鏡子想，這裏面有的難道不是生命？而是鐵絲、矽片、螺栓、電阻之類的玩意兒？

壓捏的指尖傳來微微的張力，額角上也有明顯的痛感，不錯，我是有感覺的，至少我隨時可以證明這一點。不幸的是，所謂的感覺可以由程式譜出，電腦工程師具有的尖端知識又分明告訴我自己這個可能！

同樣，記憶也是。我以爲貯存在我腦海中的記憶也大可能經由軟體輸入，難怪我的記憶力好得驚人！我涓滴不漏的記憶裏，唯有嬰兒階段全然空白一片，於我母親口中，我似乎生辰年月不詳（她的理由是劇痛之下竟不知何時產下了我）；而在我父親眼中，我從來是個木頭木腦、冥頑不靈的「物件」（依他的定義，這世界上除了他的門徒之外，能夠有資格稱得上是「人」的傢伙的確很少）。或許又因爲如

今我的職業就是電腦（哼！這本身就是一種污染！）所以，我的日常行爲、我的思考方式都逐漸酷似一台電腦，而依這樣的電腦邏輯剖析到後來，我的生活、經驗、心中以及腦中，除了小小不滿引起卽時的怨憎之情，除了層層邏輯架構成的井然秩序，竟根本空無一物。

而切實檢討起來，更重要的是，在我心裏，在我自以爲平衡、其實卻充滿疑慮的心裏，除掉虛榮、冷漠、某些犬儒主義、某種自利情緒之外，我竟沒有什麼眞正的感情（嗨！譬如說，我何曾在意過任何女人！）。從前，我以爲那是聽多了我父親生命的意義之類的謬論所必然產生的反感；現在，我才了悟到這或許與我機械性的身世與工具性的經驗大有關係（哈！我以爲的「經驗」，焉知不是程式譜出的經驗？）。

那天清晨，站在窗前的我，望着晨曦中油亮、生動、草色逼人的淺青，竟忍不住激動了起來。我摸着自己刺戳戳的臉頰想，如果我的鬍鬚、我以爲的鬍鬚、我以爲逐日生長而我必須逐日用剃刀刮掉一些的鬍鬚，是像小草一樣自然的生長，那——該有多好？同樣的，所謂的我自己，恐怕永遠也不知道，如果去除了我內裏的

程式，我還能知覺到生長、感覺到生命、或者領受到窗外這美麗的風景嗎？而現在的我，卽使自以爲看見了顏色，又眞是景物本身的色彩嗎？——會不會？其實它本來的面目更要璀璨一些？——而我，只是被程式誑了，只是一定要相信程式、相信程式它所要我相信的，甚至一直以爲自己也有相信與不相信的自由、自己也有分辨可信與不可信的能力。其實，什麼是我自己所有的呢？

什麼是我自以爲的生命？

會不會？竟連一株生意盎然的小草都不如啊！

那天，就是這種恐懼、震懾、甚至慌亂的心情下，我終於挨到黃昏。離開辦公室後，我直奔巧玲的家。

然後，在她那張橢圓形的彈簧牀上，我死命糾纏着她。當然，像往常一樣，她在欲拒還迎一番之後，終於分開她的雙膝，愉悅地接納了我。

而這一次，她對我那惡戲一般地旺盛精力感到不安與不堪，但同時，我知道身底下顚盪着的她也在竊竊心喜。於她那間浮動着暗香與俗艷的臥室中，抽紗窗簾離離的光影底下，我緊摟着她映上各種詭異花紋的裸身，像卽將溺斃的人急於抓取浮

木、又像只有藉着這種痙攣的動作才能袪除心底大禍臨頭的不安，我咻咻喘着氣，急欲證實我自己。

第二天早晨醒來，雖然牀單與枕套上到處是她膩人的體香，我卻淸晰地知道這沒有用，我並沒有、我絲毫都沒有證實什麼！

6

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在那半是兒戲、半是與我父親那超然的形象別別苗頭的無稽心理下，我居然證出自己是一台電腦！

接下去的日子，我陷在莫大的震撼裏，自從哈姆雷特以來，人們面對不可免的悲劇時，從否認↓憤怒↓悲傷↓到無可奈何地接受，這一套固定的程序於數週之內我倒都嚐遍了。

但是，我還是深深地困惑着：怎麼可能呢？我竟然自己證明出來自己是一台電腦？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要嚇人？

不用說，這期間的我儘管每天依時上下班，我的心情卻一日日怠惰起來。我經常迷惘地看著我那些同事，他們一個個煞有介事地坐在終端機前，隨着螢光幕的閃爍而眨動眼睫，剎那間，我竟分不出其中那些是眞正的人？那些又是與我一樣的電腦？

一次，我在公司的食堂裏看見一向對誰都頗爲友善，負責軟體設計的王技正，瞅準了他正在角落裏悶着頭喝湯，我悄悄走過去，挨在他身邊坐下，才剛剛起頭，說了句：「你有沒有想過？像我們這些自以爲是電腦工程師的，也可能個個都是電腦控制的機器人？」

他大喊一聲：「你瘋了！」放下湯碗，頭也不回走開了。

當時，我在衆人驚訝的目光之下慌忙站起身，這傢伙，既不是電腦也不是人腦，眞是豬腦一個，我心裏憤憤地想。

幾天後，偌大的公司之內，無論我走到那裏，彷彿都有竊竊私語的聲音跟着我，我望着那一張張愚癡、單純、彷彿戴着正字標誌的工程師面孔，倒漸漸明白些

了。原來，即使他們都是與我一樣的電腦，只要他們內裏的程式還沒有運轉到這個節骨眼（或許永遠不會運轉到這個節骨眼），那麼，他們絕對不會懷疑自己的出處。無論如何，對一個童騃的腦子（盒子？）裏那些簡單的程式來說，天外有天的想法是恐怖的，失去了控制的經驗更難以臆測。

於是，我只好日復一日，坐在我鎖上門的辦公室裏，藉着手邊一串串電腦程式的幫助，繼續孤獨又獨立地考證與思索自己的身世之謎。有時候，鎮日在那些反覆的電腦邏輯間打轉，時間久了，我發覺最恐怖的，還是一旦掉進某種周而復始的自動循環，從此便找不著出口的困境。多可怕啊！想想多可怕啊！想想有朝一日，我會依循控制我的那台電腦的指令，走入程式的自動循環裏，就再也走不出來。事實上，我懷疑自己早已經陷身其中，所以才會萬般辛苦地以爲自己人模人樣，自以爲活在人的世界裏；如今，雖然明知自己有可能並不是人，亦難以就此罷手，就此宣告自己退出人生的競技場——可憐的我，每天還是孜孜地上班、氣喘吁吁地做愛、栖栖惶惶地忙着證明自己——正像是以前在醫學院實驗室裏看見的那些專跑迷津的白老鼠一樣。

其實，若嫌老鼠的比方有欠體面，說得更往臉上貼金一點，那麼，自己像神話故事裏往山頂運轉巨石的西西弗斯——可能他根本同我一樣，原本是一台機器人！像不像？他那上山下山的機械動作，像不像是在電腦控制下，進了自動循環的機器人？——事實上，白老鼠與我，我與西西弗斯，恐怕都有相同的命運：那就是儘管我們再努力，都找不着出去的路；而這覓不到出口的感覺，才是如今我心底最深沉的恐懼、與我自以爲的生命中最徹底的絕望。

有時候，坐在辦公室裏，望着窗玻璃外的沉沉日影，望着日影一角一角地跌落到高速公路的陸橋下，我心裏想的是趁自己還未陷入循環或掉進迷津的此刻，先衝刺一番，盡自己的最大可能，向我的命運——我的程式——挑戰一回合再說！

但，問題是，我又怎麼知道，這樣的衝刺與挑戰，不會都是徒勞呢？或許，此類困獸猶鬥的努力也根本都是安排好的軌迹，本來就寫入程式之中，甚至我這樣做的結局，亦明白記錄在程式裏面……

這樣轉着念頭，幾天下來，即使坐在電腦之前，常覺得腦袋後面一陣陣陰惻惻地，好像正有人眈眈注視着我；就恰似，此時的我，瞪着眼前兀自閃爍着的螢光幕

一樣。

7

在沮喪的時日裏，不只一次，我想起我生身的母親。

如今驟然失去平衡的我，像是迫切需要安慰的孩子，盼望的是一個溫暖的懷抱，可以安歇我上下求索的煩勞；希冀的是一個悅納的心靈，可以聆聽我有關生命本源與人生邏輯的疑惑。

可嘆的是，從小到大，在我與父親完全知性、以至於充滿知性衝突的父子關係裏，我始終缺乏的，也是一個恆常庇護我的母性臂膀啊！

小時候，當我在父親嚴峻的目光下瑟瑟發抖，當我向旁邊站立的母親投出求助的一瞥，我便聽見她柔美和悅的聲音堅定異常地道：

「你做任何事情，都應該爲你的父親，他的身分、地位，他在教育界與學術界的令譽着想才是！」

那時候，我剛剛從醫科敗退下來，與父親爭論幾場之後，接觸到的乃是母親堅毅又冷淡的眸子，她一字一句清晰地說：

「我只是希望你往後決定每件事情，都把你父親擱在心裏，你說，這樣的要求——難道過分嗎？」

過分嗎？的確不過分。而遺憾的只是說這話的正是我母親，是我於軟弱的時刻每每渴想（渴想那種不具條件性的母性溫柔）、亦每每避免去想及的母親！

當年，在我對母親依然充滿孺慕之情，因此屢次暗自的失望之後，我也悄悄懷疑過那個不像一般母親、不曾像一般母親衞護兒子一般衞護過我的女人到底是不是我的母親？那個永遠隨侍父親身畔、唯父親是從的女人到底與我有什麼關係？

霎時間，這樣的懷疑突然都有了依據。

或許，她眞的不是我母親，或許我始終沒有所謂的「母親」，或許我自己，根本就是父親不知從那裏弄來的一台機器人！

想想以前，在我還未懷疑起自己的來源之前，每當我思及與父親之間種種緊張的對立，我便把自己性格上陰晦的一面統統歸諸於我不甚圓滿的親子關係、甚至特

意歸咎我那唯丈夫是從的母親。如今平靜地想想，她又能做些什麼？母親甚至不能爲她自己做些什麼！她除了來回奔走於厨房與飯廳之間，除了照料我父親的衣食冷暖、除了替我父親的讜論加些不必要的註腳，她的腦袋裏竟是空空如也；而她那機械性的反應與回響式的話語，又多麼像是出自預先寫好的程式……

或許，母親也是我父親按圖索驥，從某種郵購目錄上所訂來的一台妻子機器人呀！

這種想法，突然讓我覺得輕鬆自在，彷彿今後的自己將從原本桎梏了我多年的親情關係中解放出來，至少我不必再強求什麼、怨怪什麼，也不必再做一些名爲證明自己、實則緣木求魚的努力。但同時，此類想法又讓我覺得眞正的惶恐，彷彿是眼前急欲捶倒的一面牆突然崩塌，現出的卻是比那面牆更要難以面對的世態眞相。這樣想着，我的心情便格外沉重起來。

什麼時候，我忍無可忍的時候，我應該鼓起勇氣去問問父親（於是，便面對那一堵巨大的、莫之能禦的門牆！），或許他手中，握着的將是解答我生命之謎的一串鑰匙。

8

那個星期天，我帶了一盒餅乾去。

站在醫學院的實驗大樓前，站在那紅甎砌成、如今爬滿厚厚苔蘚的過道間，我想的是當年那滿頭白髮的老教授。

當年，老教授還未曾罹患手腳顫抖的怪毛病、還未口齒不清、還未被強制送進精神療養院之前，每逢星期假日，他都結起鮮紅的領花，手裏捧一盒好吃的夾心餅乾，到實驗大樓來看顧他的小朋友們。

他的小朋友，是那些接受注射再跑迷津、跑完迷津又接受注射的白老鼠們。可憐那些小白老鼠，牠們拚命地跑，爲着人類的實驗目標一趟趟地跑，而牠們的盲目、蠢笨、愚忠兼徒勞，在牠們短短生之旅程裏，可憐牠們自己，卻絲毫都不知道。

一次一次，牠們跑得更快一點、跳得更高一點、似乎也在人設的陷阱之前變得

更聽明一點，然而，總是白忙一場啊！因爲牠們永遠看不見牠們背後那隻隱形的手，不知道人們要牠證明什麼、要牠們爲那個方向效力！

那個星期日，整個下午，我就蹲在白老鼠的籠子前，楞楞地看着牠們。久而久之，一兩隻所謂智慧型的白老鼠竟也擡起頭來，悄悄打量着我。兩粒小眼珠在牠們尖削的鼠臉上骨碌碌地轉着，好像自以爲已經看見了我；其實，牠們是看不見我的（即使看見，也必然看不透吧！），而這就是牠們的悲哀，也是牠們與我中間，我與主管我的神祇之間，所謂「不可雙向交通性」吧！

而我，如果我眞是一台電腦（我已漸漸心平氣和地、細心研究並準備接受這可能是事實的結論！）可悲的是，我同樣也不知道那位操縱我的、譜出我程式的上帝是誰；或許祂，這個時刻正含笑撥弄着我，我亦完全不明就裏地、正在祂灼灼的目光底下吧！

我，跑的又是什麼樣的迷津？爲的又是怎麼樣的實驗目標呢？

而這樣努力尋求的我，若把尋求的目的說穿了，不過是希望能夠去除程式，彷佛童話中的青蛙想要破除身上的法咒（變成王子！）。然而一旦，一旦從程式中破

蛹而出的我，又會是怎麼樣的我呢？

——是更聰明的我？

——是更睿智的我？

——還是從此成爲一堆斷肢殘骸、或者破銅爛鐵的我？（你看過電線糾纏在一起的廢棄電腦嗎？）

——或者，更徹底的，變成了一個空空的塑膠盒子？（那麼，從此它只是塑膠盒子，便再也不是什麼電腦了！）

注視着鐵籠子，瞪着籠子裏白老鼠的我，想着牠們無論多努力想要衝破樊籬，結果卻只是作繭自縛（愚蠢的小傢伙，你怎能存心試探你的上帝？）；牠們誤以爲自己聰明得不得了，誤以爲創下什麼記錄，其實，在我們看來，不過是庸鼠自擾。

蹲在籠子前這樣想着，我終於下定決心，隔鐵絲網伸出我怯懦的手指，遞給牠們幾片餅乾，順便摸摸牠們十分畏葸的小身子。這一瞬間，在我手指尖將接觸到那柔軟皮毛的一霎，我突然覺得自己又踏入我曾經懼怕過的解剖學課堂，而穿着三件頭嗶嘰料西服的我，本是檯子上那些待宰割肢體的骨肉兄弟。這個時候，我亦頓時

領悟到當年老教授的一番心意：原來，那一盒盒的夾心餅乾，在他說來，不只是一點友善的餽贈；那樣的表態，於當年老教授心裏，又何嘗不是物傷其類呢？

而當年的我，夾雜在那羣起哄的同學中，終於把這位我們認爲他有些瘋癲的老教授告到校長室去。而當時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在經過老教授面前時——畢竟，軟心腸的他，曾是我心目中渴盼的父親形象，我也在暗中父執一般仰慕過他——悄悄投下憐憫，其實卻是僞善的一瞥……

9

兩個星期之後，週六的晚上，我發現自己徘徊在許久不曾回去的家門前面。

叢叢軟枝黃蟬底下，是一排籬笆牆，影影綽綽流瀉出客廳昏黃的燈光，連續劇的空檔間，傳來棋子落在棋枰上的聲音。

是，記憶之中，父親與他的得意門生們常在客廳一角那方榻榻米上盤着腿對奕：父親永遠持白子，蜿蜒的走勢將黑子割裂成散兵游勇。除了落子的聲音之外，

廳堂裏一片寂然。偶而傳出幾聲明朗的呵笑聲，學生們一言不發地垂手跪坐，那朗聲笑着的，就是我一代大儒的父親。

多少次，我也躍躍欲試地蹲在棋盤一角，滿臉的巴望，想着父親什麼時候會授我幾子，開始啓蒙我棋藝。而蒲團上聚精會神的父親，總是對一旁蹲踞的我習慣性地視而不見。

終於有一天，我聽到父親在我背後沉吟地說：「這需要幾分空間觀念，他不行，他的腦袋瓜裏什麼都沒有裝，是個空殼子！」

喔，爸爸，你錯了，我的腦殼裏裝載了讓我信以爲眞的許多程式（好笑的是，亦包括與你之間的親子情在內）……

而當年，可憐少年的我曾努力咬住嘴唇，深恐淚水就要從我爆出青春痘的面頰上一滴滴滾落下來。

直到多年後的今天，才明白我命定的缺陷到底原因何在！

推開虛掩的籬笆門，我多想逕自走到父親跟前，問他，難道——我眞的不是——不是您所出的兒子？（那麼，許多年前，到底你是從怎樣的郵購部門選中了

我？）

但一瞬間，我看見從棋枰旁努力站起身的父親，費勁地從喉嚨裏咳嗽出幾塊黏稠的濃液，一側的母親慌忙端起痰盂接着——什麼時候起，父親肯與棋藝差他一大截的母親對奕？他的那羣得意弟子那兒去了？甚至他那圓滿的、恣意享用的、終身無匱的生命大計畫呢？——啊呀！什麼時候，他們老了？昏暗的燈光底下看過去，他們已是一對肺泡裏充滿痰液、白髮落滿肩膀、有些腌臢、有些頹喪、有些步履維艱的老夫婦了（這一刻，我有些不忍，大概是想起「木偶奇遇記」裏那一對做木匠的老夫婦……）。

但是，當他們年輕時候呢？他們是在怎麼樣好玩的心情下收養、訂購了我（也訂購了一份親情）？他們難道需要我，來安慰他們偶而發作一回的空虛與寂寞？

那麼，如果只是爲了他們小小的空虛與寂寞，他們爲什麼不乾脆繼續下棋，或者，乾脆觀賞電視上那廣告滿檔的連續劇呢？

畢竟，我按捺不住，劈啪一聲關掉電視的我，還是大聲吼了出來：

「爸，你說，我到底是那裏來的？」

父親擡起眼睛，竟是非常悲哀、又疲倦地注視着我。

「你一定要給我一個答案！」我逼了過去。昏黃的燈光下，父親弓着腰的身影格外傴僂起來。

而這個問題，顯然也讓他覺得震懼異常，父親低下頭沉吟着……

良久良久，他抖顫著說出一句話：

「依存在主義的說法，人是與他出身之荒謬的恆久對抗！」

然後，他在母親的陪伴下，蹣跚地向臥室踱過去。

我的母親，責怪又不解地看著我，終於扶着父親，一步步走進臥室。回身的時候，她砰地一聲，順便把房門帶上。

一瞬間，臥室內又傳出了對奕的聲音。

10

「他們老了，所以你要原諒他們。」種植痲竹的沙丘上，推着腳踏車的孟浩行

說。

自從那天晚上見過我父親之後，竟日我都不能集中精神。這樣連續數日之後，或許是覺得自己快發瘋了，我向公司請了事假，開了七八小時的車，我在一處荒涼的海濱找到過着隱士生活的孟浩行。

「我知道他們老了……」我說，這一個星期來，我覺得最不能接受的事實，就是眼見父親已是個昏瞶的、毫無招架之力的老頭子了。

「那麼，爲什麼不能原諒他們？」孟浩行眼望大海，平靜地說。

想起當年，我最佩服孟浩行的，是他與我一樣具有叛逆精神（雖然比起他，我懦弱又易於妥協得多）。如今叛逆的年代過去了。我們這一輩人紛紛搭上機會主義的順風車，於工具理性的生涯中飛黃騰達之際，他卻仍在海濱墾荒的日子裏默默證實他自己。

「但是，已經不是原諒不原諒的問題囉！」我搖搖頭，沮喪地告訴孟浩行。

廿幾年前，孟浩行曾與我父親爲了一點小問題爭辯，而終於被我父親拎着棒子趕出門牆。那時，少年的我站在院子裏尚未成蔭的軟枝黃蟬底下揮着手送他。

「那麼，問題又是什麼呢？」孟浩行煞住腳踏車，偏過臉來問我。

「哎，」我搔搔腦袋說：「說不出來嘛……」事實上，我約莫知道自己說不出來的是什麼，大概是一種失望的感覺：而自從月前我用電腦證明出自己是一台電腦，我仍有份忽忽若狂的希望，以爲父親手上或許握着一串鑰匙、我生命之謎的鑰匙。自從那天晚上我回了一趟家門見過父親之後，我便處在一種漸悟之中，我終於漸漸醒悟到父親的有限與無能(他最多只是訂購了我，他的智力卻不足以創造我)，因之便也痛苦地發現父親只是個顢頇、口口聲聲唬人的生命計畫的老小子；就像我曾經以爲過去我在父親的陰影下掙扎了這麼多年，今後也將於他陰影的遮翳下生活一輩子，其實這長久以來，我只是誇大了他的假相而已。而那個假相、我以爲曾經是我痛苦之源的假相，更精確地說，乃是支撐我一路向前的動力。如今，父親的假相已被我輕易推倒，但是，當那個假相再不能阻擋我、或支配我的同時，它從此也不能推動我向前。從此，我有的將是更深的迷惑；從此，我亦必須獨立去面對屬於我自己的生命（或者，屬於我自己的程式）……

原來，打敗父親並不難，問題是，那之後呢？

從此以後，我的假想敵就是自己了。

如今，我覺得孤單又驚惶，深恐自以爲的生命至此便棄我而去！

這一霎，我鼓足勇氣，向孟浩行提出我心中最終的疑問，「到底，有沒有這種可能？」我問他說：「我，只是拼裝起來的一台電腦，不是你我一向觀念中的『人』，那種女人懷胎十月生養下來的人？」

「你是說，你怎樣都不是狗娘養的，那類罵人的話怎樣也不適用你？」他彎下腰拍拍手掌上黏附的砂粒，擡起頭來含笑問我。

「你怎麼確定自己是人呢？」我沒有笑，板著張憂慼的臉孔，我繼續逼問他。

「老實說，小老弟，我並不在乎自己是拼裝起來的、還是家母生下的；我在意的，是不屈不撓，縱使這個舉動終被視爲無效，」孟浩行繞過腳踏車，舉起後座上的鋤頭，往沙地上一耙道：「也得不屈不撓！」

我必須坦白地說，他的話太富玄機，絕不是這個時候我紊亂的心情下所能夠聽進去的。這些地方，他還是很像我父親，他們仍是一類的人（我眞不知道他們當時爲什麼要爭辯），對我，這類的論調永遠顯得空泛，也的確遠水不濟近火。

「是不是科幻小說寫多了？」他關心地回身注視我，問我。

「還是，小老弟，你也快要步入中年危機啦？」說着，他帶領我走進他自己搭建的茅舍。泥巴地上，一羣孩子哇啦啦叫着：小的光着屁股，大的幾個正在搶奪半根甘蔗。孟浩行走過去，連忙把小的抱在手裏，一面喝斥泥地上打成一團的孩子。這一刹那，我突然覺得自己十分可笑（這一趟巴巴地跑來求教其實也很可笑），我的問題的確與他不同；我的中年危機——如果有所謂中年危機——亦與他截然有所不同。無論他的話語聽來如何空泛，他仍於現實生活中辛苦地活，在離泥土不遠的日子裏踏實地做一個人，而地上一堆孩子，便是他眞實活着的一羣賴不掉的佐證吧！

而我，一向輕鬆地過着自以爲愜意的單身男子生活。電腦工程師的高薪優職之餘，與趣來的時候，更把我周遭的人物改一個面目就放進我科幻小說的磁碟，其中不摻雜任何感情的運作。甚至誤以爲經由這樣機械、隨意、愛之欲其生的主人翁製作過程，自己便也如假包換地創造了人，卻不是地上那堆哭起來只會令人心煩意躁的孩子。

而這一瞬間，站在孟浩行的海濱茅舍之前，望着那一片無垠的潔白砂礫，我突然憬悟到了我從前畏懼解剖室，還以爲自己害怕的是面對屍體、更害怕面對死亡；其實，恰巧相反，我艷羨的才是死亡，因爲有了生命才會有死亡。同樣的，我從前認爲自己厭恨殘肢斷骸，其實我缺少的或者渴慕的，正是那裏面曾經包裝過的生命——而那屬於生命的、脆弱的、血汚的本質，亦反映出我刻板的、程式的、無血無肉、無傷無痛、亦永遠難以面對生老病死的——不足吧！

「哎！你們城裏人，是該要常常到鄉下度度假才行！」走出他的海濱茅舍時，孟浩行拍拍我的肩膀，對着比來時更迷惘的我誠懇地說。

11

度假，這倒是一個不壞的主意。此時此刻，我或許需要的正是換個環境休憩一番，然後，心裏的疙瘩便自動解開了也說不定。

於是，我向公司請准兩個禮拜的假，帶着我簇新的電鬍刀與因着受寵若驚而雀

躍不已的巧玲到那濱海的、蓋有幾幢四合院甎瓦屋的濱海度假勝地住了一陣。

想不到，自從住進那四合院的嶄新瓦屋，我只覺得滿心的彆扭，甚至我本欲藉度假來忘懷近日纏繞我的這一場惡夢的願望也立即落了個空。而最可笑的是，儘管我一本正經——在那用噴漆繪製上樹紋與年輪的雕花木器以及那紅甎打造而爐心卻通電的仿製土竈之間——尋尋覓覓，我竟然找不到一點思古的情懷。不久之前，這曾是我衷心嚮往的，所謂科技與自然、文明與古雅的微妙配合。現在看來，竟只顯出我自身一向的虛僞造作而已。

其實，我不過重新證實了我近來的假設：我，不論是一台超級電腦還是一個塑膠盒子，我的根柢就在科技文明；什麼鄉土、什麼樸拙、什麼泥巴的芬芳、什麼菜根的香味，其實與我都離的很遠，根本無法有筋骨裏面的相親。其實說穿了，我的筋骨，就是塑膠；我的心靈，就是矽片！而諷刺的是我還曾經僞裝過喜愛自然、關心生態，僞裝過充滿自省、反機械文明的現代人。早知道，我老早就該痛快地去買一把電鬍刀。

幾天下來，最讓我大吃一驚的是，那個寶貝蛋巧玲，那個愚蠢、庸俗、裝腔作

勢、嗲聲嗲氣的巧玲，在那壓克力的樑柱之下反倒自然無比。甚至她高興起來就摸着腳趾（塗滿鮮艷的蔻丹！）一陣亂搓的動作亦不是那麼粗鄙，而她渾身的脂粉、香水、義乳、束腹之類的玩意兒也與瓦屋裏精心擺設的緞帶花、貝殼燈、塑膠盆景、仿古牛車輪等等十分相得益彰。就在那假兮兮的背景之下，她無虛矯的快樂、她無掩抑的欲望，竟這般理直氣壯——眞令我又妒又羨起來。

枕着她豐腴的胳臂，聽着遠處海邊驚濤拍岸的聲音，這一霎，我爲我先前蔑視她、自以爲比她高明的心思暗自慚愧着……

也就因爲這樣的自覺，我竟變成一個無能與不舉的男人嗎？

而蹊蹺的是爲什麼，只有在我這樣軟弱的時候，我才眞正欣賞到巧玲的好處？亦只有當我無力凌駕她無能征服她的時候，她做爲一個女人的溫柔（甚至她那溫暖的母性本能）才漸漸地、一點一滴顯露出來？

那天晚上，我握着她的手，任由遠方浪花的衝擊逐漸變成和緩的低語、變成撫慰的催眠曲，我竟睡了一個多日來難得的好覺。

12

度假回來之後，我待在家裏的時間愈來愈長。

病假、事假、所有可用的假都用光了，現在，甚至連打電話請假的這一道手續也被我自動免去，對我而言，思索出自己的身世比履行那些日常瑣事重要亦有意義得多！

接下去有一天，或許是悶在家裏悶煩了，砸爛掉家裏那台分明有逾越之嫌——它每次都證出那令我心驚的結論，而意欲與我平起平坐——的私用電腦之後，我向家附近的一所教堂走過去。

其實，自從那日我無意間證出自己是台電腦，多少個睡不着覺的夜晚，我也曾爲自己腦海中詭異的念頭舉起手臂，作出各種天問的姿勢，預備向上帝抗議、爭取、甚至與師問罪一番。但再轉念一想，如果我眞是一台電腦、或者電腦控制的機器人，那麼，這樣的機器人是沒有上帝的——誰又聽說過，就連機器人也一併照看

的上帝？

那時我長夜苦思，思索出來的結論是：我恐怕還是要先做人子，有資格是人的兒子，然後，才有資格是上帝的兒子！

如今，懷抱着一顆混淆、破碎、卻依然饑渴慕義的心，我站在教堂門口，站在「我是罪人」白背心的行列中間。過往的行人指指點點地訕笑眼前這滑稽的隊伍。

在路人不懷好意的目光下，奇怪的是我並沒有什麼尷尬的感覺。此刻我心裏想的是，如果是我，我該穿着一件什麼樣的背心呢？

——我是機器人——

那時候，人們豈不是要哄哄的笑起、笑的加倍大聲嗎？

跟着那隊虔誠的教友我走入教堂，一節禮拜下來，我彷彿只聽見兩個字，彷彿有某些人、某些生物生來就「屬靈」。我眞是說不出有多羨慕（或者更貼切地說，是妒嫉吧！），對我來說，這種屬性就讓他們平白地高人一等！

而我，我的屬性是什麼呢？是矽？是纖維玻璃？還是某種更進步的金屬料？奇怪的是，儘管我永遠也不可能「屬靈」，但當我聽到他們在反覆吟唱詩篇時（是大

衞的詩嗎？），竟令我心中微微刺痛起來：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歲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各人最穩妥的時候，眞是全然虛幻。……」

虛幻、虛幻、一切都是虛空，因此我想到自己空空如也的肺腑。然後，我想到那部老掉牙的電影「綠野仙蹤」，裏面有位沒有心的稻草人，難怪他活的了無生趣，是嘛！誰能爲我塡充一顆眞實的心進去？

「……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他們吟唱着。

跪在聖壇上，這一霎，我竟潤濕着眼睛，小聲囁嚅起來：

啊！求祢，我的造物主，求祢面對我！或者是，讓我聽聽祢的聲音！我的軀體、我的意念、我的知覺、甚至我的經驗記憶，全是祢給的。但爲什麼，我永遠打不破祢我之間的扞格？（見過能與其設計者對話的電腦程式嗎？）爲什麼？到了此刻，我仍無法匍伏在祢的跟前，從此信靠、追隨祢，再不懷疑祢爲我創造的世界？（難道在我的心底——至今我依然固執地——寧可信仰那套硬邦邦、冷冰冰，卻毫

不依賴任何權威的電腦邏輯?)

「……牧場上，凡是屬於主的羊都強壯……」教衆攤開膝上的聖詩，歡欣地齊聲頌讚。

「我的弟兄看我爲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爲外邦人。」我低頭翻動聖經，一顆淚珠恰巧滴落到眼前的這句經節上。

從教堂裏走出來，我頗爲悲哀地瞪着公園裏徜徉的人。好像在不久之前，我尚與他們一樣，是個沾沾自喜的中年男人，極具身價也待價而沽的單身漢。曾幾何時，我生活的帷幔就快落下了(啊！我多希望能寫一本叫「文明落幕記」的科幻小說，但願，我所經歷的，都只是一篇科幻小說的素材！)，而可歎的是儘管已到這般遲暮的地步，我最關心的，仍然是自己可有機會成爲一台前瞻性的電腦，而不只是功能性的。換句話說，我是不是只能在原有的程式裏自給自足?還是多少別具一點創意、多少有一些自由意志、有幾分誰也無法預知的可能性?——這意念佔據我的心，彷彿讓我捨此皆可以不顧起來，而奇怪的是，奇怪的是於這麼大的虛空之後，這似乎仍是我拚命追尋、希望終於能掌握、對我重要無比的最後一點意義！

沿着公園，慢慢走到大街上來，經過商店時，我對着橱窗內的一面鏡子，捏住自己近日來急速鬆垂的腮幫，看着裏面泛青灰的微血管，啊！我多希望其中有那儘管是脆弱無比的生命！由此，我想到自己往昔製造的那批科幻小說，雖然充其量不過是堆垃圾，出書之後也常因爲內容荒誕不經而遭到某些衞道人士的謾罵，但，身爲作者的我，每次出書之前，卻都有幾分莫名其妙的依依不捨，彷彿一旦成書之後，書就從此有了腳、也有了自己的生命。而這時候，我倒希望我的造物主對我也有這般的期許與這樣的放任，如此，即使活在某種既定的程式裏面，我仍餘留有一絲可憐的尊嚴！

總之，覺得自己是可預期的，這本身就是一齣悲劇；而活在一個既定的程式裏，也無論如何，都是一份注定的失敗了。但同時，在這樣狹隘的、走不通的死胡衕裏依然困獸猶鬥，這事件本身，又算不算得——我這個電腦——所可能成就的一番意義呢？

公司告訴我，我已不用再去上班。

信箱裏躺着一紙通知，解雇的原因乃是曠職太多。人事室並附了折合兩星期薪水的一張支票作爲離職撫卹金。

兩天後，何技佐與王技正帶了一簍水果來慰問我，順便告訴我了些公司的傳言，人家說（包括公司裏的人事經理也這樣說），我的腦子有病！

我想，我是眞的病了。

當四周突然安靜下來的時候，我頻頻聽見自己身體內的臟器摩擦聲。當然，我現在已經知道那不是臟器，嗞嗞作響的乃是電線短路，預示的可能是機件的某種故障吧！

總之，近來的我感覺自己正在飛快的報廢之中，或許，知道的太多或者思想的太多並不是什麼好事。眞的，最近我無端失去胃口，老覺得悶悶不樂，也提不起精神回巧玲的電話，甚至我一向堅挺的鬍鬚，都一根根半截斷裂下來。

那天，我買了束鮮花，又到醫院的實驗大樓（度假回來後，那裏已是我唯一樂意去的地方），探看那隻大家都叫它「電腦」的白老鼠，它是所有老鼠中最聰明的

一隻，去的勤了，它彷彿解事一般默默注視着我。有時，還會跑進我的掌心，友善地搓動它的小手小腳。而這一次去，竟只剩下空的籠子。管理員告訴我，是注射了太多促進它智力的藥物，竟如此，也導致了「電腦」瞬間的衰老！

我帶去的那束鮮花，就躺在空空的籠子裏。

從實驗室中走出來，花白的太陽光底下，管理員說的話還在我腦後迴旋着，他說什麼快速的成長與快速的衰老，本是一體兩面。但是，對我而言，或許並沒有衰老，只是淘汰與報廢的過程，而無論如何，當我既有的程式已負載不下我快速的運作（大量的思考），我知道，那可能就是故障的時候。這個當兒，最值得我擔心的，是被釜底抽薪，撤換我的軸心記憶，那麼頃刻間，我就變成另一台電腦，或者更精確地說，變成另一個電腦人；然後，不知道要再過多久，在什麼樣的機緣下，我才能重新思索起我這身世之謎。必然又要一點一滴地重新來過、重新搜集着片段的線索；然後更可悲的是，亦同樣的，在正要思考出某種具體的解釋或結果之前，又由於超出自己的極限而造成短路。這一而再的短路、一而再的撤換，代表的正是電腦界汰舊換新的過程……

——電腦界，王技正告訴我說，本是短命的行業啊！

或許，就在這傷懷又失意的心情下，正午日影中踽踽獨行的我，竟想到近來我那周而復始的夢境——看過「積體電路」嗎？——像一隻十四足、十六足、廿四足、廿八足平伸的毛蟲，刹那間，那樣的毛蟲直立了起來，活像是站起來的一副骨骸，於是，我便這樣搖搖晃晃走了起來，走入人羣之中、走在高樓大廈的陰影下。但是，這樣的我，空揹着一副骨骸的我，根本不是社會的產物，當然也不是父母的產物。表面上，我扮成都市裏的知識分子（甚至很時髦地自以爲是個駕着跑車的中年雅痞），實際上呢？我沒有所屬、沒有所歸、沒有成功、沒有失敗，是個沒有女人的男人、沒有父親的兒子，當然不用說，我也註定將永遠沒有子嗣！

而在這個節骨眼，坦白地說，我也曾自私地想過，或許試圖找個女人（最好是巧玲）生下一堆孩子，這才是自己唯一的救贖。而讓我相信某個方顱圓趾的醜怪小孩就是我的兒子，這件事其實並不困難。女人在做愛時不是都善於作態，很會假扮高潮嗎？那麼，只要讓一個女人流着歡欣的眼淚告訴我她懷孕的消息，然後，讓我在某家產科醫院目睹某一名啼哭小兒呱呱墜地的過程，我必然死心塌地相信，相信

那孩子是我的。

但是，天啊！我怎麼知道誕生下來的是什麼？會不會，仍是一台機器人或電腦人呢？（誰又知道，生育的過程是受什麼樣的電腦程式控制着？……）

想到毛蟲又生下千千萬萬隻十四足、十六足、二十四足、二十八足的小小毛蟲，這恐怖的景象，終於讓烈日下的我在大街上一面喊叫，一面抱頭狂奔起來！

14

我愈來愈疲倦，連出門的力氣都沒有。既然那台多年來一直是我生活重心的家用電腦已經被我親手砸爛了，多數時間，我便都在瞌睡中度過。有時侯精神還好，我就靠在躺椅上翻翻報紙。

今天，打開報紙，頭條新聞是某家大電腦公司決定讓度其對一些軟體的專利權，而幾家小公司便像蒼蠅見了血一般地一哄而上。放下報紙，我幾乎啞然失笑，我想的是我自己，關於我，我這個電腦人或者機器人的專利權誰屬呢？

呵呵，這眞是個有趣味的問題，或許也牽涉到一番商場上的廝殺。而我，這麼聰明的我，這麼進化的我，自然就是刀俎之上，那塊鮮艷欲滴的肥肉囉！

我的口涎從嘴角滴里搭拉一路流下來，刹那間，我竟倚在報紙上盹着了。睡夢中，我覺得自己像「大國民」那部電影裏的報業大王一般垂死呢喃：

「玫瑰花苞、玫瑰花苞……」老人游絲一樣地咿唔着。

卻沒有人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至於我，我將呢喃些什麼呢?或許是——

「九百萬分之一、九百萬分之一……」

到那時候的我自己，恐怕再也不會明白這代表的是重要的、重要性超乎一切的機率了！

所以，趁着我還清醒時，我要趕快寫下這些，或許就是我最後一線的希望——是，還有九百萬分之一的機會，我仍是一個眞正的人。老實說，我還是最願意做人，做個有情有義、有血有肉的人，卽便是個糟糕的人、討厭的人、愚蠢的人，都沒有什麼關係吧！

但是，我想，這麼衰弱的我——最近閉上眼睛，常有一些短路的火花在眼前跳躍——是沒有什麼機會了。

15

「九百萬分之一、九百萬分之一……」我在夢囈裏喃喃叫着。

當我偶而清醒的時候，我便誠心誠意地想：

倘若那九百萬分之一的機率竟然出現，而我眞有做人的機會，我要，我一定要學着去愛巧玲，無論如何，她都算個沒啥心機的傻女孩；或許，到那時候，我也應該帶着巧玲去拜見我的父母，無論如何，他們都算卽便有些剛愎、卻不失善良的老人。

16

「九百萬分之一……」我在夢囈裏喃喃叫着。

什麼叫做清醒呢？

而我的清醒——就是我更深沉的——夢寐吧！

我的夢，也愈來愈恐怖、簡直像眞的一樣恐怖起來：譬如現在，我就在一個可怕的夢裏，我夢到自己已是一台扭開了的電腦，螢光幕上不斷地跳出字幕，在我的盒子外面，所謂我的讀者，正按着所謂的鍵盤，隨心所欲發出指令。而恐怖的是，就在讀者們自以爲吹彈得破的肌膚外面，隱隱然地，我卻又看見了另一雙按鍵的手。

「恐怖啊！恐怖啊！」我抱着我的塑膠頭殼大叫起來。

PS讀者諸君，你現在知道爲什麼這篇科幻小說讀來有些機械，因爲，好笑啊！這是電腦寫的。充其量，達到我想像力與創造力的高峯，也只是一台學到如何寫科幻小說的電腦。（而現在，更不堪的是，終於可以自動跳出字幕的我，已淪爲一堆故障後的報廢機件了……）

不過，經過我這坦誠的自白，我親愛的讀者，你可得要小心啊！當心於你那沾

沾自喜的心念之外，在那更高的層次之上，也有一雙自以爲是在彈琴的手呀！

送一束鮮花，擺在我面前，好嗎？

七十五年八月四～十三日中國時報

作者簡介

平路，本名路平，山東諸誠人，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生於高雄，臺灣大學心理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數理統計碩士。現任職於美國工程與經濟研究公司，業餘從事創作，出版有小說集「玉米田之死」。

窺夢恨

裘正

一　第五號程式第一段實驗……

「那雙眼睛，可怕而無形，時時刻刻都在觀察我們，不論在任何地方；那雙可怕而無形的眼睛……」

吳示存失神的望著天花板，口中喃喃自說自的，蒼白的臉孔，高瘦的身軀，在略呈陰暗的燈光下，令人有一股說不出的詭異。

張學禮似乎也感染到了幾許不安的氣氛，神經質的朝四週看了看：「夠了吧老兄！你最近怎麼老是怪怪的？」

示存一言不發，朝張學禮盯著，突然黯然說道：「你們不會了解的！」

張學禮實在有些受不了了：「到底是怎麼啦？你一直強調是有人在監視你，這又是怎麼搞的？說出來我或許也可以幫你啊？」

「這……其實這也不能說是被人監視，只是一種感覺，一種越來越強的感覺，我感到那雙無形的眼睛，可以讓人無可遁形，逼得人透不過氣來！」示存沉痛說著。

張學禮看到這種情形突然有所感觸，當他回憶在很小很小的時候，他還記得他很怕黑，每天晚上睡覺時，一定要母親在旁陪著，有時還要點著盞小燈，這樣他才能安穩的睡到天亮；總之，那時他很怕黑暗，黑暗中似乎藏著許多像鬼之類，令人驚惶不安的東西；隨著年齡的增加如今已好久沒有那種感觸了，這下卻被示存給喚起，張學禮霎時突然感到毛骨悚然，令他渾身都不自在，幸好那陣恐懼，立刻就被理智給克服了，於是他又恢復了原狀，但卻又興起了一股好奇心，他想吳示存總不至於還和小孩子一般吧！

他馬上又迫不及待的問道：「你說不是有『人』在監視你？而只是種感覺？！」

他的態度似乎給了吳示存一些信心。

「嗯？應該說是我感覺到的，而不單是種『感覺』；我想不可能是『人』。」

「我們一般所謂的『人』！」示存小聲地說著，好像惟恐被其他「東西」聽到。

「那麼你認爲是什麼在監視你的一切呢？」學禮也故意把聲音放低，小聲的問道。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強烈感覺到！」示存看了學禮一眼，惟恐他不相信；馬上又說：「我感覺到不只是我，每一個人，都被無形而可怕的眼睛盯著，每個人都如同螞蟻一般，每天忙忙碌碌的，那雙可怕的眼睛就這麼一直盯著，沒有人發覺，大家就像螞蟻，生活在平面上，也不知道『他』下一步會採取什麼行動？」

「你是指外星人嗎？」學禮沒好氣的問著。

「也許吧！這實在是很不好形容；反正你是不會了解的。我只感到……感到那股無所不在的威脅，似乎，它已超越了我們感官之外。」示存感傷地說著；他擡起頭，希望能從學禮眼中，得到些他所期望著的認可。但是他失望了——張學禮簡直受不了這種詭異的氣氛，他突然笑了起來：「我想你一定是看了太多的科幻小說

了，什麼外星人啦，異次元空間啦？這些只是平時的消遣罷了，趕快回到現實中吧！」他輕拍示存的肩膀：「不要再疑神疑鬼的！」

示存卻只是默默看著他，並不說話，張學禮反倒有點不好意思；他站了起來，不自然的朝窗外看了一眼，外邊一片漆黑，除了蟲鳴，什麼也看不到，他想開口打破沉默，可是一接觸到示存那對充滿神秘的眼睛……，張學禮只好無奈的拍拍屁股：「走啦！你也別胡思亂想了。」說完，張學禮高大的身形，在示存眼前，慢慢模糊……消逝得無影無踪。

不安！一股強烈的不安，逐漸從他心中侵蝕，擴散，不久，全身彷彿都感染上這可怖的情緒，示存渾身都有股很不舒服的感受，好像他已經通體透明，任那詭秘的窺者恣意察看，他只有繼續呆坐在那裏，不久示存突然發覺，似乎好久都未入眠了；「對啊？只要入眠了，就可甩開這惱人的糾纏！」他自言自語著，可是怎麼也百思莫解，他爲什麼不記得什麼時候睡過？這種感覺的確奇特極了，因爲示存實在想不起來睡覺的滋味！

不久他依稀記起，幼時？（一個未知的年代）每晚入睡時，如何受到黑暗恐懼

的煎熬，然後光明來臨了。太陽帶給他暢快，喜樂，可是如今卽使在白天，他都強烈感到，感到那股冰冷的目光，滙在身上，示存實在受不了了，甚至有時他會幻想，幻想自己的不存在；對！只要是不存在了，那恐懼便沒有意義了，永恆的解脫？但是他卻不能肯定，在睡著的狀況下，是否能去除心中這塊陰影，或許現在的他，就是在睡夢中而不自知；總之，示存對一切的一切，都開始覺得眞假不定了；唯有這股突如其來的超然感受，讓他身心舒暢，他的臉上終於現出了一絲珍貴的笑容，好似黑暗中的一點光明。

二 第二段實驗……

示存發覺自己正在街上走著，那股被監視的感覺仍然使他渾身不對勁，甚至剛開始，他還想躲躲藏藏的，但是當他發現這樣也無濟於事時，他也就放棄了先前的打算，但還是顯得有些沮喪。

七五年的臺北街頭，熱鬧紛雜一如往常，示存就這樣漫無目的，在街上晃著，

他見到路上匆匆的行人，眉宇之間，總是透著幾許無奈，示存突然又聯想到了螞蟻！那些在隊伍中疲於奔命的小生命；他不禁用力甩甩頭，甩掉這可怖的聯想，尤其是當他感到每個人都被那雙無形的眼睛觀察而不自知時，他簡直快瘋了。

「難道這就是先知的痛苦？」示存不禁問道。這時他一點使命感也沒有，有的只是恐懼，於是示存開始愈走愈快，似乎唯有如此才較容易不那麼緊張，可是他也不禁迷惘，他將走向何方？難道，是在黑暗前方，那遙不可及的光點？示存努力向前走去，黑暗依然從四面八方圍了過來，彷彿在逼他後退放棄，他也終於放棄了。

眼前又回到了街頭，示存看見前面騎樓下，擺著一個算命攤子；命理、卜卦、手相面相，一幅大型的招牌上正畫著人臉的細部圖，一股神秘感在示存心中油然而生，他不禁在攤子前面停下了腳步，好奇夾著神秘，竟把他剛才的不快沖刷掉了。

攤子上坐著一位世故的中年人，戴著一副黑色的太陽眼鏡，那張飽受風霜的臉，此刻正堆滿了笑容：「唉！先生，要卜卦還是算命？」他向示存點著頭，奉承地拉開攤前的椅子，眼鏡後的那雙眼睛，正靈活的在示存臉上打轉。

示存被他看得渾身不自在，只好馬上說道：「我看還是卜卦好了。」說著便有

些沒來由緊張起來。

「好，好，本山人一向鐵口直斷，不知先生所問何事？」算命先生此刻正緩緩拿起三個古錢，放在一個龜殼子裏。

「嗯……，是不是問任何事都可以？」示存關切問道。

「那當然了，而且只要心誠，一定準確，不準不要錢！」算命先生把握十足地說著。

於是示存終於下定決心問道：「你能不能幫我算算看，是不是有人在觀察我和其他的人？……」示存吶吶說著。

「你是問有沒有被觀察?!」算命先生驚奇的看著示存。

這大概是他開業以來所遇到最奇怪的問題，可是沒辦法，只好替他卜了，他簡直難以想像待會兒怎麼分析。

只見算命先生凝神靜氣，口中唸唸有詞，然後把手中的銅錢搖了幾下，往桌上投了出去，如是者六次，然後看著畫出的卦沉吟不語，示存則好奇地看著他，耐心等著。

良久算命仙才緩緩說道：「先生啊，卜得的本卦是䷋否卦，互爲䷴漸，變爲䷢晉卦，此乃由逆轉順之象，惟過程中似有進退，我想並沒有人在「觀察」你罷，可能是你的心理因素！……」

「不！你胡說，我明明感覺到被人觀察！」示存突然激動起來了。

算命仙被他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可是卦上明明這樣顯示的嘛！」他還是保持著職業上的矜持。

示存看了看卦突然說：「你瞧！本卦爲否變爲晉，否爲陰陽不交，故主隱，晉爲否之晉，其上有離爲眼，其下爲坤夥，還說沒被觀察？」示存憤怒的說出他的看法，倒使得算命仙一時無話可說。

算命仙把眼鏡放低斜瞅著示存：「閣下原來也學過易經？」

示存經他這一問，心中突然覺得迷惘，他自己也不記得什麼時候有學過這種學問，可是剛剛又是怎麼回事呢？示存實在感到古怪極了，不安在這時開始感染上全身，一股股沒來由的出現，他慌忙看了算命仙一眼，後者仍瞅著他不放，示存在彼此目光相接剎那間，頓時覺得這目光異常熟悉；對！就是常出現在內心深處的那對

神秘目光，他登時冷汗直冒。他立卽採取了行動，宛如一隻受驚的貓，在算命仙驚訝的神情下，沒命的逃去……

三 第三段實驗……

「珍如美麗的倩影，出現在示存家門口。」以往每當到了這時候，示存心中都會有股濃郁甜蜜的感覺，他會認爲這段時光是異常珍貴的；這時珍如的身影又朦朧出現了！對示存來說，這簡直美的如夢幻一般，驀然——那雙無形可怕的眼睛，在他心中昇起，使他全身顫慄，「他！他又在觀察我了？」——這時電鈴響起；怎麼辦？示存急得慌了，他不願意被人觀察到和女人在一起的情形，尤其她是他內心所喜歡的，因爲在這種情況下，他會格外沒有安全感。

電鈴又再度響起，也再度折磨著示存的心，他又感到——強烈感到，那雙專注的眼神，好像是在示意他快去開門！可是他偏不！示存不禁固執得閉上眼睛，絕不！他甚至因此而感到快感。可是電鈴這下又急急響起，「不！不要逼我！」示存

受不了，大叫起來。

「示存，是我啊，怎麼不開門？快嘛！」珍如在外面氣得大叫。

示存仍是不作聲。

「示存，你再不開門，我就要走了哦？」珍如給了他最後通牒。

這時示存感到那雙眼睛更加專注，於是他也決定更堅決下去，仍是不作聲。不知過了多久，彷彿歷經了無數個沉寂的年代，才聽到門外珍如氣極了的聲音：「吳示存，我知道你在裏面不出來，告訴你，我走了；再見！」於是門外又恢復一片靜寂。

示存長長地吐了口氣，的確這下子似乎是比較輕鬆些，現在，珍如的走，帶給了他強烈的失落感，縱然一切都是這麼沒來由，以及無奈。他對那雙可鄙的眼睛，打心底厭惡著，剛才故意不讓珍如進來，就是爲了不讓那觀察者適意如願，對此示存心頭竟有了些得意，雖然他爲此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可是在當時，他也只有這樣做了，一切都好似命中注定了一般；「啊！珍如，原諒我吧！我不是有意的！」示存此刻只有在內心吶喊了。

但是那雙眼睛，打從他意識到它的存在，就沒有辦法擺脫那種糾纏，此刻示存反而感到那雙眼睛，似又露出嘲弄的眼神，好像正爲先前的那幕感到好笑，還是在暗示示存永遠逃脫不了的命運！

一股怨憤從示存心中衝起：「我一定要擺脫掉！」他大聲喊著，可是似乎只要示存肯定自己存在著，就沒有辦法擺脫掉觀察，那雙可怕而無形的眼睛，似能看透示存一切的存在，這點使得他深深痛苦，他甚至認爲，就是因爲能感受到觀察者的存在，才會這麼痛苦，像一般人就是因爲未曾感應到，所以他們從來也未因此而苦惱，示存這時反倒有些羨慕他們，羨慕他們的快活、自在；快活自在的鴕鳥?!示存霍然開心起來了！「快活的鴕鳥！」他喜悅的喊著，因爲他知道自己不是鴕鳥；鴕鳥主義將使他理性蒙羞，他不可能成爲鴕鳥，所以他痛苦。

好在示存已經想到了對策，他有辦法不被觀察，那就是「隱形」！徹徹底底隱形起來，因爲他確定那時他是存在著的，而且是透明的、無形的，唯有如此，他才能快樂。

可是要如何才能辦到呢？對了！示存想到，若是有天他不存在了，那是不是所

有的一切都沒有意義了?也就是什麼都沒有了，至少對他來說確是如此，一切的一切，必都將化爲烏有!所以示存正式向自己宣告他將隱形，他瞅著那雙在自己內心中的眼睛：「你將再也沒辦法觀察我了!」

他要用心靈上的力量來達到。

四　第四段實驗……

示存突然發現，自己正走在一條陰暗的巷子裏，好像是爲著某種目的，反正他就是這樣走著，他感到自己似乎輕鬆多了，卽使走在這麼陰暗的巷子中亦然，示存心中雖然仍有著被窺視的陰影，可是他卻蠻不在乎，因爲他感到——強烈感到自己卽將隱形。他發覺自己好像有些緊張。

然而一幅示存不太高興的景象，慢慢出現在他眼前，愈來愈近了，他竟然看到珍如正和一位陌生的男子走在一塊，一路上還有說有笑的，從巷子的另一頭逐漸接近。這情況的原因示存心中自然明白，但在此時，他卻不願和他們見面，他有股鬥

敗的公鷄般的喪氣感；他絕不能讓頹喪的情緒佔據他全身。

他們走近了，連談笑聲都可清晰入耳，示存開始不由自主後退著。

示存知道這時必須隱身了，他緩緩靠近了巷邊潮濕陰冷的牆，把全身包括頭臉都貼著牆，他把自己想成一隻變色蜥蜴；牆邊有水滴下，示存視線開始模糊，他感到自己彿然開始變色了，連血液也宛如牆壁般陰冷起來。

聲音開始更加接近，談笑聲、腳步聲，交相傳來，示存開始把身子越貼越緊，他感到開始隱形了；朦朧中……他們來了，腳步聲、談笑聲……就在示存右側，他們來了……一切都在朦朧中……

珍如悅耳的聲音逐漸遠去，良久!示存才慢慢挪動身子。

天啊!他喜悅的想到：「他們沒看到我?!眞的隱形了!」示存從來都沒像這一刻這麼喜樂，他知道他一定會辦到，雖然一切都來得這麼……奇特?!

五

午後，聯邦企業集團的科技大厦頂樓。

這會兒許多位由各工商組織特派的代表，正齊集於此，大夥兒似乎都顯得有些激動，聯邦集團的商管部主任——賈豪正堆著滿臉的笑容，領著衆人，沿著長直的走道，向位於盡頭的「資訊暨生化實驗室」走去。

賈豪今天似乎特別高興，中等略顯發福的身軀，也表現得格外有精神，每當公司有新市場要開發，往往都是由他出面充當發言人的角色，賈豪總把這項工作當成榮譽來看待，當然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尤其是這次，特別顯得意義非凡。

這下子衆人也已經走到實驗室門口了；好奇、緊張伴隨著每個人起伏不齊的呼吸，這些看在賈豪眼中，可眞有說不出的刺激、興奮，他可眞愛極了這份差事！

「各位來賓！」賈豪先象徵性地喊了一句，讓大家注意他。四週果然頓時靜了下來；每個人都表情專注在賈豪臉上。賈豪依然陪著他那副習慣性的笑臉說道：「相信各位都已經瞭解，本公司所推出的革命性產品——『生化電腦人』的各項功能和優點。」賈豪故意頓了頓，又繼續說道：「當然！我們這次推出的生化人，是多功能的，它不像傳統的機器人功能是固定的，它是多樣性的，只要給它輸進各類

資料，它簡直就是活生生的人！」「它甚至可以當秘書！」大家聽到這句話，哄然笑起。

「它是科技的突破！我的意思是說它已經『人性化』了！」賈豪愈講愈得意。「也許各位會有疑問，畢竟本公司只給予各位簡報。」「爲了使各位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他這時加重了語氣，「所以本公司特別安排了一系列的實驗，也請列位參觀參觀……」

在大家好奇心差不多到達巔峯時，賈豪故意略帶神秘色彩地宣佈：「在這扇門之內，正在實驗的就是生化人『人性化』的測試。」

說著賈豪就緩緩推開實驗室的門，領著衆人一擁而進，衆人登時感到眼前一亮，實驗室可比走道上新奇多了，偌大的實驗室，卻出奇安靜，一切全是自動化，五顏六色的儀表，在衆人眼前閃著，平添了許多熱鬧的情趣，大家很快就發現到安置在實驗室中央的巨型球狀的玻璃罩，於是都不約而同向前移去。

在巨型玻璃罩之中，靜靜躺著一個「人」，至少它和罩外的任何人，在特徵上並無不同，但是大家還是立刻就意識到，它就是方才賈豪口口聲聲提及的「生化電

腦人」！它穿著一身白色，靜靜躺在雪白的儀器板上，「睡」得好沉好沉，唯一令人覺得有些觸目驚心的地方，就是它全身都連著許多導體，而且頭上還罩著一具半圓型銀盔；這時賈豪帶了兩個著研究服的人，輕輕走了過來。

「來來我給各位介紹一下，在我左邊的這位是沈卓博士，右邊這位嘛是程昱博士。」沈卓程昱禮貌性的向衆人點點頭，「各位有什麼問題，可以向這二位請教請教。」說完賈豪向沈程二人示意，便向旁邊站開了。

這會兒想發問的人可多了，雖然簡報每個人都看了，但是好奇心卻也更加濃厚；這時高星電子會社特派專員何田首先發難問道：「請問貴公司這次技術上的突破，和傳統上有什麼最具代表性的不同？」說完，何田總喜歡用他那對小眼向四週打量一番，他這一問使得羣情更爲高漲，於是他滿意的站了回去。

沈卓仔細聽完後，略略頷首說道：「本公司這次技術上的突破主要是在人工智慧上具體的人性化發展，和以往有著極大的不同。」他停了停；四週似乎一瞬間靜了下來，於是他又繼續說了下去：「最主要的地方是軟硬體的合一，也就是說，不像傳統上以生化而構成電子元件，這樣耗電太大且開發空間狹小。」

他吸口氣鄭重說道：「這次我們把一切的結構訊息，都以程式轉換，寫入所合成的DNA密碼上，再利用半自動合成的方式組合整個『人』，它也是經由類似蛋白質三級結構組成的，由胺基酸到立體蛋白質結構，和生物體相似……」

這時沈博士的話聲，已被羣衆的驚歎聲所掩蓋。的確？這聲明令人覺得不像是在製造機器人，而像是在複製人，大家已然不由自主，開始議論紛紛。

像是早已意料到了衆人的反應，沈卓鎭靜地高聲說道：「各位不要緊張，它終究只是生化機器人，畢竟它的DNA是我們所組合的硬體程式，整體上的組織功能和我們不同！如它的思想範圍受人控制，而且體內各器官，不！各組織元件也和我們人類完全不同！」

衆人的情緒漸漸穩定下來，賈豪這時趕緊堆著滿臉笑容靠了過來岔開話題。

「各位來賓！現在就請我們的程昱博士，爲我們概略說明一下，本實驗室的實驗狀況以及目的。」

程昱扶扶眼鏡框，慢慢答道：「本實驗主要是測試生化人的內在思想一切可能的傾向，尤其是……情緒！……」

他小心看了大家一眼，除了用情緒二字外，他也實在想不出其他的表達方式，幸好這次來賓們都較習慣，不致太敏感。

程昱表情有些尷尬地接下去說：「對了，各位別忘了，它是具有相當人性化的，我們是將程式訊息傳入它的腦中，令其如處在夢幻中，然後由這些『輸入』的內容，和它的腦起種種反應，而加以探測！」

「那爲什麼，輸入背景要定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呢？我是從實驗程序簡章上看到的！」說話的是位謹慎的女士，衆人都不約而同的朝後看看，原來是政府研究部門派來的梅萍女士。

「這時代背景所代表的意識型態，對本實驗有著根本的影響。」程昱坦然地繼續回答道：「這主要是利用人文時代，在科技的衝突下，人心的意識趨向所可能達到的邊緣狀態作爲輸入情緒！……」

程昱看到大家滿眼茫然，只好補充說道：「就是在客觀影響之下，令其達到非理性、非邏輯的狀態！」他儘可能地解說著，但是他也明白，光這樣要讓人完全了解是不太可能的。

「讓生化電腦人進入非理性狀態？」人羣中果然有人在議論紛紛了；「十足人性化？……」人聲越來越紛雜！……

程昱還在繼續：「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是我們經過專業人員透過電腦統計，認爲最具……」人聲終於鼎沸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了。

「各位請安靜，最後一段實驗馬上就開始了！」賈豪及時出面；人聲逐漸消失。

「請各位就座吧，機會難得！」

賈豪仍是堆著充滿商業味的笑容款款入座，然後向沈、程二人揮手：「可以開始了。」

沈卓、程昱彼此對望了一眼：「科技秀?!」

燈光頓時暗了下來，巨大的終端螢幕慢慢出現，然後開始顯象了。彷彿經過漫長甬道，衆人在純立體的精密感受中，開始有了奇妙的感受，誰也分不清是進入了某人的夢中，還是自己在夢中，一切都似在朦朧中……

六　第五號程式第五段實驗……

對示存來說，隱形就是快樂的泉源，這下子心情可輕鬆多了，毫無負擔可言，他像隻小鳥般的逍遙，他走在路上，即使見到了認為是熟識的人，也不必點點頭或揮揮手，反正沒有人能看到「我」；這樣子心中可舒暢多了，尤其是，那盤據在腦海中，可鄙的窺者，也拿他沒辦法？至少他認為如此，這些都使示存興奮莫名。

這時他也注意到了，他在一棟大廈的頂部花園，微風徐來，很令人適意，示存覺得好自在，自在得理所當然，他甚至從不會懷疑，自己怎麼會在這地方出現？一切都令他感到理所當然。

至於那股被窺視的可怕感覺，示存儘量不去想它，反正自己已經能隱形了，又何必在乎這些令人不快的敏感呢？

此刻示存正擡頭看著天空疏落的星星，一絲絲寂寞伴隨著他，在示存心頭顫動著，這時示存反倒看得更起勁，他希望借助這些星光，在心頭燃起一絲熱鬧情緒，

但是在不知不覺中，寂寞卻更深一層地佔據了他的心靈；無可拔除的孤獨啊！

驀然，在灰黯的夜空中，似乎有異狀出現了，起初是灰濛濛一片，看不出什麼輪廓，但是正逐漸加深，夜空中的星星漸漸褪色；示存眼睛眨也不眨地凝視著空中異象，他不期望會出現什麼，縱然他心中已有了他不肯承認的答案，但是空中的異象終於凝聚成形了，雖然還不很顯明。

天啊！示存隨著這聲驚歎，身子正不由自主往後退，他看到一雙灰白的眼睛輪廓，巨大而神秘，越來越大，顏色正慢慢加深，彷彿離他愈來愈近了。

就在示存身子貼到牆角時，一雙巨大可怕的眼睛霍然成形，幾乎佔去了天空一大半的視野，發出神異深沉的光輝，正緩緩向示存逼近，詭異的氣息，迎面壓來；示存簡直被壓得無法呼吸，「不……不要！……」示存歇斯底里地大叫起來。

「示存……示存……」低沉的呼喚，折磨著示存的心。

「示存……不要再欺騙自己了……你躲不了的……躲不了的！……」

巨大眼睛正逼視過來：「你無路可走了！……」聲音似乎起自深黑的夜空，又彷彿發自深沉的內心，使示存渾身震慄，他真的已經無路可退了！

他不相信這是眞的……不！……

「不？……」他突然奮身衝起……墜下……從二十層樓樓頂，像顆呼嘯的流星；他感到那對巨大神秘的眼睛，仍在對他凝視……直到深沉無底……

七

實驗室中突然鈴聲大作，腦波顯示儀和生理顯示器波形都已超過了最高指標。

「馬上停止實驗！慢慢將它甦醒。」沈卓立卽下令，手下工作人員立刻開始執行。

「它一旦甦醒，會不會造成什麼不良影響？」程昱不安地說著。

「那你認爲該採取什麼措施？」

「我想目前只有將『夢』的一切資料輸入它的腦中，令它感到剛才的一切都只是『夢』，這樣或許好些！」程昱口氣有些急。

「好吧！」底下工作人員已經執行！

這時玻璃罩中的生化人緩緩自牀上坐起，賈豪和參觀人士，都已圍著玻璃罩，瞪大好奇的眼睛；沈卓、程昱也立卽趕到，四週靜得出奇，沒有任何人吭聲。

它慢慢睜開眼睛，視線還是很模糊，但頭腦已能思考，它記得自己叫吳示存，這是「我」的主體代表，它已是十足的人性化了；剛才的那幕情景，還深深留在腦海中，它不安地轉轉頭；告訴自己：「啊！剛才只是場夢，只是場夢……現在我已醒了?!」視線開始清晰……

示存心中現在是充滿了慶幸！慶幸剛才所遭遇到的，原來都只是場惡夢；可是……視線完全清晰……它怔住了。

它看到「他」被一羣「人」包圍住了?每個人的眼睛……示存突然有股被愚弄的感覺……不滿佔據胸膛……它霍地衝了過去——衝向人羣；砰！它撞到了特製的玻璃罩！

「我和你們拚了！」它大聲吼叫，死命向玻璃罩踢打。

玻璃罩外卻靜得出奇；每個人都驚得呆了！大家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我和你們拚了！……」吼聲再度響起，渾似巨雷。

突然，示存臉上出現了一絲無奈，至少給予每個在場的人，都有這種感覺；它漸漸靜了下來，此刻示存心中眞的充滿無奈，它知道這次不是夢了，所以只有一條路可走了。

看到生化人靜了下來，賈豪也回過神來，他正準備招呼人進去罩中處理，這時……「啊！……」一聲女人的尖叫令他立即回過頭來，衆人也不由自主驚叫起來，他看到……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個生化人竟然噗哧一聲，用雙手拔斷了自己的頭，一剎時，「血」噴得罩中到處都是；又有好幾個人吐了出來，不單是女人；實驗室立刻亂成一團。

沈卓及時回過神來：「各位不用驚慌，它只是一具機器人啊！」這番話立即發生效用，許多位來賓臉上逐漸恢復血色。

「天啊！」賈豪瞪著天花板失神地喊著。

他實在沒料到會有這種事發生，但也只有硬著頭皮撐下去了。他見到衆人都恢復正常了，立即抖擻精神走了出去，堆著輕鬆的笑臉：「非常抱歉，令各位受驚了，這只是實驗而已……實驗而已……沒什麼。」

他擦了下額上的冷汗：「請各位跟我往這邊走，我們順便再去看看，生化人實際上的功能！」

「不會再有剛才情形發生吧?!」人羣中梅萍不安地問道。

「不會不會，保證不會！」賈豪笑著回答。

「各位請跟我來，待會我們還要各位估價估價……」衆人隨著他擁出門外。

實驗室中只剩下程昱、沈卓等一班人了。

沈卓輕拍程昱肩膀：「怎麼啦？瞧你悶悶不樂的。」

「它死了！」程昱吶吶說著。

「唉！它只是個機器人！何必這麼在意？」「只是平白損失了一台，不知還能不能修復？」沈卓有些惋惜。

程昱突然激動地說道：「那我們和『它』的界限在那裏？難道我們就不會是別人製成的生化人嗎？你何不想想我們自己的DNA遺傳密碼？……」他這番話一霎時使沈卓內心感到震慄。

「生命的意義何在？」沈卓歎了口氣。

程昱茫然地說道：「也許，存在本身就是一場夢吧！」

作者簡介

裘正，浙江紹興人，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生，新竹明新工專電機工程科畢業，現服兵役中。平日喜愛哲學書籍及寫作，「窺夢恨」爲其對外發表的第一篇小說，並獲七十五年中國時報科幻小說獎。

腫瘤

范盛泓

我把一切研究的資料、數據、材料、結果，全部銷毀！唯獨留下這日記的原稿……就當作是另一種藝術收藏品吧！這是唯一能找到的理由了！

2017。7。27。（一）

二十一世紀初，腫瘤依舊肆虐在人類身體內，毫無任何收斂的跡象。雖然，雷射三度空間切割技術的開發，使得腫瘤的切除能有數位化的精確度！但是，在癌細胞與人體內正常細胞仍找不出一絲明確的差異！因此就連電腦也無法分辨何者是敵？或是友？

而在二十一世紀，輕微放射污染的人類身體，更近似於一個動盪的國家！隨時會有一些正常細胞背叛自己的身體，投入癌症革命般的行列……

毀滅它們，似乎是我們人類唯一的選擇……

2017。7。27。（二）

目睹這由布索圖教授屍體取下培養的腫瘤活體，突然有股衝動想記下這一切！但實驗室現在實在很亂，龍之介一個人又不知道在忙什麼？教授的屍體也還沒處理！不過那種支離破碎的屍骸，處理起來也頗費周章的！

總得要幾天，這一切才能安頓下來吧！

2017。8。12

會來這實驗室，是因志村龍之介的緣故！這麼突然沒頭沒腦的敍述，是唐突了些！

實驗室的事，大致都安置妥當了，教授的遺體，我們沒有作進一步的研究！事

實上也毫無任何意義！我們將那那些殘渣收拾銷毀，只留下培養箱中那些腫瘤塊，在培養溶液中微微地浮動著……想像力豐富的人，大概會聯想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東西吧！

一切都恢復正常，不過也只剩我跟龍之介兩人了！會有好一陣的空閒吧？我想？

決定將這兩年的經歷作一番簡略的記載，倒不是什麼研究報告之類的！布索圖教授的實驗，沒有任何一個學術機構會承認的，這點倒成了唯一的眞理！哈！只想，留點痕跡對自己作個交待吧！雖然所有同學、同事都認爲我在浪費時間……不多扯了，該言歸正傳了：

會來這個實驗室，都是因爲龍之介的關係！寫著、寫著他又在叫我了！從某個角度，他似乎眞的把我當成工友一般！

PS：下次記得別再閒扯一大堆的！

2017。8。15

志村龍之介是以前醫院同事！〇八還是〇九年認識的吧！東大醫學院畢業，生化與神經學雙博士……好像是這樣沒錯！

他的長相斯文、濃眉、紅唇，頗有日本古代貴族那種氣質，不過也有許多人在背地裏說他是變態！的確，他那抹了白粉似俊俏的臉相，看久了，是會讓人無由地開始不安……

或許同是東方人吧！後來我們成了朋友。他果斷的行事跟我審愼的思維，倒使我們在手術控制室小享盛名！我常想他在雷射切割時的那股陽剛與狠勁，或許有日本武士道的基因吧！至於我嘛！嘿，慢慢來，不急！中國人不流行這一套！

布索圖教授的理論，也是龍之介告訴我的！當時我正準備申請到太平洋研究所再進修，當我聽他說：腫瘤是一種進化上新的生物，而且是層次更高的生物！我幾乎笑岔了氣，任何人都知道癌症是一種退行性的變化！怎麼可能是進化上新的生物？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可是當龍之介繼續說下去之後，我開始害怕了！

首先，癌細胞本身就是來自生物身體的細胞！它並不是外來的侵略細胞。其

次，在基因上，癌細胞擁有極近似體細胞的遺傳密碼，只因它們的來源相同，所以沒有任何一種物理或生化方法，能將它們從體內廓清。其三，由於外在環境的改變（其中大多來自人類的力量），使得環境中異常變因增加，造成腫瘤發生的相關增加！這點似乎又很接近進化的特質！

而我如此爭辯：腫瘤本身不具獨立生存能力，癌細胞基本上是寄生在生物體內。其次，它無法繁衍獨立生存的後代，它僅是自發性地從生物體內萌出！憑這兩點，腫瘤就不具新生物的條件！

但布索圖的理論指出：腫瘤是地球整個生物體系一種普遍的適應與進化，它不構成一種新的生命形態，但它卻是地球生命轉移過程中的一種過渡形式！

所以腫瘤或不足以稱之爲生物，但腫瘤人卻有可能是進化中被承認的過渡生命形式！龍之介更指出，這是數十、數百世紀來演化上的一種競爭，但由於腫瘤的進化未完全，所以所得到的結果都是死亡！不過或許在數十世紀後，這進化將成功，屆時將有一種新的物體，叫腫瘤！

聽完後，我張目結舌愣在那兒……只因，他無法證明他對，而我也無法證明他

錯！這解答在漫長的演化路上，誰也無法預估！

從此我就成爲布索圖教授的信徒了！

在布索圖教授的實驗室，兩年來我們用恆猴不斷嘗試找出一種能與癌細胞動態共存的生命形式；但都失敗了！我們三個也都很清楚，那只是一種妄想，沒有一種現存的生物能忍受那種變化！企圖將數千年的演化在實驗室中辦到，這的確是個神話！

於是兩年來的成績，只是統計樣本的增加罷了！沒有任何突破性的結果出現，而這是龍之介最不能忍受的。

一年前，布索圖教授也得了癌症，終於在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去世。在他的身上我們仍沒找到任何癌細胞進化的線索……只是他如願地，成了一團血肉模糊的腫瘤了！

2017。9。9

博士的腫瘤開始壞死……

有意離開這實驗室，並不是開始懷疑這理論，只是這實驗實在不具任何建設性與實用性！

龍之介似乎仍不死心，明天我會向他表明離開的原因！他似乎在著手設計新的研究計劃。有時，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那種莫名其妙的力量！

2017。9。10

龍之介沒說什麼，只要求我看完他設計的實驗後，才作決定！我想，反正也不差那幾天……

2017。9。22

當龍之介將實驗計畫交給我，我才發現這麼多年來，我從未了解過這貴族似的日本人！

我知道他哲學的修爲很深，但當看完他的計畫後，我就知道，我們兩人一定有一位的科學精神發餿了，而那一位絕對不會是我！

「以主觀的認知，去體驗癌細胞可能有的任何經驗形式。」

他居然以科學方式來設計一個毫無意義的人文主題！我並沒有多說什麼，只叫他好好睡一覺，準備明天大吵一番，如果明天他神志仍不清醒的話……

2017。9。23

頭腦很亂……居然被龍之介說服了……我發現，人類的基本困境，從來就不是一個科學方法所能解決與解釋的……至少到目前仍是如此！……被搞得好亂……

2017。9。25

實驗可能會在近期開始，仍未決定是否要幫他？我仍在思索那個問題……但至少我不會再阻止他，如果他堅持的話。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個人」的實驗，或許已超過實驗的領域了！得到的結果太主觀了！

2017。10。1

從某個角度，這實驗步驟倒有保留的價值！至少它顯示了人類某種不可理解的無理性與情緒化……

龍之介基本上是從哲學的角度來設計的，首先，他提出到目前爲止，人類所創造的哲學思維，似乎仍「很」不能滿足人類精神的需求……

雖然許多哲學的思索，其菁華奧妙卽在沒有標準答案……

但若如布索圖教授的理論：腫瘤在進化上爲一種高於人類的生命形式，則取自其可能存在的經驗形式，必有助於擴展人類非理性的精神視野……

但我相信那只是龍之介了解科學並無法加速人類進化的這個事實後，將對進化的強烈期望，轉爲浮士德般強烈的英雄意識。換言之，他只是想成爲第一位體驗這進化美感的人類吧！這也是他對某種悲壯美感的實踐吧？

實驗的設計理論上很簡單，就是想辦法將龍之介的大腦皮質與某個腫瘤連接在一起，讓龍之介去體會那腫瘤「可能有的經驗形式」，或者可說是那腫瘤的「情緒」吧！當然那必須是神經組織的腫瘍，否則就搭不上線了！

事實上，整個實驗中，我倒對龍之介的心態更感興趣一些……

2017。10。5

龍之介簽了實驗同意書，勢在必行的模樣……

我仍未作決定！

2017。10。12

簽字了！實驗預計在二〇一八年初！

2018。2。7

一切就緒。準備開始！

我們決定以龍之介的手臂橈神經爲目標，用連續的放射線誘導突變而產生神經細胞瘤！等這腫瘤成熟後，再移植到龍之介的腦皮質中，使他們融合在一塊，達到「神交」的目的。唯整個實驗過程，必須由我把關，護住龍之介的自主神經系統，使其免於癌細胞的侵犯，不過我實在沒有把握能支持多久？

2018。2。27

實驗開始！

2018。4。15

突然不想繼續下去！雖然一開始就深深了解到，自己只不過是龍之介剖腹式自戀情緒的「介錯」而已，一個背景，一種陪襯罷了……有一種強烈受騙的感覺！

昨天發現了神經組織的癌細胞！

2018。5。1

找到目標了，嚴密觀察中……另外，龍之介身上其他部分也開始發現多處原發性異常。

2018。6。12

兩人開始設計手術細節。

工作時，我們討論到布索圖教授的進化理論！龍之介認爲腫瘤這種新的生物，不再繼承地球原有的生命形態，它們沒有既定的基因組合，這是爲什麼數十世紀來它仍無法突破的原因！或許再幾十世紀後，它會剽取其演化母體的基因密碼，進而連接地球生物演化的主流。不過它仍將是最多樣性的，不具固定形狀，不擁有固定生命形態，甚至不執著於繁衍後代……所以其進化過程仍相當艱辛！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們將是最多變的一種生物，最深具多樣內涵的「哲學家」！

我認爲人類應不致於像布索圖教授說的，就如此消失！以後人類將有辦法把數十萬年發展出來獨特的智慧與邏輯，保留在電腦中，進而放棄肉體這種生存形態，將肉體讓給腫瘤那種混亂又毫無章法的生物！

龍之介卻認爲人類的精神層次，就純粹受困於這種有條理的理性思維！而腫瘤之進化關鍵，乃在於其「亂」！在於其「不按牌理出牌」！所以腫瘤是精神層次更高的生物！

最後我們都贊成，人類絕不甘於放棄數十萬年來自己經營的「理性」，所以進化將分裂爲理性的機械文明，與純情緒的肉身文明。人類的理性由於逃遁入電腦程

式中而得以倖存！但其人性卻被更龐大、更混沌的腫瘤思維所吞噬！那是另一種形式的「烏托邦」嗎？我們都不知道！

2018。6。21

龍之介身體其他部分已開始萌發癌細胞，我們正設法防止它們的蔓延……

他手臂那顆神經瘤，我們取名爲「癌腦」！乍聽下，眞令人不寒而慄啊！

2018。7。6

明天將取出龍之介手臂的那顆「癌腦」，移植到他的腦皮質區，這手術很複雜，我必須讓他的腦組織與「癌腦」只作「思維接觸」！而不能讓癌腦干預龍之介的生命中樞！

這幾乎跟揮刀擋住雨水一般困難！我想大概只能支持二十天左右，龍之介則希望我能維持到三十天，不過我實在沒有把握！

現在龍之介正在實驗室作最後的準備！我知道他是緊張的，只不過繁瑣的工作

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我也一樣！明知手術一作，他絕支持不到四十天，但奇怪的是，一點殺人的罪惡感也沒有！

2018。7。7

手術結束了，龍之介仍在痲醉期中。看來，「癌腦」已與龍之介的腦組織開始連接了……不過，癌腦本來就是他身上的組織嘛！突然有股想笑的衝動！

好累！但又不能睡！

2018。7。8

龍之介清醒了，「神交」開始了！

莫名地，我竟興奮地顫抖起來……在精神領域上，今天絕對比人類當初踏上月球更重要！

結果，龍之介的神志卻出奇地清楚，實驗失敗了嗎？現在還不清楚！

2018。7。9

實驗並沒有失敗，只是龍之介的腦神經尚未與「癌腦」神經突觸連接！另外龍之介的腦組織也有反射性的抑制現象……

只好再等待了。

2018。7。10

時間實在不准許我們多作等待！我已開始使用雷射切割保護他的自主神經系統，不知能支持多久！另外，龍之介身上也出現多發性相同腫瘤，我努力地維持他的生命。

龍之介則不斷嘗試進入「癌腦」的思維之中，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已不是任何人爲努力能左右的！

2018。7。11

絕不能失敗！否則太不值得了！龍之介更衰弱了！

2018。7。12

接通了!!早上 AM：11：19：37 龍之介的神志突然受到強烈的干擾！

他開始胡言亂語地發出許多無意義的單音！肢體作不規則的移動，我能肯定那些絕不是正常生物的神經反應！

2018。7。14

龍之介似乎極力想擺脫「癌腦」的干擾，表情顯得很恐怖！雖然他的生理狀況更糟了，但我仍隨身帶著槍！那是種莫名又強烈的恐懼……

2018。7。15

我相信，龍之介與「癌腦」已有某種程度的溝通，雖然他的行爲仍毫不可預測！龍之介一定發現，以前看過的所有哲學理論，全部無用武之地了！

現在，他已全身潰爛，成了不折不扣的「腫瘤人」！癌細胞已開始侵入他的自主神經系統！我努力地在清除，但那股惡臭，讓我很難繼續工作下去……

2018。7。16

龍之介已衰弱地無法站立，癱在手術檯上，渾身冒著濃汁……很難認出他就是當初那意氣風發，神采奕奕的青年！我相信，不出兩天，他就會整個爛了……

我仍無法知道他「溝通」的情況，所記錄的還是一些無意義的聲音與動作！或許我該看看腦波記錄，但我實在沒有氣力了……

2018。7。17

相信這應該是這日記的最後一頁了。

今天 PM：3：17：21，龍之介突然擺脫了「癌腦」的干擾，模模糊糊將我叫去……

「美！好美！」這是我唯一能聽得懂的話，看著他渾身腐爛怪物似的形貌，我突然順著自己的一股衝動，將他揹到實驗室的屋頂，把他倚在欄杆上……

可能是某種☆美學作祟吧，我竟覺得午後的陽光如花瓣似地緩緩飄動貼附在他身上，而地上他的影子，依舊是清晰的人的形狀……

他移動頭部，環視四周，慢慢地，我竟被那股似乎已掌握宇宙間美的神髓的氣氛震懾住了……

或許，眞的，數千數萬年後，地表上將充滿這腐肉般看來毫無理性的生物與哲學家吧？

接著，他倒在地上，大口地喘氣……癌細胞已破壞他的生命中樞！很快地，他停止呼吸，身體逐漸僵硬……只剩他滿身的腫瘤，仍緩緩地流出膿汁……

我低頭，開始大口地嘔吐！

作者簡介

范盛泓，桃園中壢人，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生，現就讀於中山牙醫學院六年級，正擔任實習醫師中，七十三年曾以首篇創作「問」獲中國時報科幻小說首獎。

袖珍人和發明家

誠然谷

一　袖

「他們也懂得怎麼做愛嗎？」

如果有面鏡子，我一定會看見自己的眼睛瞪得有多大，問這句話的嘴張得有多呆。

白玲是個奇巧多思的女子。我們從青梅竹馬起，這麼多年來，她發明的大大小小花樣，一件比一件神奇，可謂層出不窮。

可是今天，她小心翼翼地從一個大大的黑色提包裏，拿出四個袖珍人來，叫我

嚇了一大跳不說，還直楞在那裏，半天都沒眨眼睛。

白玲是不輕易露笑容的。見了我的反應，她倒嘿嘿兩聲，說：「瞧你！他們是活生生的，倒是你反變成了木頭人！」

那四個袖珍人，個子大概十五、六公分高。兩男兩女。皮膚都是嫩幼健康的色澤。一被放到草地上，他們就伸張手臂，有的打哈欠，有的揉眼睛，好像都剛在黑提包裏睡過午覺被弄醒了。

男的其中一個穿着紅白細格長袖衫，下着牛仔褲；另一個白上衣、土黃絨夾克、褐長褲。女的一個穿寶藍素色的旗袍，一個着鬆大的綠色套頭毛衣（裏頭是襯衫或內衣），下身也是緊身牛仔褲。

我們正坐在我家後頭的小湖畔。只有白玲和我。

我雖然同每回一樣，禁不住急着要問：「妳是怎麼製造出這些活小人的？」心裏也明白，問了也是白問。她從不解釋。

「這個是瑪莉，」他指着穿綠色套頭毛衣的說。「那是莫裘。」然後，穿絨夾克那個男的，「畢加」。牛仔男士，「姜尼」。

我仔細端詳他們。

顯然那兩個穿牛仔褲的是一對，挽着手，旁若無人的在草地上繞着四、五公尺圈子散着步。另兩個，女的斯文地坐在地上，男的立在她不遠處，望着湖，嘴巴動着。

「可惜，」白玲說：「他們講話，我們聽不見。」

「任何偉大的發明，都會有些缺憾，」我說。

「但是，我們說話，他們卻都聽得很清楚，」她繼續說：「只是，字句上他們明白，並不見得眞懂。他們也有記憶力，因爲是新鮮的，對我們說話的眞義，還摸不出頭緒，所以就沒有什麼反應。」

我一連串問到他們吃、睡等等免不了的問題。其實這些袖珍人，除了活下去，那些我們日常的瑣碎事，一概都不必操心。白玲這回眞是創造了一個空前的玩藝。

我之所以會問他們懂不懂做愛，是因爲我在這關頭，終於把視線轉回到白玲的臉上。

二 發

那張臉，我從八、九歲起就開始見到。

私底下，爲了它我曾一度又一度地投入愛情的狂飇，不知有多少回。

也許因爲比她小兩歲，年輕時心裏亂緊張，總也沒讓她知道。少年、青年期，她的美麗在鎮上、鄰居間，成了每天都要談論的名人。我尤其沒膽量向她吐露心思。

更何況她那個遠近馳名的霸王爸爸。他一邊把她捧上天，呼她公主什麼的；一邊又白天晚上盯着她，動不動就向她抽皮鞭。夜裏從她家傳出來的低泣和哀吟，更加使她變成衆說紛紜的對象。我心中爲了她，也不知流了多少刺痛的血。

才十六歲，她已長得豐滿嫵媚。眼睛看着人時，常使人要低頭廻避。有個賣西瓜的跟我說，她那高聳的顴骨，最叫人神魂顛倒。

在我那情竇初開的心靈裏，於是把那樣的高顴骨，看成一切女人性感的象徵。

也就是那一年的秋天，她給我看了她的第一個發明。

有一天，母親要我去買青菜，說路過白玲家時，應該默唸幾回阿彌陀佛。那可憐的無娘閨女，昨夜有人聽到她慣常的哭泣和皮鞭聲，中途，她卻突然嘿嘿的發出像是冷笑一樣的聲音。這使聽到的鄰居，以爲她可能在極度痛苦中精神上有所異常了。

出乎意料地，我卻在菜市場中見到了她。

她不但身上看不出什麼傷痕，臉上也如往常一般的紅潤誘人。每次我們際遇，我都自然轉頭不看她眼睛，而她卻總是會靜靜地面對我站一會兒，好像有話要說，又好像只是好奇。

「跟我來，」她頭一偏，似笑非笑地說。她左手提菜籃，右手提了個硬扁紙盒，大小同我爸上班帶的文件袋差不多。

我們默默走到淡水河邊。我的心猛跳，呼吸也不均勻起來。

忽然，她把扁紙盒放在地上，在上頭拉扯幾根細線，紙盒開始變形，膨脹。不一會，它長成跟她一般高，她也轉眼間不見了。

「妳在哪兒?」

「盒子裏，」她的聲音說。

「可是妳怎麼進去的，妳在變魔術嗎?」

她默不作聲。

然後，她慢慢地說：「小爵，只有你才看得見這個盒子，也只有你才聽得見我在盒子裏說話。我爸爸就不知道，也聽不到……」

我的心緒混亂之至。跟着她往淡水河走時，望着她黑亮的馬尾髮一左一右來回隨着她肩膊和長腿擺動，心裏漫起多種遐思，與奮得身上一部分開始硬化起來。她這一場魔術表演，叫我不知道怎麼去理解。

「妳出來罷，」我說。聲音帶有失望欲哭的微顫。

頃刻間，她又出現了；紙盒縮回到原來大小，提在她手中。

「我傷心，就進到盒裏，沒人傷得了我，也沒人看得見盒子。」

她嘆一口氣。

「小爵，」她又說，「你是我在這世界上的唯一朋友。只有你配知道我的秘密。」

我癱瘓了似的坐在沙上。嘴巴虛弱地什麼都說不出來，身上那一硬處，卻怎麼也軟不下來。

三　珍

「爲什麼一定要做愛?」白玲反問我。

我們都已經快要進入中年了。久長的關係，隨年月蹉跎，也有了一個定型。

我從不去找她。她來看我時，有時一年、有時半載，總是鬱結寡歡，總是對一段生活失了望。可是，每一次來，她總會帶一樁新玩藝。我們就繞着她的發明，消磨一個下午或黃昏。大概是每在她生命中失意的當兒，她的靈感就如泉湧，新發明總是有使她脫出陰霾的魔力。

在這樣的聚會裏，我們也不忌諱談到性。當然，那只是兩個社交上的朋友，輕描淡寫的，好比談起池中水草有幾許那樣的漠然。或者悠然，假如我們心情稍微開

朗些的話。

「你看他們不是很安詳，很愉快？」她說。

那原先坐在地上穿旗袍的女袖珍人站起身，從背後拖住穿土黃絨夾克的。莫裘和畢加。的確。

「妳還是沒回答我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們總是很親密。大概身體中的化學組合還沒有產生什麼變化。他們只需要親密，不需要別的。」

這四個袖珍人，實在是純淨美麗。白玲的手巧，又懂得打扮，手中做出來的人，當然也不會遜色。

「你看，小爵，姜尼和瑪莉要接吻了！這倒稀罕。你家這後院湖景，一定叫他們感動了。」

我喜歡看見白玲微笑。現在的年紀了，當然不會再對自己的生活階段作以一概全的解釋。還早幾年，感傷的情緒尚濃，就常跟自己說，我活着，就是在等待着見到白玲的下一次微笑。

姜尼兩手放在瑪莉肩上，嘴唇微動着。瑪莉迎頭向上，雙眼輕閉。

這甜美的柔意，在我心中撩撥起舊日一些私情的蛛絲馬跡。

白玲一手托腮，專注地看着他們。現在兩對男女都在作着長吻。她的眼，原已深沉，現在更叫人看不見她的神情。

「瑪莉喜歡看電視，」她說。「我給他們裝了特別敏感的開關。隨他們方便。」

他們接吻的方式，怪熟的。大概是電規上賣香水，還是牛仔褲廣告裏年輕男女那般模樣罷。

「姜尼倒老愛在屋裏東晃西晃。有時候跑到客廳裏的沙發底下，鑽進鑽出，跟自己捉迷藏……」

我輕輕「嗯」應着。白玲這樣平和的談話，是很可貴的時刻。能在她創造出來的袖珍人身上寄托一些心思，實在不可厚非。

「莫裘一聽到古典樂就高興得跳起舞來。她的舞出於自然，像芭蕾又像探戈，待會兒我讓她跳給你看……」

「我最疼的，還是畢加。他老是找個窗沿坐下，望着外面的一切：人、車、

樹、鳥。靜靜的好像一個學者。一有飛機飛過，你該看看他那翹頭神往的樣子，眞叫人心碎。假如他是個眞人，他就是我理想的男人……」

提到男人，我心一震。

白玲要傷我的心，何止像彈指那般容易。

四　明

我十六歲那年，終於下定決心向白玲示愛。

對她的癡戀，想去觸摸她的慾望，已使我食不知味，寢不得安。

用盡心機寫完了一封約會信，還沒來得及傳遞給她，媽媽告訴我，白玲失蹤了。

我們大概足有三、四個月沒有她的消息。她那兇巴巴的父親，忽然變成一個成天以淚洗面的憂人，到處奔走，托人打聽。一、兩個星期後，竟然病了，住進醫院裏。

在學校抽屜裏見到白玲的小字條，是個大雨滂沱的下午。我跑到植物園的小涼亭，全身濕漉漉。

那裏立着的竟不是白玲。

「不認得我哪?」聲音卻是她的。

我望着那深紅的唇膏和鬈曲的長髮。

「小爵，揉揉你的眼睛，」她鎭靜地說。

我揉揉眼。

她驀然變了樣。頭髮又紮成直垂的馬尾，臉上露出原來光艷的自然美。唇膏、鬈髮、耳環，都不見了。

「我能隨意變模樣，」她說。「要給誰看什麼樣，就搖身變成什麼樣!」

在雨中，她告訴我，即使可以躲在她發明的那個扁紙盒裏，她也再不能忍受她爸的虐待。

一個買賣皮件和地毯的生意人，救了她。他把她安置在一個公寓裏，她給他作伴，不愁吃穿。愛上學就上學，不也隨她。

可是她覺得無聊。

她愛上另一個男人，楊衣。

我聽不下去。

楊衣專門駕駛雙層翼飛機，給大片農田噴灑農藥。淡季時，他也裝載好奇的村人，來回低低飛過幾個村落小山，賺外快。

她說，不要走，小爵，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只有你才知道我的秘密。

我在雨中走了有多少時候，已完全不記得了。只到半夜雨停了才回到家。之後那場肺炎，幾乎要了我的命。

假如說，一個人的成長，必要經過一段覺悟，和自我眞實處境的面對，並且把狂妄的幻情燒成灰燼，才得從中解脫出來——那麼十六歲那年，可以說是我性格形成的一個轉捩點。然而，足足有好多年之後，我才漸漸的接受白玲堅持給我的地位，一個朋友。她總是在需要時，可以回來傾吐的對象。

就在我下定決心把自己的幻情鎖住的當兒，白玲又回來了。

這次，她在極度的刺激下，有點語無倫次。

她手上拎了個鳥籠。

「爲什麼一個男人出了點錢，就以爲他能擁有一個女人？」她幽幽地問。「什麼時候，一個女人才能擁有一個男人？」

她把黃色的小鳥從籠中放出來。

「你要這鳥不是鳥嗎？」她說，邊撫摸鳥的胸，然後用力揪動鳥的腳——鳥開始變形，就在我瞠目結舌的當兒，它已變成一隻黑茸茸巨大的毛蟲。

「還是，這樣子怎麼樣？」她又摸摸毛蟲——它外毛擠內毛，翻轉兩次，變成一條紅黃相間的小蛇。她把蛇拎起來，盤繞在她手臂上。

「記得楊衣嗎？」她問。

「那個農藥機師？」

「他死了，」她說。「他們在他飛機的殘骸上找到一個洞，汽油從洞中漏光了。有人猜說他掉下來不是意外。」

我聽她說事情時，總是不大作聲。

「那商人是有老婆有小孩的。可是知道我和楊衣的事後，居然也向我抽起皮鞭

子來。而且每天都要抽。」

我從來不知道商人的名字。她也從不提。

那條蛇，慢慢地沿她光滑的手臂上下爬動着。

那是我第一回在她眼角，看見淚的閃光。

五 人

「他們這麼活着，不單調嗎？」我問。

袖珍人們吻了之後，又牽手散步；然後又擁吻。

白玲默想片刻，說：「誰知道，也許有一天，莫裘和畢加不再相愛了，或是瑪莉也愛上了畢加，事情不是就會開始變有趣了？」

「妳喜歡他們的純和美，一旦關係混亂了，妳還會喜歡嗎？」

「袖珍人也會學的，開始時，一切總是簡單些……我要他們不學，就是我的自私。我當然可以把電視鎖上，把他們關在籠子裏——那樣他們會繼續快樂下去嗎？

我不知道。」

白玲說過，他們的身體不會變老，但是心情會因爲在世上活久了而慢慢老成。我想像着那樣心身不稱的情形。

眼看這些美麗的袖珍人，無所事事地、活生生地動作着，忽然悟到，白玲的發明，似乎總是爲了眼前此刻而發明。

爲了眼前此刻使白玲自己覺得愉悅而發明。

這些袖珍人的以後呢？

其實，我的操心大概是多餘的。因爲在那四個袖珍人間，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和姜尼（紅白襯衫加牛仔褲）卿卿我我的瑪莉，忽然朝莫裘和畢加走過去，她把正在說話中的畢加一把抱住，朝他狂吻起來。

姜尼回頭，追過去，拉開瑪莉，用力摑了她一個大巴掌。

莫裘朝湖走過去，畢加發着楞。

白玲雙唇微張，臉色頓時變得蒼白。

他們聽得見我們的談話，我們忘了。

白玲迅速把莫裘和畢加捉起來，裝回她的黑皮包，另外又從皮包裏拿出一個網球伸縮袋，把姜尼和瑪莉放進去。

「我看我最好還是回去了，」她說，「不能讓他們把我的心情砸了。」

六 家

我原以爲再也不會見到袖珍人的。一年、半載後，白玲再出現，天知道她又會帶來個什麼新花樣。

所以，當兩天後，白玲忽然半夜來訪，叫我眞吃了一驚。

她的臉色死灰，手中緊抱着那個黑皮包。

「我不知道怎麼辦，」她喪氣地說。邊從皮包裏拿出用蠟紙包的兩包東西。她把袖珍人平放在我書桌上。

他們與先前我見到的完全不同，都奄奄一息地躺在那兒，毫無生氣。只有瑪莉和姜尼，彷彿在鬥嘴似的，身體微微顫抖。

「兩天兩夜了，就這樣一起鬧脾氣，彆扭着！」白玲說。「我跟他們說死說活，也沒用。」

「妳告訴他們，妳我當時只是說假設的，他們不必當眞？」

「嗯。」

「妳告訴他們，這樣鬧，徒使大家不快樂，與妳創造他們的本意相違背，你可能考慮結束他們的袖珍人生？」

「我當然不能那麼殘忍的去傷他們的心。他們只不過是在鬧三角戀愛，你怎能說到那麼絕對去？」

「對不起，」我說，「我以爲妳創造他們，爲的是使妳自己愉快。」

「你想他們會把我當成他們的朋友嗎？」

「事已至此，妳只能這樣希望了。感情的事，一旦發生了，我看連妳這創造者也只能作壁上觀罷？」

我已有一整天的勞累，所以說服了白玲在我那過夜，我把臥房讓給她，自己就在客廳大沙發上睡。

天還沒亮，我聽到哭泣聲。隱約中，看到白玲披睡袍坐在書房桌前。

我扭開燈，走過去。

桌上一片凌亂。

袖珍人的衣褲到處攤散。莫裘爬在桌面，全身打哆嗦。畢加和瑪莉的身子都已分離破裂成好多塊。

立在桌角的姜尼，手中緊握着我的拆信刀。

袖珍人沒有血。可是桌上的慘狀卻是怵目驚心。

白玲抽泣不止。突然她搶過姜尼手中的刀，開始朝姜尼劈刺下去。

不久，袖珍人姜尼，也分肢解體了。

我手繞過白玲的肩，擁她在我懷裏。並托起僅存的莫裘，引着白玲往後院走去。

我們坐在湖邊，一聲不響地望着日出。

莫裘躺在白玲臂彎裏，喘着氣。

白玲凝凝的臉，在湖水映着金黃的反光裏，現出了一種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柔美。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她在我記憶中何止是個千面人；然而她的美是更深沉了。

白玲沒有再回到她自己的住處。好像很自然地，她就開始和我共同生活。她，和我，和傷心的袖珍人莫裘。

一個月後，我在湖面上看見莫裘嬌小的身子浮動着。她已毫無生氣。我就在一顆松樹後埋葬了它。

白玲不但沒有再問起莫裘哪裏去了，好像完全忘記了袖珍人那回事。

直到我們兩人都已白髮蒼蒼了，袖珍人也只是我逐漸衰退的記憶邊緣，那麼一點影子。在袖珍人之後，白玲也沒有再做過什麼其他的發明。

七十五年十月十六—十七日「中報」

作者簡介

誠然谷，本名谷文瑞，湖南來陽人，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生，國立成功大學企管碩士，現在美國麥當勞公司擔任經理工作。誠然谷在初中卽開始寫作，著有小說集「彩虹山」等。

迷鳥記

葉言都

熙明輪和一個中度颱風搏鬥了一天一夜，接近天亮的時候，終於脫離它的範圍。天亮以後，海面漸漸平靜，可以看見細長的黃褐色海草，隨著波浪起伏。上午八時五分，舵工杜茂財交班下來，在船橋外面發現一隻白底帶灰羽毛的黃嘴海鳥，疲乏的伏在一個角落。

好奇的舵工用一塊吃剩的麵包便把鳥誘了過來，抓起牠回到寢室。幾個沒有當班的新船員看見，七嘴八舌的圍上來，紛紛主張把牠吃掉，船上的廚子聞聲而來，走近一看立刻用帶著鄉音的大嗓門吼起來：

「蠢蛋！這玩意的肉又腥又韌，像塊牛皮，眞是吃你個鳥！你想吃，我還不給

你燒呢。」

一個小伙子不服氣的問道：

「老前輩，那你怎麼知道？」

「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就在溫哥華幹過這種蠢事啦。」

衆人一陣鬨笑，舵工等大家笑完了才說：

「我帶回去給我兒子玩。他養了兩隻小鳥，一直說牠們不夠大，這隻可夠大了。」

剛才那個小伙子又說：

「老杜，叫你兒子不要著急，他現在養的小鳥鳥當然不夠大，不過他能養兩隻，眞不簡單。」

這次笑聲比上次還大，舵工在喧嘩中找了一個紙箱，把海鳥放進去。鳥馴服的伏著，白羽毛在黑暗的箱子裏變成一團模糊的影子，只有眼睛炯炯發光。

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星期一：阿佛瑞德·賀欽森 (Alfred E. Hutchinson)

人叢中的桌子上兩頭各放了一隻橢圓凸殼的烏龜，中間盤著一條眼鏡蛇，頸子拉成扁平，高高矗起，蛇頭有時還微微的前後擺動，左邊的烏龜背上瑟縮的蹲著一隻黑毛小猴子。桌後打赤膊凸著啤酒肚的大漢用一枝細竹棍不斷的抽打小猴，一面大聲吆喝，一面比手勢，我雖然聽不懂他的話，也知道他是要猴子從蛇頭上面跳到另一隻烏龜背上。小猴子畏懼的看著蛇，遲遲不敢動，但棍子每打下一次，牠就全身顫動一次，不久牠顯然無法再抵抗，下定決心似的一溜煙從蛇後面跑過去，攀到另一隻烏龜背上，立刻雙手抱頭，預備挨另一頓棍子，觀衆大聲鬨笑，毫不同情。

忽然隔壁擺滿蝸牛和生菜的攤子裏冒出一片火光，我急忙偏頭去看，原來是那攤子炒蝸牛肉的鐵鍋太熱了，裏面沸騰的油燒起來，紅焰黑煙同時升起。掌鍋的中年女人只把鍋挪離爐子一點等火熄掉，完全不在意腳旁的瓦斯鋼瓶。我回過頭來時，又看到蛇店的漢子一手指著眼鏡蛇高高昂起的頭，口沫橫飛的說個不停。

在兩隻烏龜、一隻猴子、一條蛇空洞的眼神注視下，與四周人羣毫無禮貌的擁擠，刺鼻的油煙與加了香料的炒菜味，以及又快又雜排山倒海而來的外國話聲中，我只感到十分不自在，原來對異國文化的好奇心消失一空，然而柯爾曼這傢伙竟全

然無動於衷，他時而掛著一臉微笑的四下望望，時而和站在我們中間的吳先生談上兩句，用的也是本地話。這個搞情報的倒眞是名不虛傳，有他一套不受外界干擾的本事。

我漸漸不耐，指指桌後的大漢問吳先生：

「他在說什麼？」

吳先生忽然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他期期艾艾的說：

「他說，他說蛇血和蛇膽有益健康……」

柯爾曼哈哈一笑立即接道：

「這裏的人認爲蛇血、蛇膽、蛇鞭都是『補品』，或者更明白的說，壯陽藥。這傢伙剛剛說由眼鏡蛇擡頭這麼久都不放下來，就可以證明。」

我頓然領悟烏龜和蛇作爲男性生殖器的象徵意義，體會到吳先生的尷尬，也領教了這個國家最著名的首都六角廣場夜市的面貌。在世界的這個角落，人類竟以這種方式對待共存於地球上的動物！看著四週亂糟糟的一切，我不得不更爲那隻正在這個國家首都動物園的黃嘴鷗擔心了。

昨天接近午夜才抵達這裏，今天上午我們就看過那隻鳥了。牠是一隻雄性的黃嘴鷗，大約六歲，正當盛年，然而經過兩星期的隔離檢疫，每天在籠子裏吃飽了無所事事，牠的體能顯然因爲缺乏運動而尚未完全恢復，神情也有些不安，畢竟對牠來說，這裏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牠如果不是迷路，一輩子也不會來到這裏。

十幾天以前有一個颱風以不尋常的西南西方向進行，通過這個布龍島的外海，這隻正向西北遷移的候鳥，可能一不小心被捲進颱風的範圍，只得跟著前進，體力耗盡後身不由己的落在一艘這個國家的小貨船上，又不幸被船員捉住，帶進布龍國境。如果沒有這種遭遇，牠必然還在太平洋上翱翔前進，再有一星期就該到加西亞了。這種海鷗是候鳥，冬季在中太平洋的一些小島上度過，以捕魚爲生，每年三、四月之交開始遷移，經過幾千公里不著陸的飛行，五月初到達亞洲大陸的加西亞。這時牠成爲一種半內陸性的鳥，在加西亞的海岸、河川、湖泊、水庫裏都有分布，也什麼都吃，淡水魚貝、昆蟲，甚至垃圾都是牠的美餐。牠的卵產在水邊的樹林裏，等小鳥孵育長大後，約在十月下旬集體南遷，一路喧鬧的飛回原來大洋中的小島，年復一年，始終不變。

黃嘴鷗是我的老朋友，可是這一年來我都待在克奇玆，這種海鷗也大概有一年不見了。動物的地理分布眞有意思，在地球另一頭的我們克奇玆國本土並沒有這種鳥，但我國在中太平洋領有幾個地圖上都不容易找到的小島，卻是這種海鷗冬季的大本營。作爲一個鳥類學家，這是一種我認爲絕對不能錯過的研究對象，可是萬里迢迢的跑到一些荒涼的小島上做研究，非有充裕的經費不可，我們克奇玆動物學會想了很久，都籌不到足夠的錢，直到五年前，不知憑什麼關係，學會和政府訂了一個合約，一筆龐大的政府預算撥下來，指定要研究太平洋屬地的鳥。我們大爲興奮，就連那時入會沒多久的柯爾曼，都自告奮勇的要參加，會長大概是看他熱心又肯吃苦，就也把他選上了。

我們在中太平洋的萬頃波濤和三個芝蔴大的小島上總共工作了近四年，計畫的名稱叫做「天頂」。當年計劃一開始，海軍立刻調來三艘船，改裝完成後，一行人航向茫茫的大海。三艘船的船員雖然穿著便服，卻都是海軍軍人，只有我們這些研究人員才是平民身分。船上的設備新穎，有一艘還有一個直昇機甲板，生活條件也蠻舒適。

到達太平洋後最初的一段時間，我們不斷圍繞那幾個小島航行，慢慢拉大圈子，直到大約半徑三百浬時才結束。航行中每天從日出到日落，不斷的觀察鳥類，並且把看到的一切資料都記下來，包括鳥的種類、數目、動向等等。在廣漠的大洋上能如此無拘無束的觀鳥，是我們最愉快的一段時光。

然而好景不長，研究的第二階段充滿了血腥暴力。爲了取得海鳥的標本，我們配備了獵槍，預定見鳥就打，對學會裏的同事來說，那是一段非常難過的日子。我們都是因爲愛鳥才研究鳥，也才參加這個學會的，對於鳥類，每個人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克奇玆，大家常常帶了望遠鏡、錄音機去觀鳥，躲藏在距離這些靈巧的動物不遠的地方，屏息欣賞牠們在枝頭曼妙的舞姿，聆聽牠們引吭唱出的天籟之音，原是我們最大的樂趣，一旦要我們舉槍謀殺這些不知人類、槍彈爲何物的無辜動物，每個人都感到難以下手，最後柯爾曼建議把這工作交給船員才解決了難題，我們明知這是掩耳盜鈴，也只得由他去。

那些海軍卻巴不得以此爲樂，他們竟私下設定賭注，比賽起槍法來。船上的鳥屍馬上不斷的增加，我們也開始大忙特忙，因爲每隻打下來的鳥都要解剖採血，看

鳥胃裏有什麼食物，營養狀況如何，鳥身上有沒有寄生蟲，鳥血裏有沒有細菌、病毒等等，直到船上的冷凍庫裏堆滿了鳥類的樣本，這一階段的研究才告完成。我們如釋重負的啓航回國，回到克奇茲後把樣本送進海軍醫院做進一步化驗，大家才回家度假，正好趕上一個銀色的耶誕。

一個月之後我們再度出發，揮別白雪靄靄的克奇茲，由大西洋穿過巴拿馬運河進入太平洋。這次我們的足跡踏遍那幾座滄海一粟的孤島，在崎嶇的黑色火山岩上，我們大舉捕捉海鷗，爲牠們套上橙黃色的腳環，一直工作到四月初牠們集體北遷時才停止。這段時間這些鳥愈吃愈肥，每隻都漸漸脂肪豐厚，精神飽滿，最後到了那個牠們被體內神秘的生物時鐘喚醒的日子，大羣的海鷗朝西北方向碧海飛去，我估計有五、六萬隻。用雷達追蹤一陣後，我們揮別這個壯觀的景色，束裝返國。

第三次到小島是十月，四季的變化，對這些島嶼似乎並不發生影響，縱目所見，仍是一片碧海藍天。我們住在島上簡陋的軍營裏，每天站在懸崖上用望遠鏡向西北方眺望。我記得很清楚，那年十月十六日，盼望了很久的鳥終於飛回來，當大羣灰白相間的海鷗徐徐降落，年初我們在牠們腳上套的橙色腳環映入眼簾時，我內

心的興奮激動，實在難以描述。這些守信的動物，一年裏經歷如此遙遠的雙程不著陸飛行，竟能回到大洋中這片小得可憐的陸地，絕對不是我們這些自命爲萬物之靈的人類所能想像與企及的。

可是爲了研究，我們又不得不請小島駐軍那些無所事事的阿兵哥抓鳥。這些陸軍喜歡這種殘忍的活動絕不亞於他們的海軍同袍，他們用網捉鳥，捉到了就先扭斷鳥的頸子，放在地上再去捉下一隻。我們只有眼不見爲淨，躲進臨時搭成的實驗室，做接踵而來的解剖、採血等工作。

以後的三年中，我的生活都如此度過。增加的工作只有每年爲在加西亞孵出，隨著大羣飛回來的新鳥加裝腳環，和記錄多次飛回的舊鳥。漸漸的，我瞭解這種動物愈來愈深，對牠們也愈來愈敬佩。研究計劃將結束時我們估算，黃嘴鷗遷移時的準確性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七！

然後研究計劃就結束了，和它開始得一樣突然。學會分到一批海鷗的標本，另外一些則被國防部拿去，當然還有我們的研究報告，從此一切再也沒有消息。政府機關做事，往往如此，反正他們有的是我們納稅人的錢，不管多麼匪夷所思的計

畫，只要不貪汚浮報，又讓我們這些學術機構沾上點光，也就夠了。研究海鷗之後，我去年又接到一個交通部的計畫，竟然要我們「實驗並評估恢復在偏遠地區使用信鴿郵遞信件的可行性」，看在預算的分上，也只有去做。

我每天在東部山區和鴿子爲伍，正弄得暈頭轉向，有一天突然接到會長的長途電話，當天就被叫回會裏，又立刻被派來布龍，原來爲的就是那隻關在這布龍國首都動物園裏的黃嘴鷗。據說這隻鳥兩星期前由檢到牠的一個布龍船員帶進海關時，被海關扣留，根據我們克奇玆通訊社駐布龍國記者的描述，結果「引起一場鬧劇」，這個平日因爲新聞稀少而無所事事的記者把它當作一則趣聞發回克奇玆，會長和國防部看到這新聞，不知怎的認爲黃嘴鷗在遷移中能迷途到這樣遠的地方，頗有研究價值，就把我和柯爾曼派來，要我們查明這隻迷途鳥是不是當初我們詳細研究過的同一種鳥，並協助當地政府官員和愛鳥人士，設法把牠放飛，不要讓牠受到殘害；而我到了上飛機之前，才知道現在已經當上我們動物學會常務理事的柯爾曼，眞正的身分是個軍方的情報人員！他會說這布龍國的語言，也通曉此地的民情風俗。

飛機上柯爾曼抽煙喝酒，和空中小姐不斷開玩笑，表現得十分輕鬆，但和一個

認識了好幾年，卻一旦發現是個情報人員的人同行，我感到不是滋味，也難免猜測這趟布龍之行是否另有目的。這種心情持續到今天上午，當我在動物園看到那隻迷鳥的確是四年間朝夕與共的黃嘴鷗時，我才把對柯爾曼的猜測暫時放在一邊。畢竟我是個愛鳥的鳥類學家，而看來雖然少數布龍人例如吳先生已經有愛護動物的覺悟，可是冥頑不靈，有待敎化的布龍人更多，這隻命運多舛的黃嘴鷗既然流落至此，亟待我的援助，我自然義不容辭，絕不坐視。

我們終於排開人叢，坐上汽車駛回旅館。我在這個號稱擁有悠久歷史文化國家的第一天就這樣過去。或許一個初到東方的傳敎士，才可以瞭解我此刻的心情吧！

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星期二：吳國煌

作爲一個布龍國內政部環境局的基層公務員，承辦下這樣一個案子，本來就不是輕鬆的工作，現在我國友邦克奇玆的動物學會風聞這件事，又好意派來兩位專家協助我們處理，更使我感到戰戰兢兢。兩位克奇玆貴賓顯然都是眞正的專家，柯爾

曼先生甚至會說我們的話，先進國家什麼人才都有，基礎科學的研究和生態保育的經驗，更令人羨慕，就拿這次的迷鳥黃嘴鷗來說，我國對這種鳥的資料可說極爲缺乏，牠的許多習性還是今天賀欽森先生告訴我，我才第一次知道的。

這方面的研究落後還沒有關係，最糟的是我們這個社會裏生態保育觀念的落後，在這兩位聰明的專家眼中完全無所遁形。我們這些少之又少的環保人員平常的無力感已經很深，一旦面對幾乎什麼都知道的外國專家，專業知識不足還可以心安理得的向他們請敎，和他們一起碰上自己同胞的無知、愚昧，才眞敎人無地自容，只覺得辯解也不對，不說也不好。昨天晚上實在不該帶他們去六角廣場觀光的，他們，尤其是賀欽森先生這樣一位正直的學者，看見那種人類本能的慾望橫流的場面，在搖頭苦笑之餘，不知還會作何感想？對我們的民族、國家還有什麼評價？經過昨晚，我眞想在這次事件結束後問問文化部和觀光局的人，如果我再接待到一個外賓，當他說想利用自由活動時間到富有我國文化特色的地方走走，或者看看我國的庶民生活時，我究竟應該帶他到哪裏去，才不致於丟了國家的顏面？

還好今天早上我去旅館接他們時，他們都沒有提昨晚的事。上午我們第二次去

動物園，仍然是廖園長親自接待，園長對兩位外賓非常客氣的表示，在暫時寄養的時間裏，動物園將盡力照顧這隻黃嘴鷗，缺少的專業知識，將向兩位外籍專家請敎。柯爾曼先生問到動物園是否希望長久飼養這隻鳥，園長很官式的回答說，因爲這隻鳥原來是被海關沒入後送來檢疫與寄養的，自然仍應該由海關「依法處理」，不過動物園一定「全力配合實行上級的決策」。兩位外賓對這個答案顯然不太滿意，我看出這種情況連忙打圓場，建議先去看看黃嘴鷗的現況，其他的回來再說。

鳥被關在動物園的一個備用籠裏，正在吃園裏餵牠的鯡魚，由牠乾淨利落的動作，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牠原是一隻強壯靈活的海鷗。我們站在籠外邊看邊談，賀欽森先生說這種海鷗是他的老朋友，他曾經花了幾年的時間詳細研究過。這位毫不做作的學者今天領帶都沒有打，在棉質襯衫外面罩了一件土黃色法蘭絨外套就來了。柯爾曼先生則自謙他只是個業餘的愛鳥人士，對鳥本身懂得不多，接著爽朗的笑道：

「動物學會裏的專家雖然人才濟濟，卻也不能沒有行政人員。我自問專業知識比不上阿佛瑞德他們，但到處募捐、跑腿、做公共關係、和社會大衆溝通，倒還派

得上用場。」

他神色一整的繼續說：

「這是我第二次到貴國來，十年前曾經在這裏學過布龍文。依我的淺見，貴國現在生態保育的阻力仍然很大，環保單位做事，難免有礙手礙腳的地方，所以容我建議，任何對這隻迷鳥的處理方法只要是合乎保育的理念，都要趕快進行，免得橫生枝節，增加困難。」

我認爲他的話的確有道理。從我們環保人員的立場看，黃嘴鷗這個案子本來非常單純：有一隻鳥因爲迷路飛落到我國的一艘船上，被船員帶進國內，爲了保護國民的健康和國土的環境，這隻鳥應該檢疫，檢查出有病的話可以先試著治療，治不好便只有焚燬；如果檢查結果沒有病，則爲了保護這隻迷鳥與維持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聲譽，應該把牠撥交適當的單位例如動物園去飼養，或者在牠的健康復原後放飛，讓牠回到自然的生活環境裏去。

可是牽涉進這件事的其他各方面卻不這樣想，他們每個都有本位主義的一套。原來撿到鳥的熙明輪船員杜茂財是個粗人，他把鳥放在一個紙箱裏帶上岸，只想拿

回家給小孩玩，但在通關檢查時，被大濱港的海關人員輕易查到。那個拿起鷄毛當令箭的年輕關員叫謝睿生，他堅持這隻鳥因爲沒有產地證明，也沒有申報進口，是非法私貨，必須予以扣押。據說雙方當時鬧得非常不愉快，杜茂財跳腳大罵，說那麼多走私都不抓，他撿到一隻鳥就犯法了？謝睿生當然也不甘示弱，說他身爲公務員，必須依法辦事，私貨查不查得到是一回事，只要查到了，就得扣押，杜茂財大吵大鬧是妨礙公務等等，兩個人簡直就要打起來，警察連忙上來維持秩序。

正鬧得不可開交，衞生署的人員也跑上來表示意見，說從外國來的動物，不要說是走私被扣，即使正式申報進口，也要先行檢疫，確定健康無病後才可以放行。吵到最後，鳥終於被扣下來，並且立刻由海關裁決沒入，交給衞生署檢疫。海關人員要杜茂財在筆錄和裁決書上簽字，杜茂財激動的拒絕，大叫他不認識字，當官的欺負他不夠，還要他簽些看不懂的東西，他絕對不幹。謝睿生則搬出海關緝私條例，說依規定杜茂財拒絕簽名也沒關係，他在旁邊記錄下事由就可以了。

這件事到這裏似乎已經解決，可是首都日報駐大濱港的記者兩天後卻把消息挖出來，這家報社的編輯部一定是認爲它大有新聞價值，就從幾個角度大做文章。他

們先採訪到幾個當事人，發現衞生署在接到鳥以後，竟因爲沒有鳥類病理的人才，已經把黃嘴鷗送到首都動物園代檢，於是記者兵分數路，分別找到動物園、愛鳥協會和我們環境局，黃嘴鷗的照片也上了報。動物園和環境局因爲是政府機構，回答得比較平穩，愛鳥協會一聽之下立刻大感興趣，強烈主張放飛，並且呼籲政府應該藉此爲題材展開愛護鳥類的運動。新聞發展到這個程度，其他媒體紛紛跟進，外國通訊社也有報導發出，最後驚動遠在地球另一頭的克奇茲，派了兩位專家來。環境局正好由我承辦這個案子，大概因爲我的英文還說得通，外國專家來了以後，局長仍然要我一路辦下去，這樣下來到今天又是兩三天了。

我們從籠邊往回走時，氣氛已經恢復融洽，到了園長辦公室一看，裏面赫然擠滿了愛鳥協會的人和記者，我們四個人都立刻成爲詢問和採訪的對象。亂了一陣以後，衆人的目標漸漸集中到廖園長身上，紛紛問起黃嘴鷗現在的情況，廖園長不慌不忙的答道：

「黃嘴鷗正在本園的一個預備籠裏，諸位有興趣，歡迎參觀。經過兩星期的檢疫和觀察，牠沒有任何生病的徵兆，可以說是一隻健康的鳥。」

有記者問廖園長對接下去怎樣處理這隻健康的鳥有什麼意見，做了二十幾年官的他毫不遲疑的回答：

「這隻鳥原是大濱港海關扣押和沒入的，現在又承蒙各位生態保育界人士的關心，怎樣處理當然應該由海關署和環境局會商決定。如果要交給動物園養，那是本園憑空得到一隻動物，不用花錢買，我非常歡迎，一定盡力照顧……」

大家聽著都笑起來，我連忙爲賀欽森先生翻譯。廖園長等笑聲停止才接下去說：

「如果要放飛，我也希望我本人或者動物園能派人在旁邊觀禮。我要證明這半個月沒有餓了牠，牠一定有力氣飛。」

人羣裏馬上又爆出笑聲，柯爾曼先生也終於點頭微笑，我在一旁翻譯與陪笑之餘，不禁油然對廖園長這個老官僚的爲官之道刮目相看。他短短幾段話，就把問題輕輕抛回給我們和海關，既不得罪洋專家，也不讓愛鳥協會失望，又爲他自己建立了合作、幽默和動物權威的形象；而不論對外賓或者記者都脫口卽答，更顯示他已經下過一番工夫準備這些說辭，看來我這個小科員畢竟還是個跑腿的角色，和這些

長字輩的道行比較起來就差遠了。

這時柯爾曼先生站起來說：

「黃嘴鷗是產在克奇茲太平洋特區的鳥，也是賀欽森先生和我的老朋友。我首先要感謝貴國政府和人民，尤其是廖園長和諸位女士、先生給牠的照顧和關心。對這樣一個迷途的羔羊，我建議還是把牠放了，讓牠繼續剩下的旅程，也可以藉這個機會，讓那些還不瞭解生態保育的人，看到應該怎麼樣愛護野生動物……」

在記者們「他的布龍語說得這樣好」的竊竊私語中，柯爾曼先生稍稍停頓了一下又說：

「我斗膽替我國的動物園和克奇茲動物學會答應，如果貴國人民喜歡黃嘴鷗，我國可以設法贈送一對給貴園，或者我們雙方研究推行一個動物交換計劃也可以。」

他的話引起熱烈的掌聲，廖園長忙不迭的向他道謝，愛鳥協會的人和記者又包圍著兩位外國專家問了不少問題，這場熱鬧才算告一段落。

下午我陪兩位克奇茲專家回到局裏，科長和我陪他們見局長。他們向局長表示，見到我國的環保觀念與民間環保組織已經出現，非常欣慰，黃嘴鷗他們建議既

然已經通過檢疫，就以即行放飛爲宜，因爲這樣才能打鐵趁熱，給大部分仍然不瞭解保護動物的民衆上一課。局長聽完，向他們禮貌的道謝，並且請他們先回旅館休息。兩位克奇茲專家走了以後，他馬上叫我到辦公室，問我的意見。

我向局長報告說，這件事已經發展到必須由我們環境局和海關協調解決的地步，動物園大概是不會參加決策了。兩位外國專家傾向於放飛，實際上，放飛也是應該的，我們身爲環保單位，正該利用這個機會教育人民，同時塑造我國也是個愛護動物的文明國家形象。至於海關那邊，據我和他們聯絡的結果，他們的承辦人員也不反對放飛，因爲如此可以替他們省去許多處理這隻鳥的麻煩手續。原來這隻鳥被海關沒入後，已經成爲政府所有，不論撥贈或拍賣，都必須經過一大堆公文程序，還會牽涉到別的單位；但只要打開籠門往天上一放，就大家都沒事了。

局長聽完我的報告，沉思一下說：

「好吧，我就打電話給海關署的嚴署長，你們也去準備一下。」

他拿起電話，我們起身告辭，但他撥了一下就放下話筒，又把我們叫住：

「蘇科長、國煌，迷鳥這個案子，兩位克奇茲專家的意見當然很有道理，但是

我們國家和局裏的立場，也必須掌握得有分寸。」

我悚然而驚，頓時明白這個案子既然已經上了報，環境局就應該努力爭取主導的地位，不能予人以唯洋專家之命是從的印象，局長的經驗與仔細眞是令人欽佩。科長顯然也有同樣的領悟；我們連忙點頭應是，答應一定注意，才退出局長室。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星期三：勞倫斯・柯爾曼(Lawrence L. Coleman)

老實說這是一個類似拆除定時炸彈引信的工作，搞不好就要粉身碎骨，我一點也不喜歡這趟任務。我之所以被選上派來，只因爲我是全克奇兹最適當的人選，不得不來而已。我走之前副總理緊急召見，免不了拍肩膀打氣那一套，召見完畢後和賀欽森見面，任務迅速的開始，不容我有置喙的餘地。上級這次要我向賀欽森透露我是爲情報單位工作，先在他心裏打個底，以求一旦迫不得已必須把內情告訴他的時候，他不致於太過震駭。出發前我們兩人各「依衛生單位規定」打了一針，說是傷寒的預防針，但是我當然知道，那根本就是抗ＶＥ病毒的血清。

賀欽森這老傢伙是個典型的學者，一輩子都在象牙塔裏研究他的候鳥。和這種專家相處，必須表現得對他的研究範圍知道一些，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然後以有志於學問的後生晚輩姿態向他請教，他自然會把你視爲知己，傾囊相授。五年以來，我和他的交情就這樣建立，現在我對中、北太平洋地區候鳥的一般知識，已經不比他差多少，而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是「天頂」研究計畫結束後，我在那些太平洋屬地上繼續做的工作。

我在那些鬼島上做的事非常辛苦，當然全是爲了對付加西亞，捍衛國家。我國和加西亞的對立，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雖然吵吵嚷嚷了三十年始終也沒有眞正打起來，但是雙方的備戰，從來沒有間斷。我們克奇兹因爲有個民主政府，近年來又碰上姑息主義盛行，建軍備戰受到議會和民意的掣肘，軍力已經漸漸落在加西亞之後，據說加西亞看出這種形勢，最近制定了試探挑釁的計畫，卽將實行。所幸我們已經窺破這項陰謀，並且當機立斷，從那些太平洋小島上放出了無形的撒手鐗。

從太平洋屬地向加西亞的後門展開作戰的計畫，是一個天才洋溢的主意。我們用的武器就是ＶＥ病毒，這是六、七年前從南美洲委內瑞拉奧立諸科河流域的馬

和驢子身上找到的病原體，包括人在內的大部分哺乳動物和鳥類都會感染，傳染性極強，發病時類似嚴重的流行性感冒，會使人發高燒、劇烈頭痛、咳嗽、爆發性的嘔吐與下痢，有致命危險。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都是一種從未見過的疾病，一旦大量出現，絕對能使敵人措手不及，在來不及製造出疫苗、抗毒血清時就大批感染，陷於癱瘓，達到我們奇襲的目的。

但是進行生物作戰只有病原體是不夠的，投射載具和導航系統是另外兩個關鍵性的因素。在這方面我們的限制更多，我們希望在加西亞對我國東部邊界出兵之前，能在他們國內製造一次傳染病的大流行，迫使他們的計畫停止。但加西亞是個橫亙亞洲，幅員廣濶的國家，防空力量也頗有可觀，這使得在尚未全面作戰之前，不宜使用我們的飛機或飛彈來投擲病原體。我們一度不知怎麼辦，直到單位裏有位前輩因爲個人與趣參加了克奇玆動物學會鳥類組，接觸到一些太平洋地區候鳥的資料時，才浮現一絲曙光。

那時太平洋地區候鳥遷移的研究還很落後，資料也極爲缺乏，但是從已有的一些零星報告和記錄看來，中、北太平洋的島嶼和亞洲大陸之間，的確有候鳥的定期

大規模移動。

人人都知道候鳥是最可靠的遷移者，牠們憑藉與生俱來的航行定位能力，運用優異的體能與耐力，每年飛越茫茫大海，回到一定的地方。那麼，如果我們能在世界上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找到一些定期來往於加西亞和這個地方的候鳥，一切投射載具和導航系統的問題豈不迎刄而解？依此推論，我國太平洋屬地那幾個荒涼的小島，可能就是打著燈籠也找不到的理想所在，因爲那兒有大批據推測每年來往於加西亞的海鳥，而且這些小島和加西亞之間，隔了五、六千公里的太平洋，中間絕少陸地，更沒有其他的國家。

然而當時我們對中、北太平洋候鳥的知識異常貧乏，組織裏更沒有這方面的專家，幸好我國科技發達，民間藏著足夠的研究人才，可以供我們利用。我因此奉命以愛鳥人士爲掩護，參加克奇玆動物學會鳥類組，我積極活動，半年之中就和他們混熟。等到上級說動這個學會的會長，候鳥作戰計畫的第一階段便開始進行了。

動物學會裏與高采烈的學者如賀欽森者流毫不知情，四年中爲我們詳細研究了太平洋屬地小島上的各種候鳥。他們在不能進入加西亞的情況下，用東亞各地已有

的鳥類觀測記錄，比對小島上各鳥種的繫腳環放飛記錄，漸漸找出小島上各種候鳥遷移路線的輪廓。當他們的資料愈集愈多，候鳥的路線也愈來愈清楚時，我們也漸漸得到一個統一的結論：小島上候鳥之一的黃嘴鷗，正是我們所要的東西。

黃嘴鷗這種鳥夏季在加西亞中部、東部甚爲普遍，其他國家則幾乎沒有觀測到的記錄，那當然是加西亞面積廣大的結果；冬季牠們飛到中太平洋的一些島嶼上過多，包括我國的小島在內。所以利用黃嘴鷗攜帶VE病毒，一方面可以把病毒全部送進加西亞，不致影響到其他國家，另一方面由於到達加西亞的黃嘴鷗不只從我國的小島一個地方去，加西亞即使查出流行病是由黃嘴鷗引起，也無法追究帶病的鳥是從哪裏來的。加西亞固然可以憑猜測指控我們，我們也可以一概不認賬，要賴到底。更重要的是賀欽森他們已經確定，黃嘴鷗遷移時的準確性高達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那就是說如果放一百隻黃嘴鷗出去，有九十七隻會把病毒準確的帶進加西亞。作爲一種投射載具，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記錄。

也許有人會說還有百分之二點幾的誤差怎麼辦？可是卽令用飛彈投擲，誰又敢保證長程飛彈裏的電腦不會出點差錯，使它飛到一半就掉下來？那百分之二點幾的

鳥，應該絕大多數都是在加西亞死去，或者半路上墜海而亡的，當然也有極少數可能變成迷鳥，飛到另一個國家去，如果剛好帶著生物戰劑，就有可能造成別國的傷亡。然而不論什麼戰爭，都有可能發生類似的危險，我們也知道非到必要關頭，應該避免這樣的作戰。可是，當加西亞偷襲我國的陰謀暴露，又恰好碰上是黃嘴鷗的遷移季節將屆時，我們已經很難有選擇的餘地，這些險也就只有冒了。

其實，眞正最先冒險的是我們自己。一個多月以前，我爲這件事奉到緊急命令前往太平洋屬地的小島，那是一次極端恐怖的任務。我和三個同志帶著五千劑VE E病毒出發，這些病毒裝在一種有機物製成的細長膜囊裏，囊中已經加好一定分量的培養劑，使病毒能繼續繁殖，膜囊仿效新型長效避孕劑的方法製造，可以植入動物的皮下或脂肪層裏。植入後由於動物的體溫和吸收本能，膜囊會非常緩慢的溶解，以鳥類新陳代謝的速度來說，大約四十五天就會穿破，這時繁殖已滿的病毒破殼而出，攜帶病毒的鳥當然立刻感染，不久就會死亡，病毒因之更加散播，就可以達到作戰的目的。

我們去的時候除了實施第一級保密作業以外，搭乘的飛機和船上都裝了炸藥和

縱火劑。上級的指令是一旦行藏被加西亞發現，有被俘可能時，必須立即引爆炸藥，將VEE病毒滅跡，至於我們本身的安危，當然不在考慮之列。

上帝保佑，我們終於平安抵達太平洋屬地的小島，而可愛的黃嘴鷗也還停留在島上，沒有飛走。我們馬上日以繼夜的工作，先找來駐軍裏操行良好的人員幫我們捉鳥，捉住後送到我們的研究室，我們判斷一隻鳥的健康狀況可用時，就在牠胸前肥厚的脂肪層裏植入一枚膜囊，如果這隻鳥原來就有我們加上的腳環，還得把它取掉。

這件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極爲煩人，黃嘴鷗雖然不算最兇的海鳥，但四、五十公分長的個子，加上一個奇硬無比的嘴巴，要使牠就範又不傷了牠還不容易。工作時帶上防護手套動作就不夠靈活，不戴的話只要挨牠啄一下，手上包準皮破血流。這些都還不說，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是同樣的事情必須重覆五千次！到了後來，緊張、疲倦、加上鳥啄的傷痛，在單調的工作中幾乎使我們瘋狂。有一個同志在休息時用步槍打空瓶子作爲消遣，我怕把鳥嚇走，跑上去制止時，他揮手就給我一拳，把我打倒在沙地上，幸好他給我的不是一槍，否則我老早就出師未捷身先死

了。

在無比的毅力支持下，植入病毒的工作總算做完，帶了秘密武器的鳥也被放出去，和牠們的同類又混在一起，可是只要牠們一天不走，我們的噩夢也就一天不能結束。有一天晚上我忽然發狂似的害怕起來，想到假使像氣候之類的因素不對，黃嘴鷗萬一不遷移了怎麼辦？我愈想愈怕，最後只得吞下一顆安眠藥，強迫自己睡去。

第二天我頭痛欲裂的醒來，臉都沒洗就抓起望遠鏡跑出室外，向黃嘴鷗停留的崖邊搜尋。這一次我終於得到解脫，原來大部分的候鳥都不見了，還有一羣黃嘴鷗剛剛從懸崖上展翅起飛，身影逐漸沒入西北西方澄藍的天空裏。偉大的自然和賀欽森老傢伙的學問都沒有騙我們，我們把任務完成了！

我們興奮的發出密碼電訊給總部就回國了。上級對我大加獎勵，在最緊張的局勢中還暫停派我新任務，要我自行休假，只是不能離開我所居住的城市。

好日子總是特別短，我的假度了沒幾天，一道緊急命令又找到我。我離開女人的懷裏到局裏報到，他們拿給我一篇克奇茲通訊社駐布龍國記者的稿子，這鬼鳥黃

嘴鷗眞是陰魂不散，竟然有一隻迷路到了布龍國，把那個開發中國家經驗不足的政府機關和環保團體弄得不知所措，一團混亂；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隻鳥是那批鳥之一嗎？

布龍國近年來經濟頗有發展，號稱快要進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我十年前就到過，在跟鳥結上不解之緣以前，又因爲負責幾筆和他們之間的軍火交易，秘密去過幾次，我是會說布龍語的。於是結論只有一個：我必須到布龍去，不管那隻鳥是不是帶了VE病毒，要儘快設法把牠處理掉，又爲了掩護，上級把不知情的賀欽森也弄了來，希望以他在鳥類學術界的地位把布龍人唬住，我才可以便於行事。

今天是我到這裏的第三天，時間逐漸消逝，工作的進展卻依然緩慢。早上布龍環境局那個姓吳的科員興沖沖的跑來告訴我們，他們政府幾個單位已經協調妥當，要立刻把黃嘴鷗從布龍島的北海岸放飛。他說得高興，賀欽森也在旁邊天眞的窮興奮，我對這種開發中國家小公務員的話卻不能全信，只是先謝謝他，其他的預備看著辦。中午，他們跟這件事有關的海關署長、環境局長、動物園長一起請我們吃飯，見面寒暄後三個官員異口同聲的保證支持我們的看法，並且說已經徵得更高層

長官的同意，今天就出發去放飛。聽到這裏，我總算鬆了一口氣。

中午席間的菜餚非常豐盛，遠遠超過普通人午餐的需要，幾個主人更是一端起酒來就非要和你乾杯不可。我決定下午要保持清醒，便正色告訴他們我習慣了中午只吃個三明治，更絕不喝酒。他們聽了，立刻擺出一副自以爲瞭解西方文明的樣子不再勸我，而把目標轉向賀欽森。可憐作了一輩子學者的賀老頭子哪裏見過這種陣勢？在盛情難卻之下不久就吃多了也喝多了，那個嚴署長一看，堅持先送我們回旅館休息一下再去，於是放飛的事又得拖到明天。

不管怎樣，下午四點多布龍環境局的小巴士終於從我們的旅館開車。三位長字輩的官員當然不會去，車上除了我們外，還有姓吳的環境局人員、一個姓謝的海關人員，就是扣押沒入黃嘴鷗的那一位、一個姓梁的布龍愛鳥協會理事長、和一個動物園派來的年輕獸醫，至於原來發出新聞的我們克奇茲通訊社記者，我前天就去過大使館要他們轉告他淡化這個新聞了，反正克奇茲通訊社本來就是我們的最外圍組織，他當然識趣的表示別的新聞太忙，這一趟他恐怕只能盡量抽時間半途來採訪一下，就藉故走了。

開車之後，所有的人都圍著後車廂中間裝黃嘴鷗的籠子議論紛紛，我和他們瞎扯了一陣，就回頭遞給司機一枝香煙，坐到前座。

我會說布龍語又大出這個司機的意料之外，他興奮之餘把車子開得飛快，邊抽煙邊按喇叭，路旁的摩托車和行人紛紛走避，我們就這樣在天快黑的時候到了布龍島最北端海邊的一個小鎮，住進一家簡陋的鄉下旅館。

我的房間裏紅、綠相間的塑膠地磚上放了一張金、白兩色的合板木牀，我在這個俗麗的東西上躺下，閉起眼睛默默的唸道：

「飛吧，黃嘴鷗，你給我惹來的痲煩已經太多了。希望你這次幫我一個忙，這裏隔了一道海峽就是加西亞的最南部，萬一你身上眞帶著VEE，那當你四千九百九十九個同類在加西亞其他地方爲我們克奇茲效命時，你單槍匹馬在加西亞最南邊也放上一把火，就出乎我們意外的妙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星期四：梁泰英

上午五點半，晨光初露，涼風輕拂，太平洋的海水溫柔的一起一伏，棘林岬西岸還躲在東邊山脊的陰影裏，我們一羣人已經踏上岬角頂端的珊瑚礁。前面由一個警員開路，環境局的吳先生和司機穿著公務員便服，擡上來裝著黃嘴鷗的鐵籠，賀欽森博士跟在籠邊，銀白的頭髮在晨曦裏特別明顯，柯爾曼先生披了一件首都日報送他的夾克，和海關的謝睿生邊走邊聊，附近還有一個動物園的獸醫、兩個扛著照相機的記者，和六個我們愛鳥協會的會員，最後面則是我、警察局北岬分局高大的分局長，和另一個畢恭畢敬的警員。對一個愛鳥的人來說，今天是個值得高興的日子，也是我國扭轉國際形象的里程碑。我們的政府官員終於能夠打開籠子，把一隻迷路的鳥放走了。

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開發中國家，社會風氣很容易趨向於急功近利，傳統的包袱又沒法一下子拋掉，表現在對野生動物的態度上，就是有些人仍然不改我們老祖宗的習慣，認爲是補品而要吃牠，有些人則想盡辦法去抓，高價賣給別人吃，結果使野生動物迅速減少，有的甚至已經滅絕。

所幸近幾年來，國民休閒生活的需要日漸增加，先進國家保護動物的觀念也逐

漸引進，才開始有少數人能以欣賞而不是要抓要吃的眼光對待動物。我們布龍愛鳥協會，也是在這種萌芽中的觀念下產生的團體。

我們的會員都稱爲「鳥友」，主要的活動是觀鳥，也收集及介紹鳥類的資料，進而推廣愛護鳥類的活動。現在會員有四百多人，大家都憑著一股奉獻的熱情，爲我們的目標工作，雖然仍在艱苦中奮鬥，比起剛成立時已經好多了。尤其過去對我們不聞不問的政府機關，最近有時也會和我們聯絡，要我們提供資料作爲他們辦事的參考。

黃嘴鷗的事件被報導出來之後，很快的成爲我國制定生態保育政策的試金石，當克奇茲的兩位專家抵達後，它又成了一個國際事件，我國能不能被看成文明國家，就要看在兩位外國專家面前怎樣處理這隻迷鳥了。愛鳥協會自從知道有這一隻迷鳥後，一直義不容辭的鼓吹推動，希望政府在處理的時候，能以生態保育、愛護動物和國際形象爲著眼來考慮，今天，我們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果。

上午六點整，全體人員圍在籠邊，由海關的謝先生宣讀一份放飛的文件，接著所有的人以見證人的身分在文件上簽名，六點十分，謝先生鄭重的打開籠門。

黃嘴鷗幾乎立刻跑出來，衆人都大爲興奮，一個小警察還叫起來，我馬上示意，請他安靜。這隻大鳥擺動着長着蹼的雙腳，跳上一塊凸出的珊瑚礁，對着西北方伸伸脖子，整理羽毛，似乎陶醉在剛獲得的自由裏，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六點三十八分，牠在大家緊張的注視中，開始拍動雙翅，嘗試起飛，我們簡直以爲迷鳥事件就要如此結束了。

但事情並不這樣簡單，第一次試飛很快的失敗，牠只跳離地面幾寸而已。我感覺到大家的失望，就趕快向他們解釋，依我們所知，這類海鳥平常每天運動慣了，一旦在籠裏關了這麼久，一定需要一些暖身活動才能飛得起來。吳先生把我的話翻譯給兩位克奇茲專家聽，他們也都點頭同意。

可是黃嘴鷗恢復得比我們推測的慢，接下去的三個多小時牠不斷的用嘴梳理羽毛，梳一陣子就試飛一次，卻都不能成功。到上午十點潮水漲到最高時，牠已經試飛失敗了六次。

初夏的太陽逐漸昇高，海邊全無遮蔽，我們這羣人裏不懂鳥的幾個首先消失了興趣，退到崖邊幾處可憐的樹蔭底下聊天。吳先生回到汽車裏拿來昨晚買的啤酒和

汽水，才使剩下的人能在珊瑚礁上撐到中午，但都已經又熱又累，大呼吃不消。

接近中午的時候，警察局長拿起無線電話問答一陣後，就說局裏有事，不得不離開，隨卽和他的一個部下駕車走了。我們在他走後開始吃早上買來的便當，天氣太熱，小地方餐館裏弄出來的東西味道又差，大家的胃口都不好。正吃到一半，一個我們的鳥友忽然發現，黃嘴鷗也受不了炎熱，竟在一處小小的石頭陰影裏打起盹來。

對海關姓謝的、兩個記者和另一個警察來說，這眞是個好消息，他們紛紛藉此機會也找個有陰影的地方坐下，抽煙喝水。這情形又鼓勵了剩下的人，我會裏的鳥友們商量一陣，對我說他們決定兩個一組輪流看守，請我和其他的人休息。我聽了很不滿意，又不好責備他們，只能告訴他們誰要休息只管去，我仍然會看着這隻鳥。

最後只剩下吳先生、兩位外國專家、兩個鳥友和我在礁石上一面吃着味同嚼蠟的便當，一面繼續守望。一點二十分，黃嘴鷗終於醒來，跳出陰影，迎風展開牠狹長的翅膀。海風吹動牠的飛羽和尾羽，牠又開始試飛，我們連忙打手勢招呼其他的

人來。

可是等到其他的人都跑來時，牠又放棄了下午第一次的努力。衆人剛提起來的興趣立刻消失，勉強維持着輪流觀察，直到下午四點，牠試飛失敗的記錄又增加了五次。

當潮水退到最低點時，太陽已經偏西，熱力減少，珊瑚礁上參差不齊的陰影逐漸拉長，不久海風轉強，黃嘴鷗在一陣梳羽抓癢後，鼓起似乎是最後的力量，面對風向大力擺動翅膀，做最後的起飛嘗試。我們發現牠的舉動，也最後一次振作精神，小心觀察。爲了避免驚擾牠，我們都退到一定的距離以外，在逐漸下沉的夕陽下，緊張的注視着珊瑚礁上的鳥。

礁石上振翅欲飛的黃嘴鷗身影令人感動。牠大概也知道離羣已久，遷移的季節所剩不多，爲了服膺千萬年來大自然的法則，牠卽使孤零零的迷途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還是盡一切的努力，想要擺脫命運的羈絆，飛上本來應該是屬於牠的藍天，回到千萬年以來牠的族類應該到達的土地。面對這隻勇敢的海鷗和牠腳下因爲逆光而波紋粼粼，金芒萬道的海水，我感動得淚水充盈，決定如果牠起飛成功，我

一定要把這件事寫成一個兒童故事，出版給全布龍國的下一代看。希望他們長大以後不要像他們的父母一樣，看到一隻新奇的鳥時，想到的只有把牠抓進籠子或送入腹中。

然而就像一齣古典的悲劇一樣，黃嘴鷗和命運抗爭的奮鬥失敗了。牠雖然全力拍動雙翅，也沒有辦法升到空中。當白天結束時，牠最後一次掉在礁岩上，緩緩收起雙翼，蹲伏下去，不再起來。

不絕於耳的嘆息聲紛紛響起，大家七嘴八舌的胡亂討論，直到賀欽森先生用力拍打手掌，才使衆人安靜下來。賀欽森先生用英語高聲說：

「趕快把鳥引回籠子，回去再商量吧。」

黃嘴鷗並沒有反抗的就被趕進籠子，所有的人也和牠一樣，又餓又累，垂頭喪氣的踏上歸途。一天下來，我的感觸極多，我一面走着，一面對自己堅定的立下志願，我一定要盡力繼續照顧牠。

汽車奔馳在黑暗的鄉間公路上，車裏沒有開燈，只有柯爾曼先生和謝睿生嘴角香煙的紅光一明一暗。我坐直身子，對謝睿生說：

「謝先生，這隻鳥因爲關在籠裏太久，飛行的能力沒有恢復，必須讓牠慢慢練習才行。您知道，動物園現在沒有大型的鳥籠，人手也不是很夠，而我們愛鳥協會義工很多，所以我們願意無條件一直照顧這隻鳥。」

「嗯。」

他未置可否的漫應一聲，我接下去說：

「不知道海關能不能把這隻鳥贈送給愛鳥協會？我們一定會好好照顧牠，直到牠能自己飛走爲止。」

謝睿生煙頭的紅光大大亮了一陣，柯爾曼先生的卻被拿下來捻熄。謝睿生吐出一口白煙說：

「好吧，我回去向署長報告，會提到你的意見。不過海關沒入的東西，所有權已經屬於政府，好像還沒有撥贈給人民團體的先例，如果不銷燬的話，這隻鳥可能要拍賣了。」

我誠懇的對他說：

「這隻鳥已經檢疫過，沒有病，千萬不要焚燬，拍賣的時候只要愛鳥協會的經

費允許，我們願意買。」

他聽完之後語氣變得輕鬆起來：

「別急，梁會長，拍賣的話，底價一定很低，我想也不會有什麼人跟你們競爭——哈哈，除了那個把鳥帶進來的傢伙……對，就是那個搞得大家鷄犬不寧的老粗水手。嘿，假如他眞的來了，要和你競價，你就請他加入協會一道來養，就沒事了。」

我知道雖然相處兩天，一時也沒有辦法使他瞭解我的觀念，只有順着他應了聲是，反正只要他這樣處理，黃嘴鷗大概是可以救回來了。

謝睿生不再說話，打個呵欠熄掉香煙，顯然是累得想睡了。就在同時，一根火柴猛然擦燃，原來是柯爾曼先生又點起一枝煙，我連忙向他打個招呼，把我的想法再說給他聽。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星期五：謝睿生

早上到辦公室後，我首先翻出布龍法律全書，把黃嘴鷗這個案子有關的條文複習一遍。公務員必須依法辦事，海關人員尤其如此，千萬馬虎不得，否則一旦意存僥倖，不但抵受不住財色的誘惑，也難以抗拒人情的關說。考進海關是極爲困難的事，這套白色的制服並不容易穿上，但要把它沾汚，卻非常簡單。別人怎樣我不管，至少我自己一定要每件事對得起它，永保它的潔白。我翻到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九條：

> 旅客出入國境攜帶應稅貨物或管制物品匿不申報或規避檢查者，沒入其貨物，並得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論處。

很明顯的，黃嘴鷗是外國動物，屬於管制品，杜茂財攜帶牠闖進大濱港，是既匿不申報又規避檢查，自然必須沒入。我沒有依第三十六條處分他罰鍰，已經是看他不瞭解法律而做的彈性決定了。

再翻回第十四條：

> 勘驗、搜索應將經過情形作成筆錄，交被詢問人或在場證人閱覽後，一同簽名或蓋章。如有不能簽名蓋章或拒絕簽名蓋章者，由筆錄製作人記明其理

由。

黃嘴鷗由我勘驗後作成筆錄，應該由杜茂財簽名，但是杜茂財當時大吵大鬧，對我的要求一概拒絕，我只得在筆錄旁邊簽字，並且註明理由，當時趕來維持秩序的警員也以證人的身分簽字，所以勘驗報告上雖然沒有杜茂財的簽名，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

然後是第四十七條：

受處分人不服前條處分者，得於收到處分書後十日內，以書面向原處分海關聲明異議。

杜茂財既然在登岸驗關的那天已經受到沒入黃嘴鷗的處分，並且我當場就把處分書交給他，那麼現在時間已經過了兩個多星期，我們也沒有接到他的異議書，他自然喪失了請求覆審的權利。

總之，黃嘴鷗現在的所有權屬於政府，海關爲執行單位，可以依法處理這項國有財產。既然檢疫沒有問題，又有人表示願意購買，那麼把牠拍賣，爲國庫增加一筆收入，應該是最好的處理方式，何況兩位外國專家也都贊成，愛鳥協會的梁會長

又一副非買不可的樣子，更不愁流標找不到買主。昨晚回到首都後，我立即打了一個電話到署裏，還沒下班的署長親自接聽了我的電話，我向他報告一切，並建議舉行拍賣。他說他對此也有同感，要我今天一上班就和他進一步討論。

我複習完法律條文就到署長辦公室報到，秘書告訴我已經有兩個克奇茲外賓到了，我進門一看正是賀欽森和柯爾曼。

這樣早就見到他們，我不得不佩服這兩個外國專家的敬業精神。對海關來說，他們老遠跑來一陣發表意見，已經類似攪局，但是人家決定做一件事，會不惜萬里奔波到另一個國家，又在陌生的地方不停的活動，非把事情處理完不可。老實說這種主動積極的態度，正是我國公務人員所欠缺的。我想署長一定也和我有同樣的感受，大家打過招呼後，他和兩個外國專家這樣的繼續談下去：

「昨天的情形謝先生已經告訴我了，我很敬佩兩位工作認眞的態度，也瞭解你們時間有限，不能久停的情況。其實我們也認爲應該盡快拍賣，解決這個問題。哦，讓我看看。」

他轉過頭來問坐在旁邊的我們查緝科孫科長：

「今天下午署裏的拍賣室有沒有空？」

科長畢恭畢敬的答道：

「有空。如果署長決定拍賣，我們立刻貼出通告。」

「好，發出通告。還有，下午的拍賣，我想就由睿生來主持吧。」

署長坐正，告訴兩位克奇玆專家：

「賀欽森先生，柯爾曼先生，我們現在決定拍賣，時間是今天下午三點半，地點就在這幢大樓裏的拍賣室，我請你們到時候來參觀。」

兩位外賓放下一樁心事似的同聲道謝，然後起身告辭。署長問他們下午拍賣之前想到哪裏去，署裏樂於派人陪同。賀欽森說他已和愛鳥協會約好，要去那兒參觀，柯爾曼則說他想去看看從前留學我國時的老朋友，都婉謝了署長的建議。

下午三點過五分，賀欽森和愛鳥協會的人就到了署裏，除梁會長之外還有好幾十個，男女老少都有，加上記者和一些看熱鬧的人，倒也把一樓的拍賣室幾乎坐滿。三點三十分整，我仔細檢查一切文件和自己的服裝儀容後，領頭走進這個開了冷氣的大房間，接着裝了黃嘴鷗的籠子由兩個署裏的工友小心翼翼的擡進來。

我們署裏拍賣沒入物品的工作也屬於查緝組，但拍賣主持人通常不會是原來查獲私貨的人員，爲的是避免嫌疑，杜絕弊端。這次黃嘴鷗的案子由我從頭辦到尾，可說是一個例外。當然這個案子比較特殊，原先挾帶私貨的人並非以牟取不法利益爲目的，沒入的物品也不值什麼錢，但由於已經成爲生態保育和國際視聽攸關的案件，又因爲應外賓的請求而具有時效性，那麼解鈴的工作自然還是交給繫鈴人爲宜，署長可能就是因此才指定我的。我既然碰上這個機會，自然要好好表現，希望一切在法律與情理兼顧之下，把案子解決。

我慢慢坐進拍賣主持人高據一方的位子，示意兩個工友把鐵籠放在右手邊的一張木桌上，清清喉嚨，敲響木槌，宣布拍賣開始。

這次拍賣採取書面出價的方式，有意承購的人把出價用信封密封，在封口上簽名蓋章交到我這裏，我檢驗、編號後一一拆封唱價，出價最高的人所出的價格如果不低於底價，就算正式購得，繳款後可以把東西拿走。

由於預料這隻鳥必然被愛鳥協會以低價買走，所以今天的場面很輕鬆，雖然正式的手續不能缺少，但完全沒有平常那種幾個志在必得的買家怒目而視的情景，輪

値的女記錄員也是一副懶洋洋的樣子。

果然，坐在第一排的愛鳥協會梁會長立刻面帶笑容的走上來，遞給我一個信封，我拿起信封看過正反兩面，宣布合乎規定，把它編爲一號，放進桌上的一個文件籃裏。

本來我一直懷疑除了愛鳥協會以外還有誰會出價，可是梁會長離開後，下面的人羣中忽然發出一陣竊竊私語，只見又有兩個人離開座位，手持信封走過來，我也不禁大爲驚奇，連忙注意這兩個不速之客。

走在前面的中年人戴著眼鏡，一派斯文，看來十分面熟。他走到桌邊我才猛然想起，他好像不久前上過電視，說要以首都大學教授的身分競選國會議員，名字我想不起來了。我向他點點頭，接過信封翻視一下，蓋上二號章也放進籃子裏。

走在後面的是一個說不出有什麼特徵的男人，穿著一身最普通的藏青色西裝，恭敬得有點謙卑的雙手捧上信封，看到我檢視一遍蓋上三號章，向我微微一鞠躬才退回去，以後就再也沒有人上來。

我略等了一會，才猛敲一下拍賣槌，大聲詢問：

「還有沒有人出價？」

連喊三次沒有人答應，我又敲一下槌子，舉起文件籃給大家看，然後開始拆封。

第一號愛鳥協會的標單出價六百元，底價是五百，已經超過，我大聲唱出數目，底下的人馬上響起一陣嗡嗡的說話聲，輕鬆的氣氛一下子又恢復。

第二號信封拆開後，我看到出價一千元，投標人的名字是李公實。我想起這個名字，果然就是要以自然生態保育爲號召，出馬競選議員的那位教授。妙的是他在信封裏另附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若本人購得黃嘴鷗，願將牠捐贈給愛鳥協會飼養，待其體能恢復後再試行放飛。」

這顯然是一個任何時間都不忘記自我宣傳的人，大概巴不得我當場唸出來，好免費爲他製造生態保育急先鋒的形象。一個奉公守法的公務員當然不會上他這種當，替他宣讀與拍賣無關的自我宣傳。我只唸了出價，便把兩張紙放回信封裏，一擡頭，正好和他的目光相對。那雙剛才充滿了討好笑意的眼睛，這時忽然變得怨恨

惱怒，我不理他，繼續拆第三個信封。

當我看到第三個信封裏的價錢時，驚奇得一時說不出話來。我的臉色必然影響了全場，所有的聲音頓時消失，我可以感到幾十雙眼睛集中在我手上的紙片上，連忙收斂心神，盡量使聲音正常的宣布：

「第三號標單出價五萬元整……」

那時的情況已經很難形容，反正是全場沸騰，所有的眼光立刻由我轉向那個穿藏青西裝的人，幾個記者馬上就要過去採訪，我立刻不斷的猛敲木槌，大聲呼喊「遵守秩序」，才逐漸控制住情況。衆人勉強安靜下來後，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繼續剛才被打斷的話：

「本案底價五百元，標單共三件，其中以曾星旺先生出價的第三號標單五萬元爲最高，也高於底價。本人宣布，大濱港關沒入的黃嘴鷗一隻，由曾星旺先生得標。」

姓曾的中年人在嘈雜的議論中走到我面前，從西裝口袋裏掏出一疊一千元面額的鈔票放在桌上，我楞了一下才想起對他說：

「請把身分證件給我們登記。」

他立刻從皮夾裏掏出身分證遞上來，我核對照片，果然是他沒錯，再看他的職業，註記的是金城股份有限公司秘書。我把身分證和錢交給呆在一旁的記錄員，她才大夢初醒般的數起來。

姓曾的原來還有兩個助手，他們擡來另外一隻鐵籠把黃嘴鷗裝進去，又搬上一輛有頂的小貨車就開走了。姓曾的上車前回答了記者的幾個問題，說他很喜歡這隻鳥，一定會好好照顧牠。我最後看見李公實也猛力從人叢中擠上去，遞給姓曾的一張名片，還搶著說了幾句話，想必是請姓曾的跟他聯絡，「共同致力自然生態保育」吧。姓曾的走了以後，他還拉著兩個外國專家講個不停。

拍賣就這樣戲劇化的結束了，我們海關的燙手山芋順利的拋出，還替國庫收入五萬元。我向科長、署長報告的時候，他們都非常高興；唯有經過今天這一場拍賣才發現，這個社會上竟有這麼多人對鳥如此著迷，實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星期六：勞倫斯・柯爾曼（Lawrence L. Coleman）

彈電子琴的樂手換了一曲舞曲，身旁穿著艷藍紗禮服的女人把我的酒杯再度注滿，這個叫卡塔琳娜的妖精搖幌著又黑又長的頭髮，附在我耳邊說：

「拉瑞，怎麼還不請我跳舞？」

憑她知道拉瑞是勞倫斯的暱稱，我就肯定今晚沒有選錯。我喜歡有點程度的女人，而今晚我是應該選對的，不論對出錢把她包給我的鍾金城，或是克奇茲，甚至這個布龍國，我今天都值得一個我喜歡的女人的服務。

在完成任務後，我才感到上級看得眞準，這個任務我的確是適當的人選。我有克奇茲動物學會理事的身分，懂得候鳥，親手放出VEE，又到過布龍國幾次，會說布龍語，瞭解他們的風俗習慣；更巧妙的是，我還熟識鍾金城，這便成爲最後的關鍵。

肥頭大耳，性好漁色的鍾金城在布龍並不十分出名，可是他的地位絕不下於一個部長，他的財富，更是那些身在明處的官員望塵莫及的。鍾金城的金城股份有限公司在此地的電話號碼簿上列入進出口類，只有小小的一欄，然而他進出口貨物的清單，可以把任何人都嚇一跳。這包括賣出鋼盔、軍用水壺、膠鞋、毛氈，買入單

人操作的防空飛彈、磁性水雷、紅外線瞄準儀等等。當然金城股份有限公司也做諸如皮革、成衣、運動鞋、戶外活動器材之類的生意，做得還很不錯，但那是布龍政府特別優待他作爲交換條件的結果，因爲鍾金城在國際軍火市場上有些路子，可以弄到一部分布龍政府需要的東西。

我過去曾經代表克奇茲和鍾金城接觸過，秘密到了布龍幾次，最後跟他做成一筆軍火生意，佣金也進了他在瑞士銀行的戶頭，所以他把我奉爲上賓，視爲密友。幾天前我到了不久，他就派出在布龍比他更不爲人知的心腹曾星旺和我聯絡，很上路的帶話說，這次顯然我不是找他談生意的，正好約上一天拋開一切，大家樂一樂。我立刻給他回電，打過一陣哈哈後欣然接受他的邀請，還告訴他我有一樣對他的老鳥有幫助的小禮物，到時候送他。我心裏打算，反正這次帶了些印度神油什麼的來，爲的就是碰到這種情況可以送禮，正好順便投鍾金城這些人之所好。

老傢伙聽了大樂，說禮物到時候再看，這幾天他先去物色幾個眞正了不起的妞兒準備好，在大笑聲中我們掛上電話。

以後幾天我因爲太忙，就暫時把他忘了。我的處境也的確日益艱難，到前天晚

上放飛失敗時，更陷入危險的極點。那時因爲賀欽森老學究愛鳥心切，把飛不起來的鳥又趕回籠子，注定了黃嘴鷗短期內離不開布龍的命運，不是要拍賣，就是要捐贈。如果牠眞帶了VE病毒，大概會在一星期到十天之間發作，而這就是我最後的期限，我必須在這以前把鳥解決。

我曾想找個機會不顧一切的把鳥殺死，可是理智告訴自己不能輕舉妄動，因爲殺掉鳥容易，但銷毀牠的屍體和病毒卻成爲另一個難題。當晚我翻來覆去的推敲，也找不到好辦法，絕望之餘一度竟然膽怯得心存僥倖起來，想對布龍人擺出一張生氣他們孺子不可教的臉色，第二天一走了之，這樣鳥沒有帶病毒固然就一切沒事，鳥帶了病毒，發作起來也是布龍人倒楣。

念頭一起，我習慣性的立卽收拾行李。我打開箱子裏層，幾個印度神油的小瓶子映入眼簾，突然之間靈光一閃，我像坐在浴缸裏的阿基米德一樣找到了答案。

答案就是鍾金城。別看他常常爲布龍國經手最精密的科技產品，這個人腦子裏還是標準的傳統布龍觀念，絕不比晚上圍在六角廣場夜市看賣蛇肉的人高明。這個老色鬼最講究「補」，他和他那些穿著拖鞋短褲的窮苦同胞一樣的相信，吃下動物

身上的某一部分，就可以增加自己身體這一部分的功能；而整隻吃下某一種動物，就可以獲得這種動物的某些特質。

所以有錢的布龍人如鍾金城者流會津津有味的吃著高價進口的海狗鞭、犀牛角；普通的布龍老百姓也會弄些鼈肉湯、烏魚精下肚。來到這裏的第一個晚上，這種情景讓老學究賀欽森大驚小怪，也使布龍環境局派來接待的知識分子吳國煌大感難堪。由於我早已對這些見怪不怪，當時並沒有放在心上，但我相信，我的潛意識裏仍然記得這件事，前天晚上被自己一逼就逼出來了。

試想，鍾金城迷信補品，又要找我玩女人，我則迫不及待的要處理掉黃嘴鷗，又說過送他禮物的應酬話。那麼，我推動一下拍賣的事，再提供情報，讓鍾金城把黃嘴鷗當成補品買下，豈不一切解決？這種設計更絲絲入扣的是，鍾金城有的是錢，隨便出個價就可以把那些什麼自然保育團體嚇得半天合不攏嘴，買下鳥以後，他的權勢又能使這個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和新聞界都不再囉嗦，天下還有比這更妙的事嗎？

我在五分鐘之內打定主意，然後洗個澡上牀睡覺，幾乎立刻睡著。這就是專家

和生手不同的地方。專家在能休息的時候會休息，該放鬆的時候絕不緊張，這件事，我漸漸有把握了。

昨天早上六點二十五分我自動醒來，雖然只睡了五小時，卻覺得神清氣爽，幹勁十足。漱洗過後，我下到旅館的大廳，用公用電話打到鍾金城家裏。他果然在做早操，我記得沒錯，這老色鬼在準備大搞一晚之前，一定會先齋戒鍛鍊幾天。

清晨時布龍國橫衝直撞的計程車開得尤其快，不到七點，我已經在鍾金城大宅游泳池旁的韓國草坪上，和他喝著蕃茄汁了。

鍾金城在政壇幕後和商場上打滾多年，練成一套不動聲色的本領，客人不談到要點，他可以一直天南地北的陪著聊下去。我深深瞭解這點，和他閒扯幾句之後，就先告訴他我爲黃嘴鷗來只是藉口，其實另有送信的任務，並且已經完成。我想他一定知道我這幾天的活動，包括抵達後的第二天去了一趟克奇茲大使館在內，才冒了一點險先這樣說出來。

果然那個只要有錢賺六親都不認的老色鬼的個性被我料中，他認爲我的任務不干他事而沒有再問，於是我在輕鬆的談話中逐漸帶出主題：

「鍾老，今天我還可能很忙，所以一早就來了。上次我不是說要送您一點小禮物嗎？像您這樣的行家，我自然不敢拿什麼神油之類的在您面前班門弄斧。這次的東西是現成的，不過我得先向您抱歉，這次，得您自己去買。」

「哈哈，拉瑞，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小器了？」

「這次沒辦法，就讓我小器一次吧。鍾老，那隻迷路的黃嘴鷗，可是個好東西哪！」

「哦？」

我知道他開始注意，便降低聲音說下去：

「我們剛剛研究出來，這種鳥的公鳥，吃下去對男人的那個，好得很。您想，這些鳥每年都要遷移兩次，一飛上天，幾個星期都不下來，以鳥補鳥，就是這個道理。」

我故意四面看看才繼續說：

「這隻剛好是公的，而且牠迷了路，飛得比別的都久，可見牠的耐力超乎尋常，機會難得啊！」

鍾金城瞇起眼睛，語調輕鬆的問道：

「幾個星期太久了，我只要幾十分鐘就好啦。不過拉瑞，你可是克奇玆動物學會的會員，怎麼不勸人愛鳥，反而勸人吃鳥？」

我早就料到他會有此一問，立刻答道：

「我也是勸您愛『鳥』啊，只是此鳥非彼鳥罷了……」

我臉色一整的接下去：

「愛鳥愛到把鳥供起來，是賀欽森那老學究他們的做法，我可不這樣想。天生萬物，就是要給我們用的，當然我們不能用得太過分，以後沒得用也不行，可是我們只要不讓黃嘴鷗絕種，吃牠一兩隻又有什麼關係？」

看到他深深點頭的樣子，我知道已經差不多了。人性的弱點，竟然這樣輕易就可以利用！他以下的問題，更在我的掌握之中：

「不介意我問你吧？你自己試過嗎？」

我當然順著他的性幻想信口胡謅：

「鍾老，您一定知道我國太平洋屬地那幾個小島，那裏的土女成熟得早，騷起

來厲害得不得了，誰要是作了她們貼心的情郎，就有可能嚐到這種海鳥湯。晚輩不才，也吃過兩三次，的確有用。」

接著，鍾金城的腦筋轉到一個我意想不到的方向，使我在突然一陣提心弔膽以後，發覺雖然多了一項後遺症，但眼前的問題都解決了。

「哈，拉瑞老兄，我看你一定有陰謀。」

「鍾老……」

「你還是想賺我的錢對不對？飛彈不賣，這次要賣鳥了。反正我是你的進口總代理，你要賣鳥到布龍也可以，可是爲什麼樣品也要算錢？還得我去買？」

「鍾老，您眞了不起，什麼都瞞不過您的法眼。我在想，這黃嘴鷗的確是一筆可做的生意，您既是食補的權威，也瞭解補品在布龍的市場，爲什麼不自己來做？當然，一定得您親自試驗過，才能進一步跟您談，所以我原來沒有說，想不到還是被您一眼就看出來了。」

我順勢再恭維他一陣，老傢伙大樂。等他笑完了，我才向他解釋，黃嘴鷗海關今天可以決定拍賣，依照布龍國的法律，海關沒入物拍賣時，外國人不得參加投

標，所以只有一早來請他老人家出馬。我還煞有介事的向他表示，如果他吃了這隻鳥有效，就要和他商量進口的細節，希望那時候雙方都以對方爲唯一的交易對象；他則和我熱烈的握手，說這個君子協定，他一定辦到，至於狂歡的時間，就訂在星期六晚上。

我臨走時，對這個已經入殼的老色鬼說出計畫的最後一項要點：

「黃嘴鷗不能隨隨便便吃，尤其不能先殺死拔毛。您要準備一個大鍋，最好是那種密封式的壓力燉鍋，在鍋裏燒滾大半鍋水，可以加進米酒、人蔘、枸杞子這些您喜歡的佐料，然後把整隻活鳥放下去，立刻蓋上蓋子，蓋縫全部密封起來，大火煮三個鐘頭，就可以吃了。唯有這樣，鳥身上的精華才能一絲不洩，全部轉到您的身上。」

看他那種專注聆聽的神情，我也只好愈講愈嚴肅，最後簡直像個在實驗室裏上課的中學理化老師。對付這種第三世界的頭目，有時侯固然要謙虛有禮，自認「精神文明」不如他們，有時侯卻也得擺出一副給他們上課的面孔，才能滿足他們自大狂和自卑感揉合在一起的雙重需要。我一向擅長這個，這次表演得尤其精彩，有人

說情報工作也是一種藝術，我想就是指這方面吧。

我摟著卡塔琳娜的纖腰站起來，準備走進舞池，正好看見鍾金城迎面走來，兩隻手臂上各攀著一個花枝招展的女人。他抽出右手拍拍我的左肩，曖昧的說：

「拉瑞，閣下的情報，大大有價值！那個迷路的寶貝，我不是昨天買下來，今天就照你的話把它給做了嗎？現在，我只覺得我的寶貝好像長了翅膀一樣，要飛起來啦！我失陪了！你自己玩，卡塔琳娜知道在這個俱樂部裏，她應該帶你到哪裏去。」

鍾金城向我眨了一下眼睛就轉身走了。我擁緊卡塔琳娜跳舞，她柔順的伏在我身上，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問，好像那三個人根本沒有出現過一樣。這正是我要的類型，我眞是有點喜歡她了。嗯，勞倫斯與卡塔琳娜，聽起來像是一對璧人，雖然只有一個晚上，也是一個晚上的一對璧人哪！

我索性把左手放下來，雙手抱住卡塔琳娜的腰，她則兩隻手勾上我的頸子！緊緊貼著我，隨著節拍擺動。鍾金城身邊的兩個女人，這時也一定在盡力討好他，他今晚的表現會不錯的，但我知道那是他齋戒鍛鍊幾天，和我給他心理建設的結果，

與他吃下去的黃嘴鷗毫無關係。他在吃下一堆營養價值類似燉雞的海鳥肉時，不知有沒有也吃下一大堆VEE病毒？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因爲卽使如此，這些病毒在他吃下去時都已經死了，毒性也完全消失。根據我們的實驗，VEE病毒在沸水中煮將近九十分鐘就可以完全殺死，而我爲了安全起見，要鍾金城用壓力鍋大火燉了它們三個鐘頭！

音樂終止，卡塔琳娜喚了一聲「拉瑞」，就要引我向大廳角落的樓梯走去，這一次，我附在她耳邊說：

「這裏太吵，我不喜歡，到我的旅館去。」

我在最後小心的避開了鍾金城的私人俱樂部，我雖然不怕，可也不願意讓別人偷拍到我在牀上的照片。

旅館外賀欽森房間的窗口一片黑暗，老學究一定是生氣的睡了。昨天黃嘴鷗被曾星旺買下後立刻失去踪影，賀欽森和那些布龍愛鳥協會的人只能胡猜瞎猜，到處打聽，當然打聽半天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後來老學究徹底失望了，嚷著布龍人不可理喻，他下一班飛機就要回去，我隨聲附和，當時就訂了星期天早上的機位。我這

趟任務最後解決的圓滿，實在已經到達出神入化的地步。

這就是勞倫斯·柯爾曼的風格。而這種風格，我自認可以直追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那個也叫勞倫斯的傢伙。這傢伙當年跑到阿拉伯創造了一番豐功偉業，後來人稱「阿拉伯的勞倫斯」。既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的土肥原賢二還敢東施效顰，號稱是「中國的勞倫斯」，那麼在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我柯爾曼爲什麼不能是布龍的勞倫斯呢？

我們跨出電梯，走到我的房門口。在開門的時候，我對卡塔琳娜說：

「今晚不要叫我拉瑞，叫我勞倫斯。」

她進去之後，用露在禮服外面的大半個背抵住門，慢慢把它闔上，然後擡起頭，半閉著眼，殷紅的嘴唇裏吐出磁性的聲音：

「是的，勞倫斯。」

三星期後

熙明輪離開大濱港後，一連碰到幾天好天氣，海面波平浪靜，船尾的航跡可以看到好遠。舵工杜茂財交班下來，一個人去厨房裏找些剩菜剩飯，裝在一個盆子裏帶到甲板上。

杜茂財把盆子放下，退到一個角落裏靜靜坐著，不久，幾隻海鳥便飛下來，圍著盆子你推我擠的大口啄食。老舵工銳利而飽經風霜的眼睛困惑的望著這些鳥，這樣不知坐了多久，他的肩頭猛然被人拍了一下，身旁響起那個最愛開玩笑的年輕人的聲音：

「老杜，又在發呆餵鳥啦？」

杜茂財擡起頭，和來人打個招呼說：

「小林，你幫我想想，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上次我帶進關一隻海鳥，差一點就坐牢，可是那些當官的，唸過書的人把我的鳥搶走，倒可以賣到五萬塊？」

姓林的年輕人聳聳肩說：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他們有路子，你沒有。」

杜茂財指指不遠處的幾隻鳥，感慨的說：

「你看，抓鳥一點也不難，只是怎樣才能帶活的進去，又怎樣才能賣掉？」

「老杜，不要在這裏爲鳥傷腦筋了，你我這樣的人，搞不出什麼名堂的。風平浪靜，要不要去摸八圈？就是你、我、厨子和小蔡，痲雀也是鳥啊。」

「好吧。」

杜茂財站起來，看到年輕人左手拿著兩份報紙，他指指這個他看不懂的東西問道：

「有沒有什麼新聞？唸來聽聽。」

年輕人打開報紙說：

「都是三天前的舊聞了，也沒什麼，隨便唸幾條給你聽吧。嗯，克奇茲和加西亞可能要打起來了：克奇茲國防部說，加西亞空軍轟炸機四架，前天闖進克奇茲東北部領空，經克奇茲戰鬥機緊急起飛攔截，才調頭離去。地面方面，加西亞巡邏隊昨晚鳴槍衝進邊境附近的一個牧場，擄走大批牲畜，並打死平民二人……嘿，這個比較有意思：怪病侵襲加西亞：據可靠消息顯示，過去半個月來，加西亞東部、中部出現一種怪病，類似嚴重的流行性感冒，人畜都會感染，到目前爲止，估計已經

有數十萬人病倒，數千人死亡……」

杜茂財揮揮手打斷他的話，一邊開始移動腳步。他們走下鐵梯，話聲漸漸消失在船艙裏：

「沒有上次那隻鳥的新聞?」

「沒有。你不要老是不死心了……」

七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作者簡介

葉言都，北平市人，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生，臺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任英文漢聲雜誌編輯、中國時報編輯、駐舊金山記者，現任職臺北中國時報社。七十四年以「我愛溫諾娜」獲中國時報科幻小說首獎。

附錄

星際大戰方程式

◉侯吉諒

終端機前，我一再反覆練習
鍵盤打法的基本動作，以及
不斷思索分辨程式中
步步爲營的複雜邏輯
依照行號，我開始打入設計
青冷的螢幕回到最初
渾沌未開的宇宙洪荒
綠晶字標幽浮般左右閃跳
狐疑而錯亂的航線，是我

第一次軟體接觸時
頻頻修正密碼
不斷尋找共同語言的笨拙翻譯
終於
繁複的字幕如羣星閃爍
那裏面，有多少智慧啊？
以發射探測衛星的勇氣
我按下按鍵
並且好奇電腦如何解答
我的問題。二秒鐘後
螢幕暗了一下臉色
肯定的回答：你錯了
錯了？它沒有給我原因
我重又叫出我的設計

用實用手册小心逐行校對
定義清楚，命題準確
所有的規定我明明都對
但冷青的螢幕仍然顯現——
你錯了。我開始不耐
毀滅的意念立刻化成
憤怒的亂按亂敲亂打
顯像器不止臉都綠了
這小小的天體正在進行一場
慘烈的連環星爆
五顏六色的激光最後佔領
這二十吋的宇宙
我再次按下 RUN 鍵
還不及得意，顯像器已恢復

冷靜：你錯了。我狂暴的
把實用手冊丟過去
轟——
整個宇宙從四面八方
在最強烈的一次光爆閃過後
驟然暗了下來
且迅速縮小成一顆
光點，流星般
馬上消失在
已經完全屬於硬體的
黑洞

七十五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海外版

宇宙怪客

◉鍾順文

有一些時期
人們腦中流行
碟子滿天飛的
秀

後來
類似餐具的怪客
看膩了人間煙火
他們又請了一批

人類看不懂的光束
據說酷似花，卻非人造花
一朵只賣五分錢

偏偏我們買不起
（因爲我們不出五分錢的低價幣）
只好乾瞪眼
像看免費的螢火一般觀賞
看久了，還是想換胃口
只好摒棄筷子
（因爲，外太空不流行坐筷子雲遊）
坐那種會飛的掃帚
一頭撞進夢境

七十五年十月十三日中央海外版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編　者：張　系　國
發行人：孫　玫　兒
出版者：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
印刷廠：淵明印刷品行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
總經銷：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電　話：3927577 • 3946790
郵撥帳號：0107402-0
初　版：中華民國76年2月

定價 90 元

封面設計：羅智成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書目

總經銷：洪範書店（郵撥0107402-0）

科幻叢書（張系國主編）

SF1	五玉碟	張系國 著	90元
SF2	夜曲	張系國 著	60元
SF3	當代科幻小說選Ⅰ	張系國 編	90元
SF4	當代科幻小說選Ⅱ	張系國 編	90元
SF5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SF6	倪匡科幻小說選	倪　匡 著	90元
SF7	銀河迷航記	黃　海 著	90元
SF8	上帝們	黃　凡 著	90元
SF9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SF10	龍城飛將	張系國 著	90元
SF11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電腦叢書（張系國主編）

CS1	認識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2.1	電腦系統	張系國博士 著	80元
CS2.2	工程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3	商用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5	電腦檔案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7	軟體設計	朱耀漢博士 著	160元
CS11	電腦語言 PASCAL	楊維邦博士 著	200元
CS13	電腦硬體簡介	楊照崑博士 著	160元
CS14	電腦繪圖（MEDUSA 系統）	淡江大學工學院電算中心 編	180元
CS15	趣味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16	數值計算導論	楊重駿博士 著	100元

本書目定價如與版權頁有異以版權頁定價爲準